

桃李春风

桃 李 春 風

馮玉奇著

大明書局印行

版 初 月 二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究 必 印 翻 · 有 所 權 版

著 作 者 馮 玉 奇

校 閱 者 呂 琪

出 版 者 大 明 書 局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大 明 書 局

山 東 中 路 一 四 三 號

全 書 一 冊 實 價 \$ _____

(外 埠 酌 加 郵 費 匯 費)

目錄

- 一 投筆從戎應立百世之功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黯然銷魂祇爲兒女情重……………一六
- 三 三生空有白頭約紅顏心酸……………四三
- 四 一貧如洗慶壽辰衆生承歡……………六四
- 五 縱海枯石爛生死相從情不移……………八八
- 六 寧頭斷血流正義可感潔如玉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七 父賢子孝不愧中華國民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- 八 山窮水盡始遇桃李春風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一 投筆從戎應立百世之功

秋風一陣一陣的吹着，發出了呼呼的聲響。樹杈枝上的已褪了色素的黃葉兒；都因被秋風的襲擊而脫離了杈枝，紛紛地飛墜地下。雖然它並不是有什麼靈感的生物，然而樹葉兒在空氣中動盪激發出那雪雪瑟瑟的音韻；彷彿也在悲哀它們生命的凋零，似泣似訴地嗚咽不止。

大佛寺的後花園，面積雖然並不大，但其中的景物，卻點綴得十分的幽靜而清麗。有茅亭，有假山，有鐘樓，有佛閣；還有一灣流水，一條小橋。假山旁種着各色的菊花，似乎在寒風之中，還在圖生命的奮鬪一般。真所謂麻雀雖小，卻是五臟俱全。

這時假山旁的石橈上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，臉蛋兒生得很是清瘦，不過皮膚卻細膩而白皙；兼之眉不畫而翠，唇不點而紅，一雙活活的秋波，顯出那麼聰明靈活的樣子。所以她那分兒嫵媚的風韻，喻之爲西子復生，固非過甚其辭也。

這個姑娘是什麼人呢？原來就是一生爲教育而服務的黃志華姪女兒永潔姑娘是也。永潔此刻坐在石橈上，迎着寒意的秋風；她把手帕握着嘴兒，不時地咳嗽着。芳心中卻一陣陣的想着，自從伯父賣了房子，遷居到這兒大佛寺來之後，轉眼之間，又是簾捲西風，葉落梧桐

的秋天季節了。可憐伯父當初所以賣房子的目的，他是爲了要辦學校。誰知道在搬家的那一天，卻會來了一個十年不見的爸爸。照理說來，我親生爸爸分別十年，今天突然回家，父女重逢，應該是多麼的歡喜呢？但天下的事情，偏偏是失意人偏逢失意事，十年不見的爸爸，不但一無成就的回來，並且反而弄得像個教化子一般。結果，還問伯父拿去了二千元錢；賣房子所得的款一共也不過二千五百元，伯父把錢給永強弟弟升大學還不肯，卻情願願給我這個不上進的爸爸拿去了。雖然他是我親生爸爸，但我也非常的痛恨他；而且把這錢給他拿去，也是太可惜的一回事。不過伯父是慈愛成性，他認爲我爸爸這次走後，他一定會上進，他將來一定會幹一些兒事業回家的。雖然伯父也捨不得這二千元錢，但爲了要挽救我爸爸的前途，伯父是不得不把賣屋的錢忍痛地交給我爸爸了。唉！他們兄弟兩個人，同樣是個大學畢業生，伯父是多麼的偉大，但我爸爸卻又是多麼的可恥呢！當時伯父的意思，叫我跟着爸爸一同去過生活，說我爸爸有在我身邊勸告他，爸爸一定還有光明的前途。但我怎麼能忍心拋了伯父走呢？伯父撫養我十年，他老人家現在窮得這個樣子，我……誓死也要跟在伯父的身旁。永潔獨個兒左思右想的付了一回，她那顆脆弱的芳心，終覺得無限的悲酸，因此眼淚會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

「永潔！哦！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傷心呀？」

「哦！我……沒有傷心，冷秋！你多早晚來的？」

永潔突然聽到了這個話聲，連忙抬頭向前望了一眼；一面收束了淚痕，低低的回答。冷

秋向她凝望了一回，說道：

「你臉上還流着淚水呢！我瞧你身子很衰弱，再不該老是憂愁傷心纔好。難道你不曉得積勞所以致疾，而久鬱因以喪生嗎？」

「唉！……」

永潔聽他這樣安慰，心中倒也很是感激。因此又不免想起了賀勇超，他自從去鄭州車站服務以來，一忽兒也有大半年了，卻沒有信息到來，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可平安？所以低了頭兒，沒有作答，卻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冷秋連忙又用了溫和的口吻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我知道你是傷心着你爸爸不掙氣，又傷心你伯父太貧窮是不是？但老師這人安貧樂道，有顏子之風，他是現代的聖人，你不必爲他憂愁的。比方說我吧！和你們不是一樣的窮苦嗎？但現在我也沒有餓死，我們母子倆一面勤勤儉儉的作工，一面節節省省的度日子，到如今而且還有些兒積蓄哩！哦！我倒忘了，這一罐子的枇杷膏，我特地買來送給你吃的，你拿了罷！」

「噢！你送給我這個做什麼呀？」

冷秋說到後面，在袋內忽然摸出一瓷罐子的枇杷膏來，交到她手裏去。永潔感到有些兒奇怪，自然不肯去接。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忍不住低低的問他。冷秋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另一隻手抬上去抓抓頭皮。低聲兒說道：

「我見你咳嗽快近一個多月日子了，所以買了這個來給你當藥吃的。聽說枇杷膏治咳

嗽很有效驗，你倒不妨試一試。」

「我這咳嗽是老毛病，秋風一起，咳嗽就上來了。這枇杷膏不是挺貴的嗎？你爲什麼要去買來給我吃呢？況且你也貧窮，我說你真也太傻了。」

永潔想不到冷秋會這麼的關心自己，一時雖然感激，但又覺得十分不安，於是反而向他這麼的埋怨着說。冷秋微微的笑着道：

「貴不了什麼？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這半年來的日子，我們苦吃苦做，不是還有些兒積蓄嗎？永潔！我不會說話，你拿着呀！」

「可是，我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叫您破費。」

冷秋見她說着話，仍舊不肯伸手來接。一時急得臉都紅了，一手抓着頭皮，一手把枇杷膏塞到永潔手裏去。說道：

「這也算不了什麼呀！比方說，上半年我媽病了，沒錢請醫撮藥，不是你伯父給我十元錢，纔把我媽的病兒看好了嗎？那時候我也無緣無故的接受了老師的救濟。後來我要還給老師，老師還不要我還了。現在你得了咳嗽之症，我買罐子枇杷膏給你吃，那也是人情上的事，你若不肯收下，那你就是瞧不起我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，那麼我就不和你客氣了。」

永潔聽他這樣說，覺得去年果然曾經有這麼的一回事。那十元錢本來還是給伯母買祭禮用的，後來伯父卻把錢幫助了冷秋。因爲冷秋這麼一提，事情可說並非是無緣無故了；既然

他是報之以李的意思，那麼自己也就不用客氣了。原來永潔是個心細如髮的姑娘，她以為冷秋這樣熱心關切自己，因為彼此的年齡也不算小了，恐怕冷秋是爲了有些兒女之私的緣故纔送給自己，那麼她自然不敢接受他了。冷秋聽她肯收下了，這纔滿面顯出高興的樣子。說道：

「你不用稱謝，我們也可說是多年老同學，大家原像兄弟姊妹一般，根本就用不了客氣的。瞧外面風很大呢！聽說有咳嗽的人，是不宜吹風的，我勸你還是到屋子裏去休養罷！秋天的季節，是容易被病魔侵襲的。」

永潔聽他這話說得很是，遂點點頭，站起身子。但她瞧了這些菊花，卻還有些依戀之情。回頭向冷秋低低問道：

「你瞧我伯父的品格，像不像這些菊花那麼的清高？」

「我說菊花的清高，完全是像你那種的人品。至於老師的偉大和孤潔，瞧，完全是像那株高大的松柏哩！雖然在酷冷的寒冬季節之下，他也並無一些畏懼枯萎之顏色！在這環境之中，老師苦幹奮鬥的精神，又何異於松柏？」

「你把伯父喻爲松柏一樣低堅毅，確實很爲切貼。然而把我喻爲菊花那麼的清高，那可叫我愧不敢當了。」

「我卻以爲當之無愧，這不但是我們都敬仰你，就是老師在我們面前也時常的讚美你哩！」

冷秋一本正經的表情，滔滔地說。永潔聽了，倒也忍不住嫣然一笑，遂匆匆地走進屋子裏去了。冷秋在後面見她婀娜的腰肢兒，覺得亭亭玉樹臨風立，冉冉香蓮帶露開，這真是永潔此刻的寫照了。癡立了一回，方纔趕步來到室內。祇見永潔坐在椅子上，卻低頭在縫補永強的破衣服，而且不時地又在咳嗽着。冷秋感情地說道：

「你又在幹活兒了，幹麼不息息呢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生成就是勞碌命，沒有事幹，反而覺得不舒服。」

永潔抬頭望了他一眼，苦笑着回答。不知怎麼的？她握了嘴兒，又連連的咳嗽起來。冷秋見她粉臉噙得緋紅，額角上還露了青筋。遂連忙說道：

「有開水嗎？這枇杷膏可以沖一盃喝了。」

「我自己來沖吧！」

冷秋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伸手去拿桌子上的熱水瓶。永潔當然不好意思叫他來沖枇杷膏給自己喝，於是放下活針，站起身子，連忙自己動手把開水沖了一盃枇杷膏。喝了兩口，不免皺皺眉尖兒。冷秋奇怪地問道：

「怎麼？不好喝嗎？」

「甜得有些膩嘴，而且藥氣味很重。」

「這大概可以潤肺，止咳，化痰，也許有些兒功效，你全喝下了罷！」

永潔聽他這樣說，自然不好意思拂他一片熱心，遂把這盃枇杷膏全都喝下了。一面又坐

到椅子上去，補縫永強的破衣服。冷秋呆呆地站了一回，忽然又低低的說道：

「永潔！我說你這個咳嗽病假使單用藥石來醫治也是無濟於事。第一，要靜心休養，第二，要忘卻一切的煩惱和憂慮，那麼自然而然的不會再咳嗽了。你覺得我這話，還有些兒道理嗎？」

「然而，事實上不容我不憂慮，也不允我有靜心休養的時間。你想，伯父到如今，祇落得在寺院裏設立了一個私塾，完全盡義務性質，教授一般清寒人家子弟讀書，而他自己呢？連沒有了米沒有了柴，都不放在心上。若不是素雲妹妹常來偷偷地接濟我，那日子可不知怎麼的過下去？……再說到我爸爸吧！他自從拿了二千元錢去之後，卻杳無音訊，不知他在外面又荒唐到如何的地步？我身為做女兒者，又安得不時時掛念在心頭？……」

永潔絮絮地說到這裏，眼皮兒一紅，眼淚水忍不住又涔涔而下了。冷秋聽了，忍不住也嘆了一口氣，卻不知用什麼話去安慰她纔好？永潔以手拭了淚水，接着又沈痛地說道：

「我永強弟太可憐了，伯父一生為教育服務，誰料自己的兒子連高中都沒有畢業，覺得這世界是太不公平了！」

「姊姊！這算不了什麼不公平，也算不了什麼可憐呢！要知道鬼子兵打進了我們東三省，殘殺了我們老百姓，這纔是不公平，這纔是太可憐呢！」

不見其人，先聞其聲；永潔和冷秋抬頭望去，祇見永強咬牙切齒，磨拳擦掌，怒氣沖沖

的走進來。冷秋先吃驚地問道：

「什麼？你這是打那兒來的消息？鬼子兵真的殺進我們東北來了嗎？」

「難道我還騙你們不成？九月十八日夜裏，鬼子兵用飛機大炮猛烈地進攻我們瀋陽城，可憐滿城大火，屍骸遍地，從此東北同胞就嚐到了亡國奴的痛苦了。你想，這年頭兒，還是讀書的時候嗎？我決定當兵去！我要殺敵人，我要奪回我們的東北！」

永強漲紅了臉兒，他眼睛裏好像要冒出火星來的樣子，瘋狂般的忍不住大聲疾呼起來。冷秋見他這種憤激的神情，一時倒怔怔地愣住了。但是膽弱的永潔，她猛可站起身子，抱住了永強手臂。泣道：

「弟弟！你……你……不能憑一時之勇，竟要當兵去了。你要曉得我們黃家祇有你一個單丁，你……怎麼能丟了我們去當兵呢？」

永潔說完了這幾句話，她滿腔的哀怨，無處發洩，這就忍不住放聲哭泣起來。永強被她一哭，心中也不由激動了手足之情，他的眼淚也會滾落了兩頰。但他握住了永潔的手，還含了一絲苦笑。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快不要哭呀！難道你以為當兵是件不好的事情嗎？」

「我並不是說當兵不好，我是說當兵到底太危險了。」

永潔方纔停止了哭泣，淚眼盈盈的回答。永強微微的一笑，他放下永潔的手，走到桌子

旁去。一本正經的說道：

「姊姊的話很不錯，當兵確實是太危險了。因爲在這鎗林彈雨中要和敵人拚命，這當然是死的成分比活的成分要多上十倍。然而你沒有想到假使個個人不去當兵，貪生怕死的苟安在這個世界上，那麼敵人就會得寸進尺一步一步的侵略過來，今天奪了我們東北，明天就會佔領我們華南，假使整個的中國都被敵人佔了，那時候我試問你還能夠太太平平的活下去嗎？恐怕要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的遭受着活地獄的痛苦了。所以與其是將來受辱而死，那當然還是今日奮關而死比較光榮得多了。冷秋！你覺得我這些話說得是也不是？」

永強一口氣的說到這裏，回過頭去，又向冷秋認真地問。冷秋也是個有血性的青年，當下心中分外的感動。遂情不自禁的握了永強手兒說道：

「你這話對極了，對極了！永強！你若去當兵，我一定跟你一塊兒去！」

「冷秋！青年人要說得出做得到，那可不是兒戲的事。」

永強聽他要一同去，一時有些將信將疑的樣子，遂嚴肅了臉兒，向他敲問了一句。冷秋紅了臉兒，眼睛裏充滿了堅毅的目光，大聲地說道：

「國家既然有了危難，我們身爲國民之一，理應爲國效勞。你能做得到，難道我就不能夠嗎？你放心，我決意跟你一同打仗去！」

「哈哈！冷秋！你真是我的好同學，不！從今以後是我的好同志了。記得三國時太史

慈言曰：大丈夫處於世，當提三尺劍，立百世之功。否則，亦當馬革裹屍方以爲榮也。我等雖未敢以古人相比，然亦當效古人之忠勇以報答祖國，你以爲對嗎？」

「永強言之有理，我此刻回家就跟母親說去，明天再見。」

冷秋點頭稱是，他便急匆匆的告別回家去了。永潔見勸不住弟弟，而冷秋竟也贊同前去。一時暗暗思忖，莫非我的見識是錯誤了嗎？否則，冷秋何以也會贊同去打仗呢？不過終覺得他們年青人血氣方剛無非憑一時之勇，因爲當兵兩字，談何容易？於是又向永強逗了一瞥哀怨的媚眼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弟弟！你難道就這樣真的決定了嗎？」

「大丈夫做事，豈有三心兩意嗎？姊姊！你不要膽小，上前線殺敵這是一件痛快的事。你難道沒有曉得花木蘭代父從軍的一回故事嗎？身爲女子的，尙且有這麼勇敢的精神，那何況我們堂堂七尺之軀？」

「我想伯父知道了，也未必會贊成你當兵去！」

「姊姊！你說這句話，似乎還沒有瞭解我爸爸的存心。老實說，爸爸假使聽我要去當兵的消息，他不但不會阻擋我，而且還會鼓勵我呢！你若不信，回頭爸爸教書回來，你瞧着吧！」

永潔聽弟弟這樣說，猛可想到過去伯父確實曾經有叫弟弟去做軍人的意思；一時覺得弟弟當兵這回事差不多已決定了。她心中一陣悲酸，淚水又盈盈而下。哽咽着說道：

「我和你雖非同胞手足，但這十年來的相聚，我們情逾骨肉。往日家境雖貧，但我姊弟倆尚能互相慰藉。今弟又欲離我遠去，這叫我不以後有什麼事情還跟誰去商量好呢？」

「姊姊！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有聚必有散，聚何足喜？散又何足悲？況且我們年紀尚輕，暫時分手，那也沒有關係？我相信我們將來一定還有團聚的快樂。不過我走之後，年爸爸全仗姊姊一個人侍奉，我覺得很對不起你罷了！」

永強說完了這幾句話，中心情感激動得很厲害，眼淚也由不得奪眶而出。永潔聽了，背轉身子，益發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。永強在她背後呆望了一回，方纔走上前去，伸手拍拍她肩膀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姊姊！我覺得你身體已經是很孱弱了，你不能再這麼的感傷過度了。我明白你所以不肯我去當兵，這也是你受了身體孱弱的影響。大凡身體衰弱的人，他的膽子較小，思想也會趨於消極。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兒的保重身體，等我殺敵回來的時候，你把那古典美人的姿態一變而為富於健康美的姑娘，我猜你那時候的思想一定和現在大不相同了。」

「這且不要說了，我想你去當兵，就是素雲妹妹心中也會感到傷心的吧！」

永潔認為永強的話，也未始不是沒有道理。因為自己常常有種憂慮，這憂慮也都是因為體格不強壯而引起了神經衰弱的緣故。不過她又想到了素雲，遂回過臉來，低低的說。永強

被姊姊提起了心上人，一時微紅了臉兒，默然了一回。有氣沒力的說道：

「事到如此，那我也管不得她許多了。」

「可是，你們之間不是很有愛情了嗎？」

「假使她有真心的愛，我想她一定也會鼓勵我去從軍的。」

「要如她也不願意你去當兵呢？」

「那我豈能以兒女之私改變我的生平志向呢？」

永強非常堅決的表情，大聲地說。永潔聽了，自然深為敬佩，但她卻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沒有作答。這時日薄西山，室內籠映了一層陰暗的暮色。忽然見志華慢步跨入室來，永強於是叫了一聲爸爸。永潔先急急的報告道：

「伯父！弟弟他要從軍去呢！」

「唔！我知道。」

志華低聲兒回答，態度是非常嚴肅。他在桌旁椅子上徐徐的坐了下來。永潔和永強聽了，都是楞住了一回。永潔奇怪地追問道：

「伯父！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我在門口已聽你們說了多時，所以我知道。」

志華這回子卻望着他們微微的笑；他們姊弟倆方纔恍然了，相互地望了一眼，永強因為自己曾經和姊姊談起過素雲的問題，所以有些兒難為情，紅了兩頰，不敢開口。永潔卻又急

急的問道：

「伯父！那麼你心中以爲怎樣？我想你也捨不得弟弟離開你的吧！」

「不！我贊成他去從軍。」

「伯父！你……你……難道忘了弟弟是我們黃家的獨生子嗎？」

永潔聽伯父果然這麼的說，她顰鎖了細長的柳眉，忍不住要哭出來的樣子回答。志華卻搖搖頭，說道：

「不！永強不是我的兒子，他是中國的兒子！祇因爲我國的人民，對於國家觀念太淺薄，祇知道個人的利益，不顧國家的存亡，故而敵人一步一步趁此侵略進來。假使人民再要自私自利貪圖苟安，而不顧民族國家的危急，恐怕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將來都要死無葬身之地了。永強！我贊成你去從軍，而且我更希望你做一個勇敢而不怕死的好軍人！同時還希望你做一個不要存着地盤主義的好軍人！你要看國父孫先生真正爲人民而奮鬥的好榜樣，你不要看那種祇爲個人而不顧生靈塗炭的殘酷者的行爲。永強！你知道了沒有？」

「爸爸！我知道，我這次從軍，沒有別的奢望，我祇希望拿我們的血肉，去奪回我們的東北！」

永強聽了父親的話，心中是多麼的感動啊！這就沸滾着全身的熱血，激昂慷慨的回答。永潔這時站在旁邊，除了偷偷地垂淚之外，一顆芳心卻也覺得無限羞愧！志華望了她一眼，

又溫和地說道：

「永潔！你不要傷心，我明白你是一個好姑娘，祇不過你的心靈太脆弱一些而已。然而這也怪不了你，你是一個身世淒涼的女孩子啊！」

「伯父！……」

永潔被志華這麼一說，她走到志華身旁來，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的傷心，伏在志華肩膀上，哽咽地叫了一聲，卻忍不住哭泣起來。志華撫抱了她的肩膀，一面低低的安慰了她幾句，一面連自己的眼眶子裏也貯滿了晶瑩瑩的淚水。過了一回，永強說道：

「爸爸！剛纔冷秋也在這兒，他聽說我要從軍去，便願意跟我一同去殺敵，此刻他回家和他母親去商量了。」

「我猜冷秋是去不成的，因爲他的母親，比不了你的爸爸，所以你還是預備一個人去罷！」

志華聽了，卻搖搖頭兒回答，似乎很肯定的樣子。永強恍然地暗想，不錯，冷秋雖有此意，但他回家，必定遭其母所阻，看來是不會實行的，於是他便匆匆到自己房中去整理衣包了。這裏志華向永潔感傷地說道：

「好姑娘！你弟弟走後，家裏就祇有你一個人陪伴我了，一切又得煩你一個人照料家務，我真覺得有些兒對不起你。」

「伯父！你何必說這些話呢？弟弟既然爲國去盡忠出力，那麼我在家略盡孝道，也豈

不是分內之事嗎？」

永潔收束了淚痕，秋波脈脈地逗了他一警誠懇的目光，正經地說。但她喉嚨口有些癢斯斯的，忍不住又咳了一陣。志華憂愁地說道：

「你的咳嗽這幾年來沒有斷根過，我心中深以為憂。」

「伯父！冷秋今天買一罐子枇杷膏來給我吃咳嗽的病，我想服了這枇杷膏後，一定會好的，所以你不必為我擔憂。」

「難為冷秋倒這麼的關心你，不知他化了多少錢買來的？他不是也很貧窮嗎？」

「我也這麼的對他說過，但冷秋很誠懇的回答我，說上半年伯父幫過他十元錢的忙，是給他母親請醫治病的，所以如今他來報答我們了。」

志華聽了這話，自不免感嘆了一回。忽然他望着永潔的粉臉兒，似乎有什麼作用般的樣子。低低問道：

「冷秋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我也不大詳細，聽弟弟說，好像他們是同庚的吧！」

「冷秋這孩子人品倒很忠厚，就不過有些兒癡氣。」

永潔覺得伯父這些話好像有些含蓄的樣子，一時忍不住暗暗好笑，她恐怕伯父會說出自己所不願聽的話來，於是說聲時候不早，該做晚飯了，她便走到廚房裏去了。

晚上，永潔在永強房中，把他整理舒齊的衣服包又打開來仔細地檢視了一回。揀出了好

幾件破了洞洞的衣褲，就連夜的給他縫補起來。永強坐在她的身旁，顯得那分兒親熱的樣子。微笑着說道：

「姊姊！我這次離家之後，除了想奪回我們東北之外，還有一個希望。」

「你還有一個什麼希望呢？」

「我希望姊姊能夠早些兒得一個乘龍快婿，那麼姊姊固然是終身有靠，就是爸爸也可以有姊夫來多多的照顧了！」

「小鬼！我道你說的什麼正經話？原來在胡說白道的做夢，我可拿針來刺你的嘴。」永潔被弟弟說得滿面通紅，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紅紅的嘴唇皮子，恨恨的啐了他一口。一面薄怒嬌嗔的罵他，一面把手中的引線要去刺他的嘴。姊弟兩人正在鬧着玩的時候，忽然見冷秋急急的進房，竟是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

二 黯然銷魂祇爲兒女情重

永潔和永強姊弟倆正在鬧着玩笑的時候，忽然見冷秋匆匆的走進來，沒有開口說話，卻先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這把他們姊弟兩人倒是吃了一驚，永潔先急急問道：

「冷秋！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呀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真覺得太以慚愧了。……」

「你不用說下去了，我已經完全知道你的意思了。」

永強聽冷秋這樣說，便笑嘻嘻的問答。他心中可就暗想，爸爸真是料事如神，令人感到敬佩。但冷秋卻莫明其妙的樣子，問道：

「你……知道了什麼呀？」

「我知道你不能跟我一同去從軍，因為你怕我罵你青年人說得出做不到，所以你便急得哭起來了，我說的是也不是？」

冷秋被永強直說到心眼兒上去，一時紅了臉兒，真是不勝駭異，因此泥塑木彫似的不禁愣住了。永強微笑說道：

「我明白你心中有苦衷，所以我並不怪你。忠孝本難兩全，你爲了年老的母親，你就不必跟我一同去從軍了。況且我走之後，我年老的爸爸，和孱弱的姊姊，也很需要你時常的來照顧照顧呢！」

「永強！……你……怎麼有先見之明？我還沒有告訴你，你如何全都知道了？那叫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」

冷秋走上前去，情不自禁的和永強緊緊地握了一陣手，佩服得五體投地般的回答。永強忍不住笑了一陣，說道：

「這不是我有先見之明，原是我爸爸料事如神。」

永強說着，遂把爸爸所猜測的話向冷秋告訴了一遍。冷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點了點頭有些羞愧的表情。說道：

「老師所猜測的，真是一些兒也不錯。我媽聽我要去從軍的消息，她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媽說男兒固然應該爲國殺敵，但我們母子兩人相依爲命，既無叔伯，終鮮兄弟，我若前去從軍，叫母親一個孤零零的風燭殘年之人，以後生活，將如何的過下去纔好？所以母親的意思，等她百年之後，就任憑我到東到西，她再也不會來管我了。我聽了母親這幾句傷心話，縱然是鐵石心腸，也不能把她老人家拋棄而走啊！因此我連夜趕來，特地向你道歉，還希你多多的原諒我纔好。」

冷秋說完了這一番話，眼淚又滾滾地濕透了衣襟。永強拍拍他的肩胛，很同情他的點點頭。說道：

「不要難過，我當然原諒你處境的困難，報國的機會很多，你就靜靜的等待着罷！」

「謝謝你，我希望你能夠踏上成功的道路，媽在家裏還等着我，我走了，再見！」

冷秋十分感激的樣子，望着他臉兒，緊緊地握了他一陣手，便匆匆的告別走了。當他走到房門口的時候，忽又回過身子。低低的問道：

「永強！你幾時動身？讓我來送你一程。」

「沒有一定，你不用客氣罷！」

「那麼明天我有空再來望你吧！」

永強點頭說好，冷秋纔回家去了。永潔剛纔始終沒有開口說話，此刻粉頰上卻又沾滿了無數的淚痕。永強回眸瞧到了，驚訝地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爲什麼又傷心了呢？」

「我想冷秋能夠盡孝侍奉母親，而你爲何卻一定要從軍去呢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因爲爸爸他也贊成我這麼幹呀！況且我還有一個姊姊能代我盡孝侍奉父親，所以我原可以爲國去盡忠了。姊姊！你不要傷心，我們分別的時候固然難過，但將來重逢的時候，不是會感到分外的快樂嗎？所以我勸你要千萬的想開一些兒。因爲你這麼嬌弱的身體，是祇宜想一些喜悅的事情，再不能愁眉不展的徒自感傷了，否則，叫我做弟弟的在外面，心中也不能安呀！」

「是的，我以後一定不再傷心了，那你在外面祇管可以放心了。」

永潔聽弟弟這樣說，一時也覺得萬事終得取一個吉利，弟弟這次出外從軍，自己若一味的傷心落淚，那在弟弟心中不是也會見怪我嗎？於是收束了淚痕，還向他嫣然地一笑。永潔見她海棠着雨般的粉臉上有了這一絲笑意之後，真是有說不出的嫵媚可愛。這就暗想，可惜她不是素雲，否則，我一定要和她表示一些兒親熱的舉動呢！永潔這時卻又很快的縫補好破衣服，方纔道了晚安，回房去安息了。

次日早晨，永強匆匆的起身，漱洗完畢，走到爸爸房中來商量去投軍的日子。這時永潔也把稀飯燒好，三個人坐在桌子旁，一面吃早粥，一面開始談話了。永強先說道：

「爸爸！昨夜冷秋來過了，果然被爸爸猜中了，他母親不肯放他和我一同從軍去。」

「我知道，他到我房中也來過，向我還說了許多慚愧的話，我說一個好青年不一定要

從軍去就算是愛國，祇要不荒唐，不幹墜落的事情，那麼將來有機會一樣還可以替國家出力的。」

「伯父！這可是你自己說的了，那麼……你幹嗎一定要叫弟弟去從軍呢？」

永潔在旁邊聽伯父這麼說，一時覺得這給自己是個說話的好機會，遂插嘴向志華低低的問，在她心中始終是不願意永強去從軍的意思。志華微微的一笑，望着她淡白的粉臉。說道：

「這是各人的環境不同，假使冷秋是我的兒子，我就絕對不會向他說這些話。假使永強自己沒有堅決要去從軍的意思，那我也絕對不強勸他去從軍。我以為無論什麼事情，若從順利一方面進行，這是所謂事半功倍的一句話了。」

「爸爸這些話真不錯，從軍原是我的生平志願，假使我的志願不能達到，那倒反而使我鬱鬱終身了。」

「永潔！你聽到了沒有？可見這並非是我強勸你弟弟去投軍的了。」

他們父子倆這麼的說着，那就叫永潔弄得無話可答，自然是默然了。這時永強又低低的問道：

「爸爸！離這兒鎮上三十里路外的城裏，有一支軍隊駐紮着，我早就聽說他們在招募志願兵，所以我的意思，預備馬上就走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「馬上走？這……太急一些，我想你明天早晨走吧！」

志華聽永強馬上就要動身去從軍，他到底也起了一陣依戀之情，臉上顯出緊張的表情，顫聲兒的回答。永強知道爸爸究竟也有些捨不得自己的意思，一時也說不出爲什麼緣故，祇覺有股子辛酸的滋味陡上心頭，他的眼淚幾乎要奪眶流了下來。回眸見爸爸臉色，也有些淒涼的成分。這就更加難過，很快的吃完稀飯，說聲我就明天動身吧！他便匆匆的走出房外來了。當他跨出房門口的時候，方纔把他兩行熱淚痛痛快快的流了下來。

永強徐步地走到後花園來，祇聽鐘樓上啞啞地正在撞敲着晨鐘，同時在佛閣上又播送出一陣和尙做早課誦經的聲音，在這秋天早晨的空氣中流動，在此刻永強的耳朵裏聽來，自覺分外的悲哀。他慢慢地走上了小橋，憑了橋欄，望着下面的流水，水面上落着不少的枯葉，風兒吹來，河水徐徐順流而下，那枯葉兒也不知所蹤的隨水飄去。永強想着自己這次離家去從軍，不知能不能踏上成功的道路？萬一不幸的話，……永強想到這裏，便再也想不下去。忽然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「大丈夫爲國殺敵，死又何足懼哉？」

「永強！永強！你卻在這兒，累人家找得好苦！」

永強正在自言自語，忽然一陣女子急促的叫聲觸送到耳鼓，遂連忙抬頭望去，見來者不是別人，就是自己的心上人顧素雲。於是含笑招呼說道：

「素雲！你來得正好，我也預備想來找你。」

「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嗎？」

素雲一面笑盈盈的說，一面已匆匆的走上了小橋，兩人緊緊地握住了手。永強見她穿了一件綠綢的棉旗袍，頸項間圍了一條紅綢的圍巾。晨風吹着她的雲髮，一絲一絲的飛飄起來。她頰上似乎塗過了一些兒胭脂，所以白裏透紅，像浮了朵玫瑰花兒似的，顯得分外的嬌媚可愛。素雲見他並不作答，卻呆呆地望着自己出神，這就被他瞧得有些兒難爲情起來。秋波逗了他一個嬌嗔，笑道：

「瞧你這人，我問你的話，你聽到了沒有？幹麼老是望着我不回答我呀？難道你和我還是初見不成？」

「你今天不讓我多瞧一回，祇怕明後天我們就不能再見面了。」

素雲和永強說的原是鬧着玩笑的，誰知道永強卻會回答出這兩句話來。這在素雲的芳心裏，自然是大吃了一驚。粉臉兒上的笑容早已收起，立刻浮現了慌張的成分。急急的說道：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？難道你要預備離開這兒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……」

「那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素雲不等他說下去，便急急又追問他說。永強恐怕傷了她的心，所以吱唔了一回，卻並沒有爽爽快快的告訴她。素雲這就急得要哭出來的樣子，連連的搖撼着他身子。又追問着說道：

「你爲什麼不說話呀？我在火裏，你卻在水裏，叫人急都急死了！」

「你別急呀！我就告訴你，我明天早晨要到城裏從軍去！」

「啊！從軍去？你……你……難道瘋了嗎？」

這消息好像是一枚利箭，猛可刺穿了素雲的芳心，這就使她竭聲地大叫起來。一面口吃着語氣回答，一面已撲簌簌的落下淚來了。但永強卻微微的一笑，表示毫不介意的樣子。說道：

「我一些兒也不發瘋，我是認清了目標，纔走這一條路的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是個好人才，你怎麼能去當兵？況且當兵是多麼的危險，一個命令下來，不是馬上就會開拔到前線去打仗嗎？」

「你這話我就聽不懂了，怎麼？好人才就不該當兵去嗎？」

永強竭力鎮靜着態度，還是微含了笑容，向她怪俏皮地問。素雲淚眼盈盈的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，急急的說道：

「像你這麼的人去當兵，不是白白的……」

素雲到底是個細心的姑娘，她說到這裏，終於把以下的話又咽住了。暗想，我怎麼能咒唸他呢？於是立刻又轉變話鋒說道：

「我說你不是在戰場上衝鋒打仗的才幹，你的才幹也許比衝鋒打仗更要偉大一些，所以我認爲大才小用，未免太以可惜。」

「你不要把我看得太偉大了，我不過是一個粗俗的武夫而已。一個青年，最怕的就是

文不能擺拆字攤，武不能挑擔。你瞧我自從輟學在家，有些什麼工作幹出來呢？所以我覺得實在很慚愧！」

「這不是你的過失，你到底是個中學還沒有畢業的青年。我覺得有好幾個人害你的前途，第一個，是我們的斷命校長，他不該沒有理由的開除你。第二個，是你這不掙氣的叔父，竟沒有心肝的把你們賣屋底錢拿去了。第三個，你不要生氣，我覺得你爸爸也太以殘忍了，情願把錢給你這個無賴叔叔拿去，而不情願栽培你進大學，那你的生前程，不是硬生生的被他們幾個人毀了嗎？今天我來找你，原是告訴你一個消息，等我明春畢了業，我叫爸爸給你想辦法去弄一張中學文憑，然後我們兩人一同到上海考大學去。現在你靜靜的在家裏自修自修，好在明年也不過轉眼之間就到了，你何必另打主意的竟要當兵去呢？我勸你還是打消了這個主意罷！」

素雲向他滔滔地說了這麼一大套的話，還偃着永強的身子，表示她那一分真心真意的關切着永強的前途。永強聽了，倒是愣住了一回，一顆心兒，不免有些動盪起來。不過他又轉念想到自己在爸爸面前說定了的主意，我豈能爲了一個女人而轉變了志願呢？於是立刻又堅決起來，握了她手兒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素雲！你待我的情義，真可說天無其高，海無其深，我祇能表示深深的感激你，但是我卻不能夠接受你，這一點我覺得萬分的抱歉，請你原諒我纔是。」

「你爲什麼不能接受我呢？」

素雲見他這樣堅決的拒絕着回答，心中非常難過，一面哽咽着問，一面又淚流如雨的滾落到粉頰上來。永強沉吟了一回，反問她說道：

「你知道我們的東北已經淪於敵人之手了嗎？」

「這是國家大事，政府自有辦法對付，我們小百姓有什麼力量可以用出來？況且憑你一個人去當兵，也收不回東北呀！」

「素雲！你這話錯了，我們人民就是國家的主人，政府無非是人民的公僕而已。所以國家有了危難，人民是應當和政府共同擔負起挽救的責任。比方說敵人佔領了我們東北，而西南的老百姓都漠不關心，度着苟安的生活，則將來敵人也會侵佔到西南來的。到那時候要想反抗，恐怕已經是來不及了。所以我身為國民之一，我非幹些兒切實的救國工作不可。素雲！你所以不願意我去當兵，我知道你無非是爲了愛。然而我一定非去當兵不可，也無非是爲了一些愛。不過所分別的，你是爲了愛我個人。而我呢？卻是爲了愛民族，爲了愛國家。素雲！我並非是草木，我也並非是獸類，我是個萬物之靈的人，我當然知道天地間最偉大的愛情。不過，在這個外侮日亟的時代，我們把愛情兩字要分析一下。就是博愛和私愛這兩方面，我們應該如何的選擇？我想你是個聰明的女孩子，你當然知道一個青年是應該以博愛爲前題的，那麼你就會再來勸阻我去當兵的行動了。素雲！你仔細的想一想，你以爲我這些可說得對嗎？」

永強用了傳道的方式，滔滔地向她說出了這一番的話；一面還緊緊地握住了她的纖手，向她一本正經的問。素雲在這時候還有什麼話可以再勸阻他不要去從軍呢？因此也祇好含了眼淚，點了點頭兒。哽咽着說道：

「是的，聽了你這一番話，我明白了。我不能以兒女之私，來阻礙你愛國的行動。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去罷！我再也不勸阻你了。」

素雲不得已的說出了這兩句心中所不願說的話，她背轉身子去，忍熬不住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了。永強心裏多少有些悲酸的成分，幾乎眼淚也奪眶而出。不過他到底是個硬漢，還竭力顯出平靜的態度。伸手拍拍她的肩胛，微笑着問道：

「素雲！你爲什麼哭呢？」

「……」她沒有回答，兩肩兀是不住地聳動。

「是不是你恨我不懂情義嗎？」

「不！我沒有恨你，我敬佩你，你是個世界上最有情義的人！」

素雲這纔猛可的回過身子，淚眼盈盈的回答，但她仍舊雪雪索索的哭泣着。永強始終硬了心腸，連眼皮也不紅的。說道：

「既然你並不恨我，那你幹麼老是傷心着呢？」

「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？那眼淚會不停地流了下來。我此刻心頭覺得空洞洞的，好像失掉了一樣什麼心和肺那麼的難過，我恨不得痛痛快快的哭一場。你以爲

我不該流淚，然而在我卻認為流淚猶嫌不夠痛快呢！」

永強聽了這話，一時便再也忍不住的把眼皮兒也紅了起來。但他還顯出若無其事般的神情，握了她手兒。說道：

「這是你情感太濃厚一些的緣故，我希望你用理智來冷靜你一下頭腦，不必這麼的難過和傷心。雖然我們眼前是分手了，但我們年紀都很輕，要如我們有緣的話，我們自然還有相逢的日子。否則，我也希望你不必為我難過，我希望你怨恨我。忘了我，因為我是個不情不義辜負了你一片熱愛的人。好在你是個年輕而美麗的姑娘，你的前途，當然還有幸福的樂園！」

永強說到這裏，他終於把久熬住的眼淚也落了下來。素雲是更加的悲痛欲絕，她伏在永強的肩膀上，益發抽噎不停的哭泣起來。一面說道：

「永強！我不許你說這些話，我們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我……我……就跟你一塊兒當兵去！我……願意永遠的跟在你身旁。」

「你……別說傻話了，你是個女孩兒家，你怎麼能去從軍？」

永強聽她這樣說，伸手撫摸着她的頭髮，掛了眼淚卻忍不住笑起來說。素雲卻鼓着紅紅小腮子，勇氣百倍的說道：

「女孩兒家爲什麼不能從軍？花木蘭，梁紅玉，薛雲英不全是女孩兒家嗎？」

「哈！哈你這些話真是說得太矛盾了。」

素雲聽他笑了一陣，向自己這樣的說。一時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，顰鎖翠眉的凝望着他。奇怪地問道：

「我這些話如何說得矛盾呢？」

「想我是個堂堂七尺之軀，今天要想爲國出力去，你尙且這麼膽小的勸阻我不要去。現在你一個女孩兒家，忽然倒又要跟我一同去從軍了，這前後의思想和行動不是太以矛盾了嗎？」

永強這些話把素雲倒是說得啞口無言，一時怔怔地默然了一回。伸手拭了一下眼淚，十二分癡心的神情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因爲你一定要去從軍，我既然勸不住你，所以我祇好跟你一塊兒走，我實在捨不得和你分手哩！」

「你不是說當兵很危險嗎？」

「可是，你不怕危險，我還怕什麼危險呢？你不聽我說的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的話嗎？」

「天下那裏真有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的道理？然而我忠心於國，你卻忠心於我，我縱然爲國成仁，死無遺憾矣！」

素雲聽了，急忙把手掩他的口，流淚如雨，泣不成聲。永強萬分感動，遂拿手帕，親自揩去她的淚水。微笑着說道：

「說死決不會就死，你何必傷心？他日凱歌而回，你自然歡笑了。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決定跟你同去，我可以女扮男裝，誰知道我是個女子？」

「從軍亦非易事，第一先要檢查體格，你若被他們一檢查，則曲線畢露，如何會不知道你是女子呢？」

永強見她癡心得可憐又復可愛，因為不願大家老是哭泣着，所以含笑向她說出了這兩句話。素雲聽他曲線畢露四個字，一時在無限傷心之餘，也不禁爲之破涕一笑。但立刻又愁眉不展的說道：

「那怎麼辦呢？難道我們就祇好分別了嗎？」

「暫時分別，那沒有問題，我們可以互相的通信。」

「但……唉！我心裏說不出有怎樣的難過？總而言之，我是不願意你離開我的。」

「別太傻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太難過，你應該爲我慶祝，慶祝我踏上了成功之路，那我纔高興啊！大家若一味的傷心哭泣，我覺得太沒意思了。」

永強這回子伸手去抹她頰上的淚水，素雲聽了，自然不敢再傷心，明眸含情脈脈的凝望着他，兩人對看了良久，永強見她意態，撫媚中帶着惹人愛憐之成分，一時有些情不自禁，正欲把住她有個親熱的舉動，忽聽冷秋一面叫着永強，一面急急的奔來了。素雲祇好急忙避開，還竭力顯出若無其事的样子。冷秋這時已到橋腳旁了，見素雲亦在。便先叫道：

「素雲也在這兒嗎？」

「冷秋！你知道永強要從軍去的事嗎？」

素雲一面走下橋來，一面向他搭訕着回答。冷秋說聲我早已知道了，他在袋內摸出一個紙包，交給永強。說道：

「這是兩條毛巾和兩塊香皂，我沒有什麼好的東西可以贈送，請你不要嫌少，收下了用吧！」

「冷秋！你怎麼來這麼一套花樣？我可不好意思接受你，你帶回去自己用吧！」

「難道我們這幾年來的同學友誼關係，連這一些區區之物都沒有資格贈送你嗎？那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」

冷秋見他不肯接受，心中很不快樂，遂生氣地說。永強連忙含笑辯白道：

「那裏那裏？我以為爲我們彼此知己，用不到這些化費。況且你的環境我也洞悉，我豈能叫你爲我破鈔呢？」

「冷秋雖窮，但這些人情之禮，尚可維持，你若不收，我心中反而難過。」

「永強！這是冷秋一些心意，你不能不收。人家既然存心贈送與你，豈有拒絕的道理？」

素雲在旁邊也向他勸告，永強方纔道謝，把毛巾香皂接過來了。冷秋這時又低低問道：

「那麼你決定何日動身？」

「我明天一早就走。」

「那麼我明天早晨來送你動身，此刻我還有別的事情，再見吧。」
 冷秋說完了這兩句話，便匆匆自去。這裏素雲又急急走到永強的身旁來，拉了他的手
 兒。問道：

「你爲什麼說走就走？再過幾天動身不好嗎？」

「爲什麼要再過幾天呢？」

「我們可以多相聚幾天，大家多有些話兒可說。」

「早走，遲走，終是要走，我們要說的話都已說了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」

永強見她癡心得厲害，遂故作冷酷的樣子，毫無情感的回答。素雲秋波斜瞟了他一眼，
 若有哀怨之意。嘆道：

「我們要說的話那兒說得完，我胸中祇覺有千言萬語要想跟你訴說，但一時裏卻又
 不知該從那一句說起纔好？」

「其實你要說的話，我全都知道。即使你不說出來，我也明白你是那一分兒多情和癡
 心。總之，我有得意的一天，決不忘記你的恩情。」

素雲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中，有三分是安慰，有三分是難爲情，但還有四分卻終覺得
 有些兒淒涼的成分。因此紅了眼皮兒，慢慢的垂下了粉臉。永強以手抬她下巴，微笑道：

「你爲什麼不說話呀？」

「我怕你此刻說得好，將來若做了大將軍，就在外面另娶嬌妻美妾了。那裏還記得我

「這個苦命女子呢？」

「不！不！你太多心了，我若忘你恩情，將來決無好死。……」

「我不許你這麼說，嗯！您永遠的不會死！」

「好！我們永遠的活下去，讓我們倆將來過着甜蜜的日子。」

永強笑嘻嘻的說，他挽了素雲的脖子，方欲和她親吻。忽然素雲瞥見有個和尚從那邊樹蓬裏走過來，一時很難爲情，遂推開他身子。說聲我走了，明天來送你動身，她便匆匆的奔出後花園去了。永強起初還有些弄不懂她是什麼意思，直見到了和尚走來，這纔恍然。遂和那和尚道了一聲早，他也回到屋子裏來了。永潔見了永強，便問他說道：

「冷秋來找過你，你碰見了沒有？」

「見到的，他真客氣，還送我東西。」

「他很知禮，這是他一點兒心意，你也不必和他客氣了。」

「我本來不肯收，後來素雲也這麼說，我祇好收了。」

「素雲也來過嗎？她人兒呢？」

「回去了。」

「她知道你要去從軍的事嗎？」

「知道的。」

「她怎麼說？難道沒有阻擋你不要去？」

永強恐怕姊姊難過，所以點點頭兒。不料永潔卻深長地嘆了一口氣，粉頰上若有怨恨的顏色。永強因低低問道：

「姊姊！你何故嘆氣呢？」

「我想不到素雲竟無勸阻你的意思，她的心腸也未免太硬了。」

永強聽姊姊這樣說，方纔以實情相告。永潔由不得逗了他一個嬌嗔，哀怨地說道：

「這樣說來，不是素雲心腸硬，倒是你的心腸硬如鐵石呢！」

「唉！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先有國，而後有家，更何況是兒女之情呢！不是我心腸硬，實在是敵人的心腸太硬。」

永潔聽弟弟這些話，自不免感嘆了一回。永強拿了毛巾香皂，卻自管的回房中去了。午後志華和永強姊弟倆剛吃過了飯，大家閒坐室內；正向永強殷殷叮囑出外需一切小心等話，忽見顧金財匆匆的到來。志華和金財雖然不睦，但既來自己家中，不得不招呼他坐下，永潔給他倒上了一盃開水，金財喝了一口。說道：

「大哥！你知道小弟今天到來的意思嗎？」

「貴人久未降臨賤地，今天突然而來，想必定有原故。然而卻不知來意如何？還希詳述。」

志華冷冷的回答，話中頗有譏諷之意。但金財是個老粗，他像牛吃薄荷似的並沒有理會這些話的滋味。一面吸煙，一面還趾高氣揚的道：

「好說，好說，小弟實在窮忙，所以自從大哥遷居之後，沒有常來問候，還請原諒纔好。」

「不敢當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這是環境不同而已。」

金財聽了這兩句話，方纔自感羞慚，不覺滿面通紅。但他還竭力鎮靜了態度，顯出毫不介意的樣子。說道：

「聽說永強要去從軍，不知道這消息是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真的，難道還有假的不成？」

「若是真的，大哥未免錯了主意。」

「怎麼錯了主意？」

「常言說得好，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，像永強是個有才幹的好料子，你叫他當兵去，這豈不是丟送他的前途嗎？」

金財一本正經的回答，表示他非常有見解的樣子。志華卻微微的一笑，逗了他一瞥輕視的目光。哈哈的說道：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但是你說的話太陳舊太落伍了，不配在現今這個時代。你知道東北已經淪陷了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被鬼子兵奪了。」

「既然知道，那麼身爲國民之一，尤其是像永強這一般身強力壯的小伙子，如何能不

去爲祖國出力效勞呢！我們快老了原沒有關係，但我們尚有子子孫孫呢！難道瞧着他們將來受鬼子兵的屠殺和侮辱嗎？所以在這國難的時代，投筆從戎，正是每個青年應盡的責任。」

「我們原有許多軍隊在和他们抵抗，扛不瀆他們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我以爲祇要不到這兒來，你又何必着急？再說我如今有了田地房產，尙且不急，你自然更不必着急了。永強雖是你的兒子，但我也從小看他長成，我不忍看着他到戰場上去犧牲；所以我不顧一切來向你忠告。祇要你答應我們這兩個孩子的婚姻，我還要栽培永強讀大學去。大哥！我是一片好意，不知道你以爲對嗎？」

志華聽了他這一番話，不覺勃然喪色。站起身子，冷笑了一聲。怒氣沖沖的說道：

「匹夫尙不夠資格與我談話，我沒有工夫與汝多說。」

志華一面說，一面拿了教科書，便匆匆的上課去了。金財想不到自己興匆匆的到來，竟碰了他這一鼻子的灰。一時氣得兩頰發青，握了拳頭，在桌子上重重的一擊。也大聲罵道：

「真是放屁之至！你真是個不知好歹的老匹夫！」

「顧大叔！伯父的脾氣，你也知道，所以我勸你不要和他計較吧！」

永潔見金財這麼粗魯的樣子，遂在旁邊祇好低低的說。顧金財因爲志華已經走了，遂不再發什麼性子。一面兀是連說豈有此理，一面向永強望了一眼。說道：

「永強！我勸你不要上你父親的當了，當兵乃是一件苦事情，我怕你受不了這種苦楚

的。還是聽從大叔的勸告，打消當兵去的主意吧！」

「謝謝大叔，我不怕吃苦。」

「你難道不愛素雲嗎？」

「可是，我也愛我們的國家。」

「嘿！你們父子兩人真是一樣的混蛋，算我倒霉，活見鬼！」

顧金財聽永強也是這麼的不肯接受自己好意，他氣得鐵青了臉兒，恨恨的冷笑了一聲，便頭也不回的回家去了。永強望着他去遠了的後影，卻忍不住哈哈的大笑起來了。

晚上，志華對永強說，叫他早些兒去睡覺，明天可以早些起身。永強答應，便匆匆的退房。他在房中，此刻摸摸桌子，瞧瞧床舖，心裏倒也起了依戀之情。暗想：明天一早就得離開這兒，今夜可說是臨別的一夜了。雖然這些傢具已經很破舊了，但自己已經把它們用了十多年，今日一旦拋棄，這些傢具似乎也呈現了淒慘的樣子。一回卻又好笑起來，自言自語道：這些傢具難道還有什麼靈感不成？這也無非是自己心理作用而已。一面想，一面正欲熄燈安寢。忽聽篤篤的有人敲門之聲，響入耳鼓。永強於是問道：

「誰呀？」

「是我，永強！」

「素雲！怎麼你此刻又會來呀？你不是說明天早晨來送我動身麼？」

永強一聽是素雲的口音，這就忙把房門開了，向她奇怪地問。素雲悄悄地入房，把門掩

上，走到桌子邊來。在衣袋內取出一疊鈔票，交到永強的手裏。說道：

「我本來要想買東西來送你，後來仔細一想，送來的東西你不一定會歡喜。那麼還是給你自己去買一些兒，比較妥當。這一百元錢，請你收下，我知道當兵的生活，一定不會舒服，所以你留着這些錢要什麼買什麼罷！」

「素雲！這……可不行，我……我……不能接受你這麼多的錢。」

永強方纔知道她連夜到來的原因了，心中雖然很感動，但卻也覺得很難爲情。遂竭力推謝的說。素雲微蹙了眉尖，有些哀怨的表情。遂低低的問道：

「你和冷秋的交誼厚？還是和我的交誼厚？」

「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我和你的交誼，當然和冷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。」

「好罷！就憑你這一句話，那麼你應該接受我這一點點心意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噢！冷秋送你的你尙且也收下了，那何況是我呢？假使你不收我這一些的心意，那你就不是……愛我了……」

素雲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終於厚了面皮的說了下去。但她眼皮兒一紅，卻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。永強連忙說道：

「冷秋送我的不過是毛巾香皂而已，和你這個數目相較，那相差太遠了，我如何能接受你這筆巨款呢？」

「永強！我也不和你多說什麼？我祇問你到底收不收？你若不收，我就馬上死在你的面前。」

素雲覺得事到如此，祇好來一下子苦肉計。一面說，一面向外直奔，表示要去自殺的樣子。急得永強把她一把抱住了，連連說道：

「我收，我收，素雲！你何苦這個樣子呢？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呀？」

「不過給你爸爸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挨他的罵。就是給我爸爸知道，恐怕我也要給他老人家怒責的了。」

「這是我自己節省下來的錢，不與我爸爸相干的，爸爸即使知道，也沒有什麼問題。何況今夜的事，祇有我兩人知道，爸爸決不知曉，你放心是了。至於你的爸爸，你可以不必告訴他老人家，那麼他又如何會來責罵你呀？」

「你辛辛苦苦積下來的錢，卻全送給我用，我心裏怎麼能安？」

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再說一句，連我的人兒也是你所有的，何況是這些身外之物呢？永強！你要再和我鬧客氣，我可不依你。」

素雲這些話雖然是說了出來，但心裏真也難為情到了極點。所以嬌紅了粉臉，故作生氣的樣子，是避免她芳心中那分兒的羞澀。永強聽了這話，他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深深地表示感激。一時情不由主的把她緊緊地抱在懷內，低下頭去，在她小嘴兒上緊緊地吻住了。良久，

良久，素雲急促地推開了他，秋波逗了他一個白眼，卻赧赧然的別轉身子去了。永強伸手輕輕按着她的肩胛，低聲兒說道：

「你說你的人兒也是我所有的了，那何況是這一張小嘴兒呢！素雲！你不要生氣我這太魯莽的舉動，因為我們明天就得分手了。」

「我沒有生氣呀！永強！」

素雲聽了他這兩句話，芳心裏激動了一陣濃厚的情感；她猛可回過身來，直偎到永強的懷內，眼淚卻又盈盈地滾落了兩頰。永強知道她的意思，於是把她再度的又熱吻了一回。不過兩人的眼淚，已交流着混合在一起了。一個郎情如水，一個妾意若綿，雖然是難捨難分，但夜已深沉。永強恐怕被人瞧見，人言可畏，於是硬了心腸，祇好送素雲悄悄的走出了大佛寺，叫她小心地快回家裏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永強很早的起身，不料永潔卻比他更起得早，已經把早粥都弄舒齊了。永強見爸爸不在眼前，遂拉了拉永潔的衣袖。低低說道，

「姊姊！我走了之後，這個家是要你一個人照料的了。還有爸爸……也要你好好兒的服侍，弟弟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激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別說這些話了……」

永潔祇覺有股子悲酸觸鼻，她哽咽着聲音，眼淚在眼角旁已湧了上來。永強伸手在永潔手裏一塞，永潔低頭見是一疊鈔票，這就驚駭地望了他一眼。問道：

「這……你……那兒來的？」

「是素雲送給我的，叫我在外面買些兒東西吃或者買些兒日用品用。我想我是從軍去的，根本用不着這些鈔票了，所以我交給姊姊留在家裏用吧！」

「難爲素雲對你有這一分情義，弟弟！當兵是很苦的，這些錢還是你留着用罷！家裏沒有問題，我們終有辦法。」

「那麼我們各拿一半罷！姊姊！我想暫時別讓爸爸知道，祇怕他老人家會罵我不該拿人家的錢。其實我原向她謝絕過，但素雲說，我不拿，她情願死，所以我祇好接受了。」

姊弟兩人正在低低的說話，忽聽志華在裏面叫着永潔的聲音。永潔本來還不肯接受這一半的錢，禁不住永強叫她快快藏下，纔祇好答應。姊弟兩人方纔應了一聲，便若無其事般的一同到上房裏去了。

等永強吃畢早餐，素雲和冷秋都匆匆的到來了。這時永強肩上負了一個衣包，走到志華面前，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孩兒走了，您老人家福體多多的保重罷！」

「我知道，你在外面……一切……都……小心。」

志華到底是個四十四歲的人了，生平就祇有這麼一個兒子。這十八年來，從沒有離開過自己的膝下。今日突然的分離，父子天性，如何能不傷感起來？所以眼淚貯滿了眼眶子，顫

抖着回答，這話聲是已包含了哽咽的成分。永強已經看出父親有流淚的神情，因為不願傷了他老人家的，所以硬了心腸，把身子別轉，頭也不回的向外面走了。這裏永潔、素雲，冷秋三個人匆匆的跟出來，大家走出了大佛寺的門口。素雲見永強頰上已沾了淚水，因此自己的熱淚也流了下來。說道：

「永強！你別走得那麼快呀！」

「這兒離城裏有三四十里路程，我在午時之前，要趕到城裏的。」

「我送你一程。」

冷秋先這麼的說，於是素雲永潔也都要送他。永強見姊姊的臉色慘白得可怕，而且又連聲的咳嗽。這就說道：

「常言道，送客千里，終須一別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大家不用相送。姊姊快先進去，外面風大，你咳嗽還沒有好哩！」

「永強！你常寫信來……」

素雲見他開步很快的邊說邊走，於是追了上去，含淚這麼的叮嚀。永強雖然沒有回頭，但他似乎已知道素雲從後面趕來。他伸手向後揮了揮，說聲我知道，你不用送我。他便健步如飛，不多一回，他身子已被前面的樹蓬兒遮住了。這時東方的朝陽，已從地平線上昇到了天空。蔚藍的空中，浮上了五彩的雲霓。這燦爛的光線，反映到素雲和永潔的粉臉上，她們的眼淚是格外的顯現得亮晶晶的了。

三 三生空有白頭約紅顏心酸

一間沉沉的臥室內，滿佈着淒涼的意味。四周的傢具，零零落落的顯得破舊不堪；可見該屋的主人，是窮困得這一分樣兒的程度了。這時空氣分外的靜悄，祇有那窗外飄飄的秋風，吹着黃葉兒，紛紛的飛舞。秋的季节，是多麼令人黯然神傷呢！

忽然一陣咳嗽的聲音，震碎了這寂寞的空氣。這就見床上躺臥着一個花信年華的姑娘，她的兩頰，已消失了青春的紅暈，顯得十二分的憔悴。此刻她慢慢地從床上坐起，伸手擦到頭上去理了一下蓬亂的頭髮，接着把手握着嘴兒又連連的咳個不停。咳過了一回，勉強地支撐着跳下床來，穿上了那雙將要破的布鞋子。身兒顫巍巍的站起，把手扶着梳妝檯的沿邊，挨了兩步。抬頭向鏡子裏一望，這就蹙了細長的眉毛，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不由得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「永潔！這六年來的日子想不到你竟會憔悴得這個模樣了，你往日的青春到那兒去了啊！唉！這悠悠的歲月，也不知如何的在過着呢？」

永潔自語到這裏，芳心中一陣子悲酸，早已聲淚俱墜矣！就在這個當兒，房外悄悄地走進一個二十四五歲的男子來。他見永潔呆呆地站在鏡檯前，顧影自憐，垂淚傷心。這就驚慌地走了上去，急急的問道：

「潔姊！你怎麼呆站在這兒幹嗎？身體怎樣了？爲何不躺在床上息息呢？我扶你到床

上去睡下了罷！」

「冷秋！不！我睡膩了，還是起來走動走動的好。越睡越沒有精神，我要起來做做事情，況且我原沒有什麼大病呀！」

永潔回頭一見，原來是冷秋，遂向他點點頭回答，表示感激他常來探望自己的意思。冷秋卻不以爲然的說道：

「你這樣的身體如何還有氣力去做事情嗎？潔姊！我說你也太勞心了。你這個病是祇宜靜靜的休養，不應該再暗暗的自傷身子，去想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了。」

「我也並沒有想什麼不如意的事情，我覺得我伯父一生爲人這樣的清高，卻會弄得今天這麼淒涼的日子，無怪世界上誰都不肯做好人了，因爲好人是會餓死的呀！」

「你別那麼想吧！這些思忖是足以影響你的病體，我勸你還是躺一回兒。我給你帶來了一包冰糖，你咳嗽的時候，把冰糖常啣在口裏，這樣比較會少咳一些的。」

冷秋一面把她扶到床邊坐下，一面在袋內摸出一包冰糖來。低低的說。永潔很不好意思的逗了他一瞥媚眼，顫聲兒說道：

「冷秋！你時常的爲我化費金錢，叫我心中太不安了。」

「你又說這些話了，我們自小一塊兒長大，差不多十多年了。說句親熱些話，我們根本就像姊弟一樣。那你客氣什麼呢？」

冷秋說着話，把冰糖紙包透開，取了一塊，親自送到她的口邊去。永潔不好意思開口去

受，遂伸手接過，放在嘴裏。低低的招呼他道：

「你坐一回罷！外面起了風，天氣漸漸的又冷了。」

「還好，不冷什麼。潔姊！你要弄盃開水潤潤喉嚨嗎？」

「你是客，我是主，怎麼倒反而叫你給我倒開水呢？我這人糊塗，你來了，我就一些兒都不招待你。」

永潔被他這麼一說，方纔理會過來似的，她要站起身子來去倒茶。冷秋連忙阻攔了她，誠懇地說道：

「你快坐着，我是來望你病的，我怎麼還能叫你來招待我？那我們還能說是從小同學嗎？潔姊！別客氣，我不喝茶。」

「那麼我就不跟你客氣，你坐下來，我們談談，這幾天時局怎樣了？我問伯父，他老是不肯明白地告訴我的呢！」

「時局當然並不十分的好，自從七七蘆溝橋戰事發生，鬼子兵得寸進尺，戰局難免一天一天的擴大。不過，我們小百姓也別去擔心這些國家大事。這些年頭兒做人，過一天算兩天，那裏管得了許多呢？唉！」

冷秋一面告訴她，一面也包含了一些安慰她的意思。但說到末了，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。顯然在他心中，也不免蘊藏了無限感慨而憤激的成分。永潔憂愁地沈吟了一回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九一八事變到現在，整整地已有了六個年頭，這六年之中，野心家是沒有一天不在想侵略我們國家。戰局到今天纔擴大，實在已經是遲的了。伯父說我國決定長期抗戰，這消息不知道準確嗎？」

「這消息完全準確的，假使再不抗戰的話，我們的國家就完了。」

「我想永強弟這次該有機會到前線去了罷！不過，我心裏終覺得代他憂愁，上前線是件多麼危險的事啊！」

「永強最近有信件來過沒有？」

「好久不曾來了，那還是去年冬天裏，來過一封信。現在連消息都沒有，伯父口裏不說話，我知道他心中一定也記聖的。」

「在軍隊裏的生活，今天到東，明天到西，當然是很少有空閒的時間，我想永強一定是很平安的，那你們倒不必擔憂。」

「但願老天保佑他平平安安，這當然是最好的了。」

永潔含了晶瑩的眼淚，也低低地祈禱似的說。冷秋呆呆地坐了一回，兩眼望着永潔淡白的臉兒，覺得病中的永潔，更令人感到楚楚可憐的成分。一時很想對她說幾句體貼的話兒，但卻又難爲情說出口來。過了一回，纔低低說道：

「你躺一回罷！我明後天再來望你。」

「冷秋！……」

永潔見他站起要走了，一時倒又把他叫了回來。冷秋忙又回過身子，問她有什麼事？但永潔卻又默然無語。冷秋瞧了這個情形，心裏倒引起了誤會。遂走到她的身旁去，問道：

「潔姊！你有什麼事情？你祇管對我說好了。」

「我本來不好意思告訴你，但……伯父太可憐了，所以我也顧不得許多。永強弟又不在家，好在你和永強感情不錯，你也就是我伯父的兒子差不多了。」

「我把老師原當作長輩看待的，潔姊！你到底有什麼事情？你就爽爽快快的說罷！」冷秋對於她這幾句話，還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於是一面點頭稱是，一面又迫不及待的問她。永潔淡白的頰上，也會浮現了兩朵紅雲。吱唔了一回，纔輕輕的說道：

「我伯父今年是五十歲了。……」

「啊！不錯，老師是幾月裏生日呀！」

冷秋這纔恍然明白過來，把心中疑竇渙然而釋，忍不住啊了一聲，急急的問。永潔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

「就在後天這個日子呀！」

「哦！明天後天，那不是就在眼前嗎？要不是潔姊提醒了我，我就險些兒忘記了。」
「不過，我雖然告訴了你，但你千萬不必破費買什麼東西來，祇向伯父來磕個頭，那給我伯父也終算得一些兒安慰。」

「那當然，那當然，我後天一定給老師來拜壽。」

「冷秋！我因爲也把你當做自己弟弟那麼看待，所以老實的就向你告訴了。你心裏可不要笑我罷！」

「潔姊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怎麼會笑你？你告訴了我，我心裏非常歡喜，假使你瞞着我，我不說出來，那我心裏倒反而會難過呢！」

冷秋含了笑容，很誠懇的回答，這纔匆匆的告別走了。永潔微微的一笑，她方又在床上躺下。心中暗想，我的勇超到鄭州車站服務，這六年來，卻沒有回家一次。上個月我曾經給他一封信，在信中提及伯父這個月十六日五十歲生日。勇超前星期給我回信，說他已向站長請了半個月的假期，決定在九月十二日動身回來，一則給老師拜壽，二則，與我來完成這一頭婚姻。永潔獨個兒呆呆地想到這裏，一顆芳心，在無限淒悲之餘，終算也略爲得到一些甜蜜的安慰。不過她伸手摸摸自己瘦削的兩頰，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。暗暗想道，勇超這次回家，若見我憔悴得這一分兒模樣，我想他心中一定也會很傷感罷！正在這時，忽然見房門外又有一個人悄悄地進來。永潔抬頭望去，見是素雲。遂連忙又從床上坐起，叫道：

「素雲妹！您好久不來了，今天怎麼倒有空呀？」

「我聽說你有些兒不舒服，所以特地來望望你，你怎麼病了呀？」

素雲今年也有二十三歲了，不過她的環境，和永潔大不相同。所以依然生得白白胖胖，滿面還顯現着青春的色彩。她含笑坐到床邊去，拉了永潔的手，表示十分親熱的樣子。可是當她瞧到瘦弱的永潔時候，由不得吃驚地叫起來。說道：

「啊呀！姊姊！一個月不見，你怎麼會瘦得如此模樣了？我說你該請個大夫瞧瞧纔好啊！」

「唉！……」

請大夫瞧病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，永潔這就嘆了一口氣，並不作答。素雲原是一個聰明的姑娘，見了她淒然的神情，方纔理會過來了。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心裏不要難過，我明天給你去請個大夫來瞧瞧吧！醫藥費你不用擔心，一切我給你負責好了。」

「不！妹妹！我得到你的幫助，也算不清楚有多少次數了，我怎麼再能叫你化錢請大夫呢？」

永潔聽她這樣熱心關懷的說，她感動得眼淚忍不住流下來了。素雲卻拿帕兒給她拭了淚痕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不要這麼說，我們情同手足，這一些兒照顧，原也是應該的事情。你若老是放在心上，倒叫我反而不好意思了。」

「妹妹！我真說不出該如何謝謝你纔好？永強你那兒可曾來過信嗎？」

「好久不曾來信了，家裏有信嗎？」

「家裏也沒有信呀！所以我覺得有些兒奇怪。」

素雲今天來的唯一目的，就是爲了永強久未來信的緣故。此刻聽永潔這麼回答，芳心中

也不免暗暗焦急起來。低垂了粉臉，沉吟了一回。忽然又丟開了似的說道：

「我想他終是抽不出空的緣故罷！噯！姊姊！我問你一件事，你不要瞞着我，得老實的告訴我的。」

「是什麼事情呢？」

「我記得伯伯今年是五十歲了，他的生日，是九月十五還是十六？那我有些模糊了，所以我要向你問一個清楚。」

「問清楚你預備幹什麼呀？」

永潔聽她話題又轉移到伯父生日頭上去，心裏不由暗暗的歡喜，覺得素雲不愧是永強的知心人，她究竟還關心着伯父的生日，於是笑盈盈的反問她說。素雲也笑着說道：

「不預備幹什麼，我祇向伯伯來磕個頭兒。」

「這樣很好，我就告訴你，是九月十六日，後天便是。」

「那麼後天我一定給伯伯來拜壽。」

素雲含笑說着，兩人又談了一回，她方纔回家去了。到了家裏，祇聽爸和媽在上房裏說着話，語氣很不好，彷彿爭論的樣子。這就匆匆跨步入房，果然見母親蹙着嘴唇，很生氣的吸着煙捲。於是奇怪地問道：

「媽！你怎麼啦？和爸爸在吵鬧嗎？」

「素雲回來了，那就再好沒有？你自己和她說罷！」

顧太太見了素雲，便向金財白了一眼，兀是很氣惱的說。素雲弄得有些莫明其妙，蹙了眉尖兒，視線轉到金財身上去。問道：

「爸爸！你有事情跟我說嗎？」

「是的，素雲！有人給你做媒呢！」

金財一面吸着雪茄，一面搖擺着攔在左膝上的右腿，似乎很得意的說。不料素雲聽了，卻把粉臉一沉。冷冷的說道：

「爸爸！不是你討厭我了，所以你要趕我出去了？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是那裏說起的呀？素雲！你今年不是十六七歲小姑娘了，已經是二十三歲了呀！老實說，再過幾年，快近三十歲了。一個姑娘，到了三十歲的年紀，那時候人老珠黃，要想再嫁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恐怕是辦不到了。所以我做爸爸的，完全是爲你終身幸福着想，你可不要把我好心當做惡意猜啊！」

素雲這句話倒把金財說得急了起來，遂滔滔地向她解釋了這一番大道理。但是素雲卻仍舊諷刺地說道：

「怕我沒有人要了，爸爸得養我一輩子了，所以便急起來是嗎？」

「喏！喏！聽你這話真是太不識好人心了，爸爸養你一輩子原沒有關係，但是你將來年紀老了，孤單單的祇有一個人，那做人還有什麼趣味呢？況且對方是個好人才，我若說出來，你也許會歡喜哩！……」

「我不歡喜，我不歡喜，你不用說的。你說出來，我也不要聽。」素雲不等他說下去，便把兩手捫了耳朵，急急的回答。她的舉動，還是那麼孩子氣的模樣。顧太太這纔插嘴說道：

「我就知道素雲是不會要談婚姻問題的，你還罵我做媽的糊塗。現在你碰了這一鼻子的灰，這纔叫我看了心中感到爽快哩！」

「放屁！你這老賤人簡直是個混蛋！你不給我一同勸勸女兒倒也罷了，還在旁邊說這些風涼話，你真是個糊塗貨。」

「你纔是個老糊塗！倒來罵我糊塗呢！」

顧太太見金財沒處出氣，竟把自己當做出氣洞了。一時怎肯示弱，遂也啐了他一口，恨的回罵着說。金財不服氣的問題：

「我糊塗什麼呀？我做爸爸的這樣關心着女兒的終身問題，這還不是人間一個好爸爸嗎？」

「哼！你難道不曉得女兒心中早有了愛人嗎？還要你來提這頭親事，這不是你的糊塗嗎？」

「你說的是永強這個孩子嗎？這孩子本來我也喜歡他的，但現在他是當兵去了，整整地六年沒有回家來，誰知道他在外面是否發生了危險呢？素雲也不要太癡心，你等他六年，也可說已經用情專一的了。假使他死在戰場上不回來了，難道叫素雲一輩

子不嫁人嗎？」

「放屁！放屁！你這黑良心的人，你咒念人家死嗎？那你的心也太以狠毒的了。你自己已經沒有兒子，你還叫黃家伯伯也絕了後代嗎？你這種人真是太沒有心肝了。」

素雲聽爸媽雖然是這樣的相罵着，但自己心頭倒真的勾引起無限憂愁來了。覺得永強這些日子來沒有信息，也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？萬一被爸爸真的說中了這句不吉利的話，那叫我怎麼的做人呢？這樣想着，一時萬分哀怨，無處發洩，也祇好訴諸於眼淚，因此伏在沙發椅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。金財本來還要和妻子兇巴巴的爭吵，如今被女兒一哭，也就把滿腔怒火消滅了大半。一面連連猛吸雪茄，一面卻鐵青了臉兒，呆呆的發怔。素雲這時猛可坐起身子來，恨恨的說道：

「我現在就情願死在家裏不嫁人了，你們誰再說一句叫我配人的話，我馬上拿把刀來抹在脖子上，一死了結，也省得你們爲我這個苦命女兒時常的吵鬧。」

「素雲！你是死不得的，你要死和媽一塊兒死罷！反正你爸爸現在有錢了，他還怕沒有女人來做他的太太嗎？」

顧太太聽了女兒的話，一時也傷心起來，母女倆忍不住都痛哭起來。金財這就弄得抓抓頭皮，沒有了辦法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

「素雲！你把爸爸的意思完全誤會了，我是祇有你這麼一個獨養女兒，我是巴望不得你有幸福的日子，那纔叫我心裏感到安慰。我難道有什麼壞心眼兒來害你嗎？你現

在既然不願另嫁別人，一心的要等着永強回來，那也很好，我以後就不再來給你說親了。好罷！別哭，別哭，說來終是我的錯，唉！」

金財一面說，一面便走進套房內吸鴉片煙去了。顧太太這纔收束了淚痕，拍拍素雲的肩胛。低低說道：

「好女兒！你不要傷心，這種人說的話，當他在放狗屁是了。」

「媽！後天是黃家伯伯五十歲生日，我們應該送一些禮去纔是。」

素雲聽了媽的話，也把眼淚擦乾了，一面向母親低低的告訴。顧太太哦了一聲，點點頭兒。說道：

「不錯，黃家伯伯已經五十歲了，送禮是應該的事情，那麼我們送些兒什麼呢？我想到麵食店裏去定兩盤壽糕壽桃，再買一對壽燭和一支壽香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「我說黃家伯伯的環境很不好，我們還是送現鈔比較實惠一些。這些糕桃燭香都是虛偽的化費，我認爲還是省了罷！」

「你這話也說得對，那麼我們就送他六十元錢賀儀好嗎？」

「現在生活程度可比不了從前，六十元錢怎麼好意思送出去呢？我說送一百元吧！」

「一百元就一百元，祇要你說一聲送多少錢，那我是沒有不依順你的。」

顧太太笑嘻嘻的說，一面已站起身子，走到衣櫥旁去拿鈔票了。素雲跟着過去，站在母親身旁，祇見衣櫥抽屜內放着一疊一疊新鈔票。於是低低說道：

「媽！一百元送禮，一百元給我零用好嗎？」

「好的，你就拿兩百元去罷！」

顧太太對於女兒的要求，當然是百依百順，所以爽快快的交給她二百元錢，連一些兒折扣也不打。素雲這纔很歡喜的藏在懷內，匆匆地回到自己臥房裏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素雲親自的先到張惠康醫師那兒去掛了一個號，付去了號金，寫明了大佛寺的地址，然後匆匆的先到大佛寺來，走進後花園時，祇見黃志華一個人站在花塢旁瞧着報紙，口裏還讀着戰事的消息，臉部上若有無限憤怒的樣子。於是悄悄地走上去，叫道：

「伯伯！您早！」

「啊！素雲！好久不見你了，大清早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嗎？」

志華放下報紙，回頭見了素雲，遂略含了一些笑容問她。素雲想把自己送禮來的話告訴他，意欲把袋內紅封袋取出來。但是她明白老師的脾氣，向來不肯受人家重禮，自己若拿給他，必定遭他的拒絕，因此她到這兒來的目的，卻沒有勇氣說出來。心中暗想，回頭我把這賀禮還是交給永潔罷！她一定會收下的。心中想定主意，這就一擦眼皮。也含笑答道：

「沒有什麼事情，因為好久不會來拜望伯伯了，所以來望望伯伯的。」

「難為你常想着我，你的爸媽好嗎？」

「謝謝你，爸媽倒很好。伯伯！報上有什麼消息嗎？」

志華聽她問到了時局，忍不住長嘆了一聲，把報紙交給素雲。說道：

「你瞧吧！照此下去，連這兒都相當危險了。素雲！我說你高中畢業後。應該去考大學，爲什麼歡喜閒在家裏呢？況且眼前時局又這麼不好，我的意思，你趁此機會，還是勸你爸爸一塊兒到重慶去吧！」

「本來我原想和永強一同進大學的，現在永強爲國出力去了，我一個人還讀什麼大學呢？況且讀了大學，就有許多的麻煩。」

素雲一面看着報上消息，一面低低的回答。志華聽了，心中甚爲感慨，覺得這個姑娘，對待永強的情分，真也可說是癡到一百二十分了。但表面上還故作不明白的樣子，問道：

「你說讀了大學又有什麼麻煩呢？」

「……」素雲紅了臉兒，有些難爲情的樣子，並不作答。

「你爲什麼不說話呀？」志華奇怪地追問她說。

「……總而言之，我若讀了大學，至少會疎遠我和永強的感情。」

素雲到底不是個十六七歲小姑娘了，她終於厚了面皮，向志華坦白地回答這兩句話。志華倒是怔住了一回，暗想，怪不得這六年來，素雲還是沒有嫁人，原來他們兩人私下已有白頭之約了，一時反而甚覺感傷。遂沉吟了一回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在這鎗林彈雨之中，永強能不能安然回家？這也還是一個問題哩！所以我勸你還是爲你自己的終身作個打算要緊。春花秋月，又何苦等閒的虛度過去呢？」

「伯伯！你……不該說這些話……」

素雲從來不敢向志華這麼的沖撞，但她此刻卻再也忍熬不住了，終於向他低低的埋怨，同時她的眼淚竟像雨點一般直滾落下來了。志華見她低頭飲泣，無限傷心的樣子。這就嘆息道：

「素雲！不要難過，伯伯是爲你的好。」

「可是，我相信永強他會平平安安回家的。」

志華雖然希望兒子能夠替國家多出一分力量，但是在他心中也未始不希望兒子能夠平安無事的回來。所以此刻聽素雲哽咽着聲音的話，他心中十分的感動，眼皮兒也會漸漸的紅起來。過了一回，方又說道：

「素雲！照我看這局勢，敵人不久就會得到這兒來，所以我勸你們還是向裏面退進去罷！」

「伯伯！那麼你們呢？」素雲收束了淚痕問他。

「我們窮，沒有關係。」志華若有作用似的回答。

「伯伯！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窮人難道就應該死嗎？」

「不！我說的並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說窮人不怕死的。你爸爸有地位有財產，假使敵人到了這鎮上，他爲了要保全這一分家產，說不定他會幹出對不住國家的事情來。比不了我，我祇有這一條老命，敵人縱然威脅我，我沒有什麼牽掛的祇認識一個死，也就完了。所以我希望在敵人沒有到這鎮上來之前，你們不妨先向重慶去避

難，這樣你們不但可以保全生命財產，而且還可以保全清白，素雲！我和你爸爸從小長大到現在，實足已經四十年了。雖然近來不常見面，但他的個性他的脾氣，我是知道得太詳細了。」

素雲聽了志華這一番話，心中這纔有個恍然大悟。暗想，原來伯伯是憂急我父親貪生怕死，敵人到來之後，會附逆求榮的。一時羞愧地紅了兩頰，憤憤地說道：

「伯伯！你放心，我讀了這一輩子的書，我到底還知道愛國兩個字，假使我這一口氣不斷，我決不讓爸爸幹出對不起國家的事情！」

「我知道你是個熱血愛國的好姑娘，但女孩兒家那裏管得了這麼許多呢？因為我最近已得到了一個消息，聽說你爸爸已經在活動了，而且我這個六年沒有音訊不掙氣的弟弟志民，也和你爸爸一處的工作哩！」

「伯伯！這消息你是那裏來的？我怎麼一些也不知道呢？」

「這是一個祕密，你當然不容易就知道的。」

「假使果有這件事，我得向爸爸苦諫不可。」

「我希望你用一些力量出來，因為這是有關你們終身的幸福。」

「伯伯！你放心，承蒙你提醒了我，我以後一定要注意爸爸的行動了。永潔姊起來沒有？我去瞧瞧她。」

素雲一面向志華安慰，一面便告別奔向屋子去了。但志華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，把素雲

又叫住了。說道：

「素雲！你回來，我有話叮囑你。」

「伯伯！什麼事呀？」

「你見了永潔，可千萬別提起志民叔叔跟你爸爸在一起的話。因為她有病在身，若得知了這個消息，恐怕會加重她的病體。」

志華放低了聲音，向她低低的回答。素雲點頭說聲曉得，她便走到永潔的臥房來。祇見永潔站在鏡檯前，對鏡梳洗。她從鏡子裏望見素雲進房，遂回過身子。含笑叫道：

「雲妹！你早啊！」

「姊姊！你怎麼起來了？應該睡在床上休養休養纔是。」

「我今天好得多了，雲妹！你見到我伯父沒有？」

「見到伯伯的，他在後花園裏看報紙，我們還談了一回兒呢！姊姊！明天伯伯大壽，媽要去定糕桃燭香，我說還是給伯伯自己買一些隨便什麼吃比較稱心點，所以這一些區區賀禮，請姊姊收下罷！」

素雲說到後面，遂伸手在袋內取出一個紅封袋，上面還寫着『壽比南山』四個字，塞到永潔的手裏來。永潔連忙說道：

「我們並不舉行什麼，伯父恐怕不肯收人家禮的。妹妹！你也太客氣了，還是拿回去罷！」

「那不行，我已經送了來，如何還有拿回去的道理呢？」

「你除非自己送到伯父面前去，我可不能代收這筆禮，回頭給伯父知道了，我又得挨罵呢！」

「好姊姊！你就委曲一些兒吧！算代妹妹挨這一頓罵，妹妹心裏感激着你了。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叫我們怎麼好意思呢？妹妹！我們心領謝謝就是，你還是帶回去的好。」

「姊姊！這些微禮你若一定要我帶回去，那你就是瞧不起我，不肯承認我是你的妹妹了。否則，你就給我收下，我心裏感激你的大恩。」

「嘻嘻！大恩？這是怎麼說的？你常常這麼的照顧我們，我纔不能忘記你的大恩哩！那麼我不客氣了，回家謝謝你的爸媽。」

永潔見她偎着自己身子，撒嬌似的說，神情是討人歡喜。一時心中很感動，祇好握緊了她纖手兒，表示無限感激的回答。素雲方纔非常高興，揚了眉毛兒，笑盈盈的點點頭。一面關心地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吃了早餐沒有？」

「吃了一碗小米粥，大佛寺廚房裏原有一個打雜的老和尚管理着，他很熱心仗義，我病了這幾天，伯父的飲食，都是那老和尚照顧的呢！」

「這叫做好人終有好報應，也可見伯伯平日受人的敬崇了。」

兩人說着話，一同走出房外來。祇見那邊走廊上，志華和一個男子在說話。好像聽那男子說是從鄭州受賀勇超的託咐，帶一封信到這兒來的。其餘的話卻聽不大清楚，那男子交出了封信之後，便即匆匆辭別走了。永潔今天所以很高興的起床來，她原是計算着勇超應該在今天可以從鄭州回家了。故而她振作精神，對鏡梳洗，這是所謂：『女爲悅己者容』，她在淡白的粉臉上還塗了一些胭脂。但勇超的人兒沒有到來，卻託人帶來了一封書信。永潔的芳心，不免別別的亂跳，顯然事情又起了變化。她顧不得許多的走上前去，蹙了細長的眉毛，急急問道：

「伯父？怎麼勇超有信來嗎？」

「哦！哦！潔姑娘！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不好好兒躺在床上，爲什麼卻起來了呢？」

志華回身見永潔已站在自己身後了，他似乎覺得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十分吃驚的樣子，慌慌張張的問她。永潔對於一向抱着鎮靜態度的伯父，此刻竟會如此驚慌的神情，她自然猜疑萬分的也奇怪起來。覺得好像有什麼大禍臨頭一般的，立刻心驚肉跳，遂又急急的問道：

「伯父：你手裏拿着的這封信是勇超寫給我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……」

「那麼你交給我看看罷！」

「我想你身子還不大好，先回房去息息吧！這信我看了回頭告訴你。」

永潔因爲伯父向來不過向自己和勇超的信件，今天忽然他要拆閱起來，因此心頭益發感到驚奇。她原是個聰明的姑娘，這就猜到其中一定有什麼變故。也許伯父怕自己急壞了，所以這麼延宕時間不給我瞧的。於是厚了面皮說道：

「伯父！那麼你此刻拆開來唸給我聽吧！」

「你爲什麼這樣性急呢？孩子！你靜靜的休養要緊。」

「伯父！我知道了，莫非勇超在外面遭到什麼意外不幸的事情了嗎？」

「……」志華身子有些兒顫抖，他的眼皮幾乎紅起來。

「伯父！你說呀！即使有什麼不幸的事情，你終也不能一輩子瞞着我吧！我還是早些知道了比較痛快！」

「好，……我就告訴你，勇超在九月十日那天得了急病。……」

「怎麼啦？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

「他不幸在九月十二下午死了。」

志華說完了這句話，眼淚在眼角旁已湧了上來。永潔在問着他他的時候，身子已經有些抖動得厲害，聲音幾乎哽咽住了。直聽到死了兩個字，她祇覺一陣子眼花撩亂，頓時哇的一聲，口吐鮮血，身不由主早已仰天跌了下去。素雲慌忙蹲身去抱，但永潔已經人事不省了。而且嘴角旁沾了絲絲血水，她又急又怕，忍不住哇的一聲哭起來。志華一面流淚，一面幫着素雲把永潔扶起，口中連連叫着永潔的名字。過了一回兒，永潔纔悠悠醒轉。她既醒了

過來，卻並沒有哭泣。反而向素雲低低的說道：

「妹妹！你不要哭，我沒要什麼。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有些站腳不住，請你扶我回房去吧！」

素雲聽了，慌忙收束了眼淚，遂把永潔扶回房中的床上躺下。又倒了一盃開水，給她漱了口。低聲兒含淚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是有病之人，你千萬不能過分的傷心，你終得譬開一些兒。」

「唉！天公待人，何其酷耶？」

永潔言罷，淚如雨下。素雲想起了永強在外，生死未卜，一時更加悲酸，因此陪着永潔，也流淚不已。這時志華從房外慢慢步入，站在床前。說道：

「永潔！生死大數，非人力挽回，我希望你保重身子。……」

「伯父！他……的信，你……交給我一看。」

「這封信我看過後已經被我毀了，你就不用看罷！」

「伯父！你……你……難道連他最後一些字跡都不肯給我見見嗎？」

永潔聽這封信已被毀了，她傷心得再也忍熬不住了，於是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。志華也老淚縱橫的說道：

「潔姑娘！我對不起你，我是爲了你的病體，我不願你再瞧這些傷心的文字，你……就原諒我罷！孩子！在這個國難時代，我希望你不要爲了這些兒女私愛，而徒然自

傷身子。」

「伯父！是的，我不敢再這麼的傷心。」

永潔滿面羞愧的神情，方纔停止哭泣的回答。但她的眼淚還是從眼角旁像珍珠一般的滾落到粉臉上，從可知她心中是悲痛得這一分樣兒的程度。素雲覺得伯伯未免有些殘忍，一個心愛的知音人死了，連傷心都還受了束縛，這在永潔確實是感到太可憐了。於是十分同情的說道：

「伯伯！我說姊姊心裏傷心，倒還是給她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比較好一些。否則，悶在胸口裏反會成病的。」

「是的，我……我……的見解也許錯了。」

志華聽素雲說的實在也很有道理，這就覺得自己不能瞭解女孩兒家的心理，到底是她們姊妹兩人知心一些。於是點點頭兒，又退出房外來了。永潔見志華走後，她方纔握着嘴兒又悶聲地哭出來了。素雲陪着她一同哭了一回，見永潔有些透氣了。這纔勸阻她說道：

「姊姊！多哭也沒有益處，你也要爲伯伯着想，伯伯見你哭泣，他嘴裏雖勸你不要傷心，其實他老人家心中又何嘗不是像刀割一般的難過哩！」

「唉！想不到我真的會命薄如紙。勇超上次來信，說他向店裏請了半個月的假期，還預備趕着給伯父來拜壽呢！誰知他就作了他鄉的亡魂。一個年強力壯的青年，尙且不幸中途夭折，那像我這樣多病之身，又豈能久乎！」

永潔說到這裏，長嘆一聲，淚又泉湧。素雲聽了，腦海裏也浮上了勇超的人兒，他從前和永潔同班在初中畢業。後來永潔雖輟學在家，但勇超卻時常去探望永潔，兩人很爲知心。萬不料老天不肯成人之美，竟把他們生離死別的拆開了。這真是：「造物忌人真太酷，那許人間見白頭？」素雲思忖到此，陡憶自己和永強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？由不得將他人之傷悲，哭自己之心頭，因此眼淚亦滾滾而下。兩人正在各自傷心，忽然見冷秋匆匆的進來。一見她們悲泣的情形，倒是吃了一驚，叫了一聲啊呀這是怎麼啦？忍不住怔怔地愣住了。

四 一貧如洗慶壽辰衆生承歡

素雲回頭一見冷秋到來，自然不好意思再流淚了，於是拿帕兒拭了拭眼皮，又在永潔頰上揩了一下。向冷秋說道：

「冷秋！潔姊在傷心，你快說個笑話來聽聽吧！」

「潔姊爲什麼傷心？難道你欺侮了她嗎？」

冷秋不明白地神氣，故意向她笑嘻嘻的問。素雲啐了他一口，笑噴道：

「你問得一些也不討人歡喜，我如何會欺侮潔姊呢？」

「那麼難道是我欺侮潔姊了嗎？」

冷秋這句話，纔說得素雲笑起來。但一回卻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，遂把賀勇超在鄭州病故的消息，向冷秋告訴。冷秋對於永潔和勇超彼此有這分兒情義，他原是不知道的。此刻聽

了素雲的話，心中不由暗暗的想道：勇超死了，雖然在同學的友情上而說，大家原該一揮傷心之淚。但永潔竟然痛哭昏絕，而甚至於口吐鮮血。從這一點看來，顯然他們的友情並不是和普通同學關係可同日而語了。這樣說來，在過去這六年之中，我幸虧對永潔並沒有求愛的舉動。否則，不是也會遭到她的拒絕嗎？不過現在給我倒是一個好機會，慢慢地我得向她表白一番真心不可。冷秋心中雖是這麼的想，不過表面上卻絕對不顯形於色。還表示非常沈痛的樣子，嘆了一口氣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潔姊！人死不能復生，事到如此，也祇好歸至於他的命運，你是個病兒纔好一些的人，應該保重身子要緊。況且明天是老師的大壽，你若病倒在床，叫老師心中不是也很難受嗎？」

「冷秋這些話倒是很正經的，姊姊！我勸你想開一些兒罷！」

永潔見大家殷殷勸告，自然不好意思再傷心了。遂點頭稱謝，說不再傷心了。正在這時，志華陪伴張惠康醫師進房，但他臉上卻顯出驚異之色。問道：

「奇怪得很，是誰去掛了號的？」

「伯伯！是我請張大夫來給姊姊瞧病的。」

素雲聽了，連忙起身回答。志華心中非常感愧，因為在張大夫的面前，遂也不便多說什麼。這時冷秋已把一張椅子移到床邊，給張大夫坐下。按過永潔的脈息，看過舌胎，問了幾句病情，然後坐到桌子旁開藥方去了。志華見張大夫在藥方上先寫着幾句道：脈浮神虛，肺

弱多咳，且又貧血，乃初期肺病之現象，宜潤肺止咳，補血治之。

志華見了這些字句，心中暗暗吃驚，一陣辛酸，幾乎要掉下淚來。暗自想道，這可憐的孩子，竟生了這麼可怕的肺病，那不是我害了她的終身嗎？於是等張大夫開好藥方，便送他出來。低低問道：

「大夫！我這孩子有沒有救星呢？」

「需要好好兒的休養，那纔不至於十分的危險。」

張大夫說着話，管自的走了。志華心頭彷彿有尖刀在割一般的疼痛，他覺得從來也沒有這樣傷心過，因此眼淚益發大顆兒的滾下來了。這時冷秋匆匆的出來，說道：

「老師！藥方呢？我撮藥去。」

「錢……錢怎麼辦？我問老和尚借去。」

「別忙，老師！素雲已把錢交給我，我馬上去撮藥。」

冷秋在志華手中拿過藥方，便向外面急急的走了。志華十分感愧，回身走進房中，向素雲望了一眼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素雲！你這麼熱心仗義，叫我又感激又惶恐，唉！我枉爲活了這一把年紀，連一個姪女兒都不能養……」

「伯伯！你別那麼說呀！我和姊姊情同手足，這些兒小事算得了什麼呢？」

「伯父！這是我們做兒女的沒有能力，要如我能在社會上幹些工作的話，何至於累伯

父過這麼的苦日子。」

「好孩子！你別說了，叫我心中真是愧死了。」

志華聽永潔這樣說，忍不住失聲哭了。永潔於是含淚勸住了伯父，並且催他可以上課教書去了。素雲也低聲說道：

「伯伯！等冷秋撮藥回來，我會給姊姊去煎藥的，你放心好了？」

「素雲！我說不出怎麼謝謝你纔好？永潔！你切不可要辜負素雲待你這一番熱情，千萬不能再傷心哭泣，因為這些足以影響你的病體。」

「伯父！我知道，你教書去罷！」

永潔點點頭兒回答，志華方纔到前面課堂裏去了。這兒永潔緊緊地握了素雲的手，十二分誠懇的望着她粉臉。說道：

「妹妹！我也說不出什麼感激的話來謝你纔好，我祇有新禱上蒼，保佑你能夠永遠的健康，永遠的幸福罷！」

「姊姊！我也希望你永遠的健康，永遠的幸福。」

永潔卻搖搖頭，苦笑了一下，眼淚忍不住又落了下來。不多一回，冷秋撮藥回來，素雲遂給她拿到廚房裏煎藥去，冷秋陪着她略為談了一回，因為有事情要去幹，遂先走了。這兒素雲把藥汁煎好，端着進房，服侍永潔喝下藥後，又勸她靜靜睡一回兒，她方纔管自的回家去了。

永潔躺在床上，那兒能夠睡得着呢？心中想起六年前和勇超分別時的一幕，彼此海誓山盟，心心相印。多少柔情如水，蜜意如雲，萬不料今日祇落得眼前這麼的悲慘結局。痛定思痛，忍不住又暗暗地傷心了一回子。

一回，永潔又細細想道，勇超這最後的來信，伯父說被他毀了。但據我猜想，伯父決不會給我毀的，因為伯父也是一個至性之人，他如何肯幹這些不情的事呢？我想他一定給我保留着，等我病體好後，他自然會交給我看的。想到這裏，忽又轉念道，這我也不過猜想而已，究竟毀了？還是保留着？這當然還是一個問題。我何不趁此刻伯父不在，就到他房中去找尋找尋呢？永潔一片癡心，真也可憐。雖然混身沒有力氣，但她竟也掙扎起床，一衝一拐的支撐着到伯父房中去了。

永潔拉開伯父的書桌抽屜，不用找尋，果然見一封信赫然呈現在眼前。信封上寫着黃永潔小姐親啓七個字，那字跡寫得潦草十分，可想他在病中寫這封信，手是顫抖得那一分樣的厲害。永潔沒有見到信中的詞句，她先心酸起來，淚下如雨。急急伸手取了信封，振作精神的回到自己房中。在倒下床去的時候，卻一陣咳嗽，又連連的氣喘不止。定了一回神，方把信兒仔細來看，卻根本沒有啓封過。芳心暗想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伯父如何肯私拆小輩的信件呢？於是急急拆開信封，取出信箋。屢閱唸道：

永潔學妹如握：我在提筆之前，眼淚已濕透衣襟矣！這在你固然夢想不到，就是我自己又豈能意料耶？上次一函，想已收閱；我已請假核准，擬於本月十二日動身返里，

一來與妹踐白頭之約，二來向老師慶賀大壽，無奈失意之人，命薄如紙，竟於十日之夜，突患急症。雖經母舅送入醫院，但醫者謂此係急性腦膜炎，恐不易救治。吾聆斯語，心爲之碎，腸亦斷矣！嗚呼！晴天霹靂，驚我好夢，吾將作他鄉之亡魂矣！然死神既降臨於頭上，縱有盧扁之醫，恐也無能挽回。故吾不得不掙扎握管，作書與吾妹訣別也。回憶與妹在故鄉一別，荏苒光陰，倏已六易寒暑，曾記得臨別之時，吾約妹三年爲期，決歸故里，與妹共圓好夢。但妹竟願終身以待，雖十年念年，此心終不變也。如妹之多情癡心，誠天地古今第一人，此非過甚其辭也。奈恨我福薄緣慳，遽邇中途夭折，從此生死遙隔，此生不復有相見之日。痛也何如？恨也何如？然死者已矣，生者如妹，其痛恨之程度實遠深於吾也。春花秋月，虛度青春，吾累苦妹矣！早知吾如此不壽，又何苦累妹望穿秋水，空等六載有餘，使吾妹徒然耽擱終身，我罪實深。但此係天心之太酷，亦非吾所願，還希吾妹諒鑒，勿責薄情是幸。聞鳥之將死，其鳴亦哀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亦善。吾死之後，望勿悲哀，宜善自珍重，早圖歸宿，減吾之罪孽耳！垂死之人，語無倫次，心碎手顫，不盡欲言。唯執妹所贈之手帕，頻頻拭淚，口呼永潔而已。此生無緣，當期待來生耳！草此奉達，順頌

近

永潔一面流淚，一面讀信，讀到近字之時，卻見下面沒有字句了。仔細一想，方知他已經無力再寫，大概昏倒床上了。一時悲痛欲絕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哭了一回，自己也昏絕過

去了。不料這時，志華因爲不放心永潔，所以叫學生們自修功課，他又急急到房中來看望永潔。祇見永潔倒在床上，旁邊還有兩頁濕透了眼淚的信箋。起初還以爲永潔睡着了，直到看完了這封信，方纔知道永潔是傷心得昏過去的。於是抱住了永潔，一面連連搖撼她的身子，一面又哭叫不止。過了一回，永潔纔悠悠醒轉，呀了一聲，透出一口氣來。一見自己倒在伯父的懷內，她忍不住又嗚嗚咽咽的哭了。志華淚下如雨的說道：

「潔姑娘！你不要傷心呀！勇超這孩子福薄，他纔短命而死。你見他信中既然這麼的勸告你，我以爲你也不要辜負他纔是。」

「伯父！他福薄，我命苦，這還有什麼可說呢？」

永潔回答了這兩句話，又淒然啜泣。志華嘆了一口氣，方低低說道：

「冷秋家境雖貧，但人品很是忠厚，我倒頗有此意……」

「伯父！你不必說了，我是個苦命人，今生不敢再有此想矣！」

「孩子！你何出此言？你尙年輕，且和勇超並無嫁娶之約，難道你爲他要獨身到老嗎？這叫勇超在天之靈，也不能安了。」

「伯父！你不知道，我並非爲了勇超而萬念俱灰。實在因爲體弱力衰，病根已深，恐不久於人世，故而又何必累害他人呢？」

志華聽她這樣說，也不由放聲大哭，揮淚不已。永潔見伯父如此哀痛欲絕，連忙止了自已哭泣，反而安慰他，說道：

「伯父！你不要這樣傷心呀！」

「孩子！我害了你，我沒有能力，這幾年來，我竟害得你這麼的體弱多病，我也無意於人世了。」

志華邊泣邊說，咽不成聲。永潔心碎腸斷，淚亦如雨。爺兒倆哭泣了一回，還是永潔勸住了志華，並且含了苦笑，說她決不會死，她還要好好兒的做人，志華也不忍多使她傷心，叫她保重要緊，方纔又到課堂裏去了。

次日早晨，天氣晴朗，太陽光暖和的照着了大地，小鳥兒吱吱喳喳的在樹枝上互相鳴和，這空氣是充滿着愉悅的成分。志華照例先要看報紙，唸讀戰時消息。忽見永潔由房中掙扎地跨步而出，這就放下報紙。驚慌地說道：

「你這麼早起來幹嗎？快去多躺一回兒吧！」

「伯父！我今天好得多了，你瞧，今天天氣特別的好，我心裏十分的高興。」

永潔此刻還站在門框子中間，一手扶了門框，一手理着頭髮。淡白的粉頰上，浮現了一絲微笑，低低的說。志華聽了，還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。但忙也附和着說道：

「天氣好，你到後花園去散散步，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也好的。」

「伯父！你怎的忘了？」

「我忘了什麼呀？」

「今天是你老人家的生日呀！」

「哦！哦！我的生日？就……就……是呵！我……我也有五十歲了。」

志華方纔猛可的記得了，他哦哦地響了兩聲，苦笑地回答。永潔很快的走到志華面前，很費力的跪了下去。磕着頭說道：

「伯父！我給你拜壽。」

「起，起，起來，好孩子！你有着病哪！還來這麼一套幹嗎？你伯父窮得這個樣子，還有什麼生日兩個字呢？」

志華又歡喜又難過，連忙伸手把她扶起，含了眼淚，感慨地回答。永潔在椅子上坐下，她似乎因爲一跪一拜之後，感到吃力，微微的喘氣。說道：

「伯父！你不要這樣說，窮沒有關係，一個人生日終有的。瞧老天陰沉了好多日，今天開了陽光，不是也在慶賀伯父嗎？」

「是的，窮沒有關係，我不怕窮，我也不怕苦。但我祇怕一個人活在世上，沒有幹出一些事業和成績來。永潔！這好像一個夢似的，你伯父已經五十歲了，但我的事業在那兒呢？我教了近三十年的書，我的成績又在那兒呢？」

志華點點頭，但他說到後面，卻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表示無限羞愧的樣子。永潔逗了他一瞥溫情的目光，低低說道：

「伯父！你有成績的，你教了這三十年的書，在你嘔盡心血費盡精神的教導之下，也不知教了幾千個學生？他們都向社會上跑了。這就是你的成績啊！不說別人吧！至

道：

少，我就是你的一點成績。我本來是個什麼不懂得，普普通通鄉下姑娘，可是，伯父你撫養我，你教導我，使我知道了，幫助你，服侍你，這就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事。伯父！你那種百折不撓辦學的精神，可說是世界上最有意義的事，所以我服侍你也就有意義。伯父！你以為我這話可說得對嗎？」

「是！是！你說得對，好孩子……」

永潔這一篇話聽到志華的耳朵裏，他心頭是得到了無上的安慰。情不自禁的走了上去，把手摸着永潔的頭髮。他含了笑容，繼續地說道：

「我們爺兒倆相依爲命，你是我的臂膀，我是你的靈魂。祇要我們在一塊兒，我們什麼苦都不怕，什麼困難都度過去。我今年雖然是五十歲了，可是我還並不算老，我還得拚命讀書，我還得拚命教書。一直到我死了爲止，死後，好教人說，我黃志華不愧是個讀書的人。」

「伯父！你真正不愧是個孔門中子弟，我在伯父大壽的今天，我得高喊教師萬歲！伯父萬歲！」

志華歡喜得眼淚滾滾地落了下來。拍拍她的肩胛，卻又含了滿面的笑容，立刻接下去說

「我還得高喊潔姑娘萬歲。」

「伯父！我怎麼能當得你這樣……」

「像你這麼好的姑娘，世界上少得很，少得很，我應該祈祝你的。好孩子！你去躺躺吧！」

志華不等她說完，便又微笑着回答。永潔今天纔是第一次這麼的高興，她頰上的酒渦兒深深地掀起來。笑道：

「伯父！我不去躺，回頭我還給您招待客人哩！」

「客人？誰？難道還有什麼人知道我今天生日嗎？」

「噯！素雲，冷秋，他們回頭都要來向你拜壽的。伯父！素雲並且還送來一百元錢的賀禮。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又是你告訴他們的了？我的生日，連我自己都也忘了，你爲什麼要記牢在心裏呢？這些錢不該受，你爲何不還給她？」

志華皺了眉毛，有些埋怨她的口吻，低低的說。但永潔卻抿了嘴兒，祇是微微的笑着。說道：

「我原不肯收下的，但素雲哭了，她說我瞧不起她纔不收這筆禮。我問她爲什麼不親自送到伯父手裏？她說怕伯父罵她，她怕你，所以叫我代收。我沒有辦法，想想素雲也是一片盛情，豈能堅拒？反叫她心中難過，所以我就收了。伯父！昨天我已託廚房裏老和尙代買壽燭一雙，壽香一支，還有壽麵兩盤，他此刻怎麼還沒有送過來呢？」

永潔絮絮地告訴着說，說到後面，探頭又向院子外望望，表示有些着急的樣子。志華聽了，覺得素雲這姑娘用心也良苦的了，她要送我禮，還怕我罵她，唉！我多麼的惶恐呢！志華正在感愧地想着，忽然見那個打雜的老和尚匆匆的進來，手裏拿了麵和燭香，還向志華連道賀。一面向永潔說道：

「黃姑娘！對不起，我今天因為另外有了別的事，所以把你的事辦得遲了一些，真對不起！」

「大師父！你別客氣，此刻你把這些東西已全給我辦舒齊了，那也不算什麼遲呀！」永潔笑盈盈的站起，她此刻因為心中高興，所以精神也會好了許多。連忙把燭香插在燭台上，然後用火柴點着了壽燭，又把兩盤麵供在上面。室中經過這樣的一擺設，也就像着是個做生日的樣子了。志華看在眼裏，真是十二分的感動。遂向永潔說道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潔姑娘！你別辛苦了，該去息息罷！別爲了我，又累了你乏力。」

「伯父！我一些也不累，你別急呀！大師父！謝謝你，回頭請你吃壽麵。」

那個老和尚一面笑着答應，一面也就管自的回到廚房裏去了。不多一回，忽聽院子外一陣雜亂的腳步聲，接着走進五六個青年來。爲首那一個就是冷秋，他搶步上前的跪了下來，接着那其餘的四五個青年也一同跪下，大家叩了頭。還不約而同的齊聲叫道：

「老師！我們來向您拜壽。」

「啊！快起來，快起來。國難當頭，敵人快要打到這兒來了，還祝什麼壽呢？我知道

又是冷秋弄出來的花樣景，把大家都請來了。」

志華突然瞧到了這個情景，心裏不免又驚又喜，因為他們人多，自己也不曉得該去扶那一個纔好？因此祇好連連的擺手，叫他們大家都起來的意思。但立刻又感觸十分的樣子，向冷秋低低的埋怨。大家起身之後，冷秋望了衆同學一眼。說道：

「都是他們自己記得老師大壽的日子，所以約我一同來拜壽的，老師不信，可以問他們的。」

「老師！您的生日，我們都記得的。」

那個王維忠連忙插嘴笑着說，於是大家也附和着說我們早已記得今天是老師五十大壽。志華這就弄得無話可說，回眸一見屋簷下還放着兩隻竹籃子。於是忙又問道：

「外面籃子裏放着的是什麼？我告訴你們，什麼禮我全都不收的。承蒙你們記得我，我已經是夠歡喜的了。」

「哦！老師！這不是什麼禮物，不過是我們合夥兒送來一些酒菜，預備和老師一塊兒吃的。十年之中纔有這麼一天，我們師生之間不是難得的大家應該喝幾盃嗎？」

冷秋聽了，方纔含了笑容，誠誠懇懇的回答。王維忠在幾個人之中比較會說話一些，所以他也立刻插嘴說道：

「老師！您的脾氣，我們早已知道了，曉得您是不肯收禮物的。所以我們祇拿一些酒菜來，無非是大家熱鬧熱鬧。名義上好像是爲了請請老師，但實際上仍舊是我們自

己吃了去哩！所以老師千萬別客氣罷！」

「伯父！難得他們誠心誠意拿了來慶祝您老人家，那你就實受了罷！我給你們取盃筷去。」

永潔見冷秋居然通知了這麼多同學想出這樣一個聚餐的辦法來，一時十二分佩服他的聰明。因為伯父平日是多麼的孤寂，今天五十大壽，雖然是十二分貧困，但還有學生們來給他老人家熱鬧一番，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呢！這給伯父寂寞的心頭，不是也會得到一些暖意的安慰嗎？所以她揚了眉毛兒，心中歡喜萬分。也不等伯父答應，就先笑盈盈的說，一面轉身要到廚房裏去的樣子。冷秋連忙說道：

「潔姊！你別忙，我們知道你不舒服，所以不用你費一些心，什麼盃筷酒壺匙碟，我們全都自己帶來的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，難為你們想得那麼週到。」

「你昨天喝了藥後，比較好些嗎？」

「好多了，你瞧我不是硬朗得多麼？」

冷秋走近一些過去，放低了聲音，又很關心的問她。永潔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，一面回答，一面又向他努努嘴。冷秋回頭去看，見王維忠、林孝樹、吳瑞良等一般同學已動手把竹籃裏的酒菜盃筷等搬到桌子上來了。這纔急忙趕了上去，幫着他們一同搬取。然後拉了志華，說道：

「老師！您就在這兒上坐罷！這裏我們五個人，連潔姊一共六個就挨次的坐下，齊巧一桌，維忠、孝樹，喂喂！我們可不用客氣，就坐下罷！」

「伯父！我不坐了，你們大家熱鬧熱鬧吧！」

「是的，你該去息息了，我有這許多人陪着，我不寂寞呢！」

志華聽永潔這樣說，知道她實在是因為坐不住的緣故，否則，她一定會助興向自己敬酒的。於是略為有些難過的說。永潔點點頭，當她回身跨入房中去的時候，陡然想起了死去的勇超，她忍不住偷偷地又流下淚來。

冷秋心中也有些難過她的病體，但卻不好意思顯形於色。祇好站起握了酒壺，先向志華滿斟了一盃。然後挨次的在各人盃中斟滿了酒，大家舉起盃子，向志華說道：

「老師！我們給你祝壽。」

「謝謝你們，我實受了。」

志華很興奮的舉盃，一飲而乾。就在這時，忽見素雲穿了很華麗的衣服，也急急的奔過來。一見衆人，便呀了一聲。說道：

「我來遲了，伯伯！你的運兒可真不錯，瞧，太陽開得多猛的。我來給伯伯拜壽。」

素雲一面說，一面向志華早已笑盈盈的跪拜了下去。志華連忙把她扶起，也含笑說道：

「快起來，一同喝酒吧！」

「素雲！你遲到了，應該罰酒。」

「你這人說話又沒道理，我該先向伯伯敬酒纔對，怎麼倒向我罰酒了呢？」

冷秋說的話，終讓素雲駁了回去。她一面在冷秋身旁那個空位上坐下，一面斟了盃酒，親自送到志華的面前。志華含笑接過，又一飲而盡。素雲見座上沒有永潔，遂忙問潔姊怎麼了？可曾好一些？冷秋道：

「剛纔她也在這兒，此刻進房休息去了。」

「讓她一個人悶在房中不是太冷靜嗎？我叫她一塊兒來喝些酒吧！」

「不！素雲，你別去叫他，她身子沒有力氣，還是讓她休息一回兒的好。我……：……知道，她的病不輕，她最好需要靜靜的休養，但我卻沒有法子可以使她安安靜靜的休養，可憐的孩子，我對不起她，我真有些兒擔心，因為她患的是肺病，……：……唉！」志華說這幾句話，他握着酒盃的手有些兒顫抖，眼淚也幾乎要奪眶而出的樣子，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素雲於是把站起的身子又坐了下來，因為志華這樣悲苦的神情。遂忙又含笑說道：

「伯伯！您老人家不要難過吧，潔姊的病不要緊，老天會保佑她，慢慢地就會好起來的。」

「老師！您辛辛苦苦的教了將近三十年的書，老天不會沒有眼睛，終有一天會叫您得意揚眉的。來，來，我們大家來祝賀老師教了三十年的書。」

冷秋也很識趣的勸解着說，一面向衆同學望了一眼，還把盃子舉了一舉。於是大家附和

着祝賀，舉盃飲酒。志華也喝了一口酒，大有不勝感慨的樣子。喟然嘆道：

「唉！教書近三十年來，祇落得無衣無食，君子憂道不憂貧，我不怕吃苦。可是，教永潔隨着我受罪，我的心中實在淒悲。冷秋！你說老天不會沒有眼睛，但你這話錯了，要曉得我們作了好事，並不是爲着有好報應呀！所以我祇希望教一輩子的書，倒也不希望有什麼揚眉得意的日子。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我現在心中感到難過的，第一，是爲了我的永潔，她似乎不該爲我吃那麼的苦，所以我希望她最近有個很安定的歸宿。第二，是爲了我創辦的這個平民學校，一點兒固定的經費都沒有，教我如何的能維持下去？在今天這個時代，我們已和敵人決一死戰，小學中學，大學教育固然要緊，但平民教育也絕對不能疏忽，我們至少得把每一個平民教導明白，使他們懂得了一些愛國的思想，縱然是頭斷血流，也不能去做敵人的奴隸和走狗呀！」

「老師！你不必發愁，我們這兒幾個人大家向外界去募一些捐，那麼這平民學校的經費不是可以有嗎？」

王維忠聽老師說了這一番話，大有淒然欲淚的神氣，這就提議着這個辦法去安慰他。志華點點頭說道：

「爲我自己的事，我向來不求人。你們瞧我這件破棉袍子足足穿了二十多年了，永潔給我補縫了也不知有多少次數。她叫我有了錢，該先做件新棉袍穿。但我始終沒有這樣做，因爲我知道維持平民學校的經費比穿新棉袍子要緊，我不能爲了自己，而

貽誤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前途。所以我爲公益的事，我差不多天天去求人，我不怕丟臉，也不怕碰釘子。不過社會上的人士，都認爲我太傻，說我不該餓了肚子，破了衣服，專管這些沒好處的事情。他們都要我放棄教書的工作，有的叫我去做賬房，有的叫我去當祕書，唉！你們給我想，我該不該放棄這教書的工作呢？」

大家聽了這些話，一時倒不知該怎麼的回答纔好？面面相覷，卻是相對默然了一回。志華很勉強的哈哈一笑，舉盃說道：

「今天你們是來慶賀我壽辰的，我似乎不該祇管向大家發着牢騷來。我們喝酒罷！向來我不大喝酒，今天我倒要以酒澆愁了。」

志華說完，又喝了一大口的酒，素雲恐怕他會喝醉，遂叫他挾些菜吃。冷秋這時坐在桌邊，卻默默地出神。他在想着老師說的關於永潔的話，他說希望永潔最近能夠得到一個安定的歸宿，那麼他不是把永潔有嫁人的意思了嗎？我家雖貧，但我現在做些生意倒還能賺一些錢。省吃省用，若多一個永潔來吃飯，這我還可以負擔一下呀！冷秋這樣想着，他心中不由暗暗歡喜，預備明天看機會向永潔求婚了。正在這時，忽然園子裏急急的奔進一個學生子來，他一路的還高叫着黃老師。志華站起身子來瞧，卻有些陌生，並不認識。但那學生子已奔到了志華面前，鞠了一個躬。說道：

「黃老師！你不認識我了嗎？我叫徐忠林，六年前我在學校裏還是讀高小五年級的，那時候老師教我們讀常識書。現在我讀高中三年級了，這六年來，我們一級的同學

都很想念你黃老師呀！」

「哦！哦！……謝謝你們都想念我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今天到我這兒來有些什麼事情嗎？」

志華聽了，方纔恍然明白。暗想，原來他也是我手下曾經讀過書的小學生，可是現在變成高中生了，那就無怪叫我不認識他了。於是含了笑容，向他低低的問。徐忠林很興奮地告訴道：

「黃老師！我今天是向你來賀喜的。」

「啊！啊！你……也知道我……今天生日嗎？」

「什麼？老師今天大壽？哈哈！巧極了，黃老師！真是雙喜臨門，我先向你拜了壽，再說罷！」

徐忠林一聽這話，又見上面高點着紅燭，方纔猛可的理會過來。這就一面笑，一面跪下向志華叩頭。志華當然還有些莫明其妙，遂連忙把他扶起。急急的問道：

「你說雙喜臨門，那……個喜？又是什麼喜呢？」

「老師！你從今作了我們的校長了，教育部公文剛剛送到，我一得到這個消息，便急急的來向老師賀喜了。」

這消息一聽到冷秋素雲等衆人的耳朵裏，也由不得代爲歡喜得跳了起來。大家齊口同聲的問道：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這還有假的不成？我們對於現任這個校長的人格道德真是不滿意極了，所以我們懷念着黃老師。想不到現在黃老師果然可以做我們的校長了，那不是天從人愿嗎？」

「老師！這真正是雙喜臨門，我們給你道喜。」

「伯伯！從今天起，您老人家是有光明的前途了。」

冷秋，素雲，維忠等衆人一齊起立，各執酒盃，都滿面堆笑的向志華道喜。志華卻還有些將信將疑，他恍若夢中似的，以手按了額角，彷彿要昏倒的樣子。冷秋原坐在他的身旁，此刻一見志華如此模樣，連忙放下酒盃，伸手去扶。驚奇地問道：

「怎麼啦？老師！」

志華被他一扶，方纔站穩了身子，自言自語的說了兩聲校長？校長？他好像感覺十二分沉重的樣子，嚴肅的說道：

「這……這……是多麼重大的責任呀！教了近三十年的書，我天天盼望我自己能夠辦一個學校，想不到我的夢竟會成了事實。但是，我……有辦學校的本領嗎？況且，我們正在和敵人打仗，這幾天戰事又這麼的不好，萬一敵人很快的打到了這裏，那我怎麼辦呢？我能率領學生們去投降嗎？不能，不能，我絕對不能出賣靈魂！那麼我除非帶着學生子一同向裏面走，但是這又是個多麼重大的責任呀！我能擔當得起來嗎？」

「老師！以你的經驗，學問，道德，辦一個中學那還不易如反掌嗎？你又何必這麼擔憂呢？」

冷秋見他這麼憂慮的自己問着自己說，於是向他壯着膽量的回答。志華微微的一笑，立刻又認真地說道：

「一個小學，一個中學，一個大學，我認爲都是一樣的難辦。小學校長，中學校長，大學校長，也都得負着同樣的責任。盡了責任去辦，有時候還往往不容易辦得好。假使不盡責任的辦，那就更會辦得一團糟似的。誤人子弟固不必說，而且還給國家多造就沒有用的人才，這罪孽不是該打入十八層地獄裏去嗎？所以我真有些委決不下，你們看，我應當去就任，還是應當辭謝呢？」

「老師！那不必豫疑，當然去就職！」

「伯伯！你不是什麼困難都不怕嗎？此刻怎麼倒又怕起來呢。」

冷秋素雲不約而同的回答，他們似乎在竭力鼓勵志華的勇氣。志華這時方纔坐下身子，呆呆地作個沉思的樣子。維忠也插嘴說道：

「老師！這樣一個好機會，失之豈不可惜？想想沒有經濟辦學的痛苦，我認爲老師該抱着大無畏的精神，馬上的去接受政府的委任！」

「老師！我覺得您就非去就職不可！」

吳瑞良和林孝樹也向志華急急的勸告，志華點點頭，正欲回答什麼話，祇見徐忠林走上

一步，非常懇切的語氣。說道：

「老師！你該知道我們學校裏現任的這個校長，他是多麼的糊塗。不但不負一些兒責任，而且專門巴結鎮上那些土豪劣紳。聽說他有兩個太太，都是會浪費的女人，有時候太太在家裏缺少了打牌的對手，居然差人到學校裏來叫校長回家去做她們打牌的搭子。黃老師！你想想罷！這種校長，是不是我們青年的導師呢？況且目前戰局又這麼的不好，萬一敵人打進了這兒，我想這個糊塗的校長，一定會出賣靈魂，貪圖富貴，向敵人投降的。黃老師！他若真的幹出這樣無恥的手段，那麼我們這一般青年不是都爲他個人而做了犧牲品嗎？黃老師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推諉了，你得領導我們向自由的大道進行！我們縱然受盡千辛萬苦，也決無一些怨言的。」

徐忠林這一番話，把志華說得心裏真是感動極了，他猛可的又站起身子，似乎下了一個決心的樣子，伸手握住忠林的手。說道：

「你這話對極了，我不能讓這糊塗的校長來誤了你們的前途！我決定去就職，我要替國家負起重大的責任！忠林！不過，假使敵人打進了這裏，你有把握叫他們這般學生肯拋家的跟我一同向裏面走嗎？」

「老師！我有把握的，我終算也是學生自治會的會長，我還有一些力量使一般同學們能聽從我的忠告；老師！我們有了您這個校長，我們真可說是撥雲見天了。」

「好！那麼你先回校去，我馬上就來就任這校長的職務罷！」

「老師！不！校長！我們回頭見！」

徐忠林十二分興奮的向志華一鞠躬，他便急急的回校去了。這裏志華慢慢的坐下，他滿面堆了欣慰的微笑。這時冷秋維忠等一般同學，一面慶賀，一面都告別要走，說老師辦理校務去要緊。志華也不相留，遂又站起說道：

「這些酒菜你們帶回去罷！」

「不！老師！放在這兒好了，明天我會來取的。」

冷秋連忙含笑回答着說，志華點點頭，他忽然又想着了什麼似的，於是就拍拍冷秋的肩胛。低低說道：

「你先代我送這一般同學出去，你再回來一次，我還有些話跟你說。」

「是，老師！」

冷秋連聲的答應，這兒維忠等衆同學向志華行了敬禮，告別退出，冷秋便也送他們出外。志華見室內祇有素雲一個人站着沒走，遂說道：

「素雲！你現在閒在家裏不是沒有事嗎？」

「是的，伯伯！您有什麼事情吩咐我幹嗎？」

「假使我去做了校長，那麼我辦了這個已經有了六七年歷史的平民學校就沒有人照顧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預備把這個責任負到你和冷秋的肩上去，不知你能抽些工夫出來幫助我嗎？」

「伯伯！我一定竭盡心力的給您維持下去！」

「素雲！好！我和你握握手。」

志華聽素雲毅然的回答，心裏一歡喜，便很快的伸手過去握她的手。正在這時，冷秋匆的回進屋子來。忙問老師有何吩咐？素雲不等志華開口，便先把伯伯的意思向他告訴。冷秋聽了，忙也連聲的回說一定能夠負責的辦下去。志華也和冷秋拉拉手，笑道：

「我要你們幫助我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至於經費這一層問題，我決定把我所得的月薪，拿出三分之二來貼補，你們說好嗎？」

「不要，伯伯！你放心，我會負責擔任這些經費的。伯伯現在做了校長，我說你拿到薪水之後，也該做件新袍子穿了。」

「哈哈！好孩子！我從前不做校長，穿了破袍子，你們也都沒有瞧不起我。難道我做了校長，倒反而有人會看輕我嗎？不會的，不會的。我這件破袍子，至少還得穿他十年哩！」

素雲和冷秋聽志華這樣說，真是肅然起敬，由不得暗暗地頌贊了一回。這時素雲說這樣喜訊兒潔姊還沒有知道，我該去告訴她呢！於是便匆匆的走進房中去了。不料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忽然院子外面急匆匆奔入一個少年軍官，他的左臂，套在頸上掛着的一條白紗布的圈子裏，顯然是受過了傷的。他一見志華，便搶步上前。叫了一聲爸爸，永強來拜壽了，他便跪倒叩頭下去了。

五 縱海枯石爛生死相從情不移

志華做夢也想不到突然有一個少年的軍官會向自己跪下來叩頭，還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爸爸。一時驚喜欲狂，連忙把他扶起，兩眼呆呆地望着他的臉兒，原來果然是自己的兒子永強，他歡喜得不知該說什麼纔好？眼淚會撲簌簌的直流到頰上來了。倒是冷秋在旁邊哈哈的笑着：

「永強！你回來了？我們六個年頭不見了，你還認識我嗎？」

「冷秋！我如何會認不得你？咱們是好朋友呀！」

永強回過身子，伸手和冷秋緊緊地握了一陣，也笑哈哈的說。一面又向志華望了一眼，因為見爸爸流着眼淚，遂把身子偎了過去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您爲什麼不說話？您心裏難過嗎？」

「不！……我……不難過，因爲……我……心裏太歡喜的緣故。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！我們爺兒倆整整地分別了六年，今天爸爸大壽，孩兒還有機會趕回來給你老人家叩頭，這實在是太歡喜的事了。」

「永強！你……好像長得更高大了，身體也越發結實了。祇是你的臉兒黑得多了，不過卻更顯出你那種軍人威武的精神來。冷秋！你看看我的永強，他的氣概多麼雄壯啊！我當初就說他最適宜於當軍人的，果然，我的老眼可比你們強呀！」

志華一面拭着眼淚，一面含了笑容，他這回子開了話匣子似的，滔滔地說着，表示真有些兒得意忘形的神氣。冷秋聽了志華的話，果然用了相面先生那樣目光，望着永強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回。笑道：

「永強！你現在是個什麼官銜了？可了不得，腰間還備有木殼鎗呀！」

「小得很，小得很，是個小小的營長而已。」

「營長可不小呀！你手下已有五六百個弟兄可帶了，永強！你這六年中的成績真不錯，我先來賀你一盃。」

冷秋聽了，卻把大姆指一豎，十分羨慕而又十分誇獎的說。一面在桌子上斟了一盃酒，親自送到他的面前。永強伸手接過，卻轉遞到志華的面前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孩兒先敬您老人家一盃，祝您長壽。」

「好！好！那麼你……你也喝一盃，你也喝一盃吧！」

志華接了兒子送過來的酒盃，十二分興奮的說，他一面已把酒兒喝下肚子去了。冷秋聽了，早已又斟一盃，但永強卻搖搖手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軍醫囑咐過我，我不能喝酒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冷秋很粗心的問。

「永強！你……你……這個傷……不要緊嗎？」

志華當然比冷秋心細得多，當時早已明白永強不能喝酒是因爲手臂受傷的緣故。所以心

中又覺得十分疼痛，連忙走進一步，顫抖地伸手去摸他的左臂，大有眼淚汪汪的樣子。永強卻毫不介意的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，是掛了一些兒小彩，那算不了什麼希奇，一個當軍人的要沒有掛上了彩，這還能算是一個勇敢的好男兒嗎？」

「對！對！永強！你進步了，我心裏高興極了，我養了你這麼一個兒子，我終算沒有白養。我也告訴你一件歡喜的事吧！政府已有公文到來，你爸爸做了這兒國民中學的校長了。」

「啊！真的嗎？那叫我確實是太歡喜興奮了。爸爸！你的理想，不是已經達到事實了嗎？那我做兒子的又得賀您老人家一盃。」

永強忍不住樂得啊的一聲叫起來，很快的把桌子上那盃冷秋樹上的酒又去拿來，雙手捧到志華的前面去，笑嘻嘻的說。志華沒有推拒，立刻一飲而乾。說道：

「永強！你先到房中望望你的姊姊去，我此刻得到學校裏去接任視事，我們爺兒倆回頭再來談吧！」

「好的，爸爸！您快去幹公事要緊。」

「冷秋！你有事也去罷！別在這兒多耽誤。」

「老師！我沒有什麼要緊事，今天永強難得的回家來了，我得陪着他多談一回兒！」志華聽了，十分歡喜，連連說了兩聲也好，便匆匆的奔出院子外去了。這裏冷秋拉了永

強的手，一同走入永潔的房中。祇見素雲和永潔坐在床邊正絮絮地說着話。冷秋早已放大了聲音，高叫着道：

「素雲！你快來瞧瞧呀！這是什麼人回來了？」

「誰呀？誰呀？」

素雲永潔見冷秋陌陌生生的陪了一個軍人進房，兩人芳心裏倒是吃了一驚，忍不住慌張地急問。永強哈哈地笑道：

「姊姊！雲妹！你們仔細的瞧瞧我，我是什麼人呀？」

「啊呀！你……是永強嗎？我……我……們在做夢嗎？」

素雲一見永強，她是反而呆呆地愣住了。還是永潔卻啊呀了一聲，顫巍巍的站起身子，伸手摸着自己的額角，驚喜得疑心參半的問他。永強搶步上前，先把永潔手兒緊緊地握住。因為六年不見到姊姊，此刻突然瞧到永潔這麼憔悴的芳容，他剛強的心頭也會辛酸起來。忍不住哽咽着喉嚨，低聲叫道：

「姊姊！你……你……怎麼會消瘦得這一分兒模樣呢？」

永潔的心裏本來還有些糊糊塗塗的，此刻被弟弟的一提醒，方知自己實在瘦得兩頰無肉的了。她一陣子悲酸，沒有開口回答，卻是淚下如雨了。永強見姊姊哭泣，一時也哭起來了。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莫非有病在身上嗎？」

「是的，潔姊最近時常的鬧着不舒服哩！」

冷秋紅了眼皮兒，在旁邊低低的告訴。永強皺了眉頭，嘆了一口氣，逗了她一瞥歉意的目光。難過地說道：

「姊姊！弟弟把這一個家丟給你一個人操勞心力，累你受苦受難，因此使你身子磨折得這一分兒的衰弱，這叫弟弟心中如何對得起你？」

「弟弟！你不要說這些話，家中一切，原有伯父維持，我根本受不着什麼苦難的。最近我不過略爲受些兒感冒，沒有關係，睡一兩天就會好的。況且昨天承蒙雲妹熱心愛我，我已瞧過大夫了呢！」

永潔是個賢淑的姑娘，她見弟弟傷心流淚，遂反而用了溫情的口吻，向他低低的安慰。永強聽了這話，方纔把目光轉移到素雲的臉上去，祇見她粉臉卻越顯得紅潤潤的了，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青春。不過她此刻眼角旁，也湧現了晶瑩的淚水。秋波含情脈脈的，祇管向着自己嫵媚的偷瞟。於是走了過去，意欲和她握手。但素雲卻沒有把手伸過來，所以他祇好把伸出去的手，又抬上去摸了自己一下額角。說道：

「雲妹！我知道我走了之後，我的家一定承蒙你時常來照顧的，我心裏真不知該怎麼的謝謝你纔好？」

「……」素雲沒有回答，卻把眼淚益發大顆兒的流下來了。

「雲妹！你怎麼老是呆望着我不說話呀？難道我們分別了六年，你就不認識我了嗎？」

我雖然穿了軍人的衣服，可是我的人樣兒還沒有什麼改變呀！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在想呢！」

良久之後，素雲纔含了嫵媚的笑容，回答了這一句話。永強聽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，奇怪地追問道：

「你在想什麼呀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在想不知道第一句應該向你說些什麼話纔是？因為我心裏跟你要說的話實在是太多了。」

素雲的眼淚，隨着她的話聲一同撲簌簌的流了下來。冷秋永潔聽她說得又癡心又多情，一時倒忍不住被她引逗得笑出聲音來。素雲被他們一笑，這纔猛可的理會了，芳心中倒又覺得無限的羞澀，兩頰一陣子熱燥，連她耳朵都紅了起來。因此把身子一扭捏，卻逃出房外去了。永強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遂赧赧然的笑道：

「素雲這姑娘真有趣，還是那麼的孩子氣哩！」

「永強！你懂得素雲逃到房外去的意思嗎？她心中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跟你單獨的訴說哩？快去罷！瞧你們真也相思得太苦的了！」

冷秋卻半認真半打趣的向他笑嘻嘻的說，永強這就更加難為情了，啐了他一口，管自的去扶永潔身子。關心地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既然有些不舒服，那麼你躺着罷！爸爸做了國民中學的校長了，這真是雙

喜臨門，你知道了沒有？」

「雲妹剛向我告訴過，弟弟！不但是雙喜，而且還是三喜呀！」

「還有一喜是什麼呢？」

「是你回家了呀！這不是叫人歡喜嗎？弟弟！戰場上一定很辛苦吧！瞧你臉兒，真是蒼老得多了。況且，……你……的手臂，是中了鎗彈嗎？」

永潔笑盈盈的說到後面，又微蹙了眉尖兒，輕輕的摸着他的左臂，有些肉痛的樣子。永強安慰她說道：

「我已經復原了，沒有什麼關係，姊姊不用難過的。」

「那真是謝天謝地，弟弟！你跟雲妹去談回兒吧！這幾個月來沒有接到你的來信，可憐她心中也代你多麼憂煎哩！」

永強聽姊姊這樣說，又見冷秋望着自己神祕地笑，這就不好意思馬上出去找素雲談話，兀是站着不走。但永潔卻推他的身子，連說去去去。永強這纔很快的走出房外，但卻不見素雲的人兒，他忍不住跨出院子，連連叫了兩聲素雲。祇聽素雲的聲音。回答了一聲我在這裏呀！永強仔細的望去，方見素雲站在假山旁，向自己笑盈盈的招手。永強於是三腳兩步的奔了上去，這回兒他大了膽子把她手兒緊緊地握住了。叫道：

「素雲！這好像做夢似的，一轉眼之間，我們竟分別六年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？但我覺得這六年的日子太悠久了，彷彿是過了六十年般的，我孤單單的真

是覺得太無滋味了。」

素雲把身子偎到他的懷內去，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媚眼，撒嬌地說。永強抱了她的肩，忍不住笑道：

「假使我們真的隔別了六十年，今天相逢在一起，我們的人兒不知又變成了怎麼樣了呢？」

「那不用說，我的頭髮全白了，恐怕連牙齒都掉落得一粒也沒有了。而你呢？一定長成了長長的白鬍鬚了。」

永強聽她這麼天真的回答，一時忍不住感到她的可愛。兩人都嘻嘻的笑了。過了一回，永強方低低的說道：

「雲妹！你爲什麼不進大學去讀書呢？」

「你也沒進大學，我怎麼能去讀大學呀？」

永強對於她這兩句話，倒是不禁爲之愕然。不明白地望着她。問道：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我是我，你是你，各人的環境不同。爲了我，如何能誤了你的前程呢？」

「你這人真笨，這一些意思也不知道的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呢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就告訴我好嗎？」

「……我不告訴你，……你將來慢慢的自然會知道。」

素雲沒有告訴出來，她的粉臉先像玫瑰花似的嬌紅起來，瞟了他一眼，赧赧然的回答。永強悶在肚子裏，自然有些焦急。遂央求着笑道：

「好妹妹！你就說給我聽吧！我們兩人之間，難道還有什麼話說不出口嗎？」

「我告訴了你，你可別笑我。」

「我絕對不會笑你的。」

「比方說，一個小學畢業的女子，她選擇配偶的時候，終希望對方是個中學生。至少也要和自己同等程度的丈夫，那麼才相配。我就舉這一個例子給你聽，那你終該明白我中心意思了。」

「所以你纔不肯去讀大學的？」

永強聽她這麼的說，方纔明白了一個恍然。他心裏這一感動，真是把她愛到了心頭。一面向她低低的問，一面卻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繼續的說道：

「雲妹！那麼你的前途不是爲了我而大受影響了嗎？我真覺得對不起你。像你這麼癡心的姑娘，世界上那兒再能找尋得出第二個來呢？」

「你別這麼的說，其實，我有這些學識也已夠了。我能和你成功……我也很知足很幸福了。」

素雲說到成功的時候，下面把這「一對夫妻」四個字卻難爲情說出口來了。望着他羞答答的一笑，這意態真有說不出的嫵媚可愛。永強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，緊握了她手兒。低

低的說道：

「你爲我這樣的犧牲一切，叫我真不知如何是好？因爲我是個軍人，在這抗戰的時期中，軍人是不能安安閒閒享受着家庭之快樂的。那麼我終不能真的叫你爲我等到頭髮白牙兒掉的呀！一個姑娘的青春是多麼的寶貴呀！難道我能再叫你等我十年八年嗎？」

「這也算不得什麼呀！祇要你在外面不另娶別的女人，那我在這兒終可以等你一輩子的。除非你高陞了，做了什麼軍長總司令的時候，在外面討起三個四個的太太來，那就叫我白等你一場了。」

素雲本來是含了淺淺的媚笑，但聽了他這些話兒之後，臉色就寂寞下來。哀怨地望了他一眼，一面說，一面已滾滾地落下淚來。接着又背過身子去，聳着兩肩，卻雪雪索索的抽噎不停。永強被她這麼的一哭，眼皮兒也有些潤濕。遂拍拍她肩頭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雲妹！這是個什麼時代呢？我……祇知道爲國殺敵，光復河山，我……如何會腐敗到這個地步呢？況且我現在不過是個小小營長而已，軍長，總司令談何容易？就是能應了您的金口，那麼你就是軍長夫人，司令太太，我絕對不要別個女人做妻子。除非我血流沙場，爲國成仁，那時候我沒有辦法，我祇好硬着心腸把你拋棄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你爲什麼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？」

永強見她猛可的回過身子，一面急急的說，一面卻淚如泉湧。於是忙又微微的一笑，望

着她海棠着雨般的嬌容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那麼你應該相信我，我除了國家和爸爸之外，我心目中是祇有你一個人了。」

「我相信的，永強！我們別說這些傷心的話吧！好容易的分別了六年，今天重逢在一起，我們是應該說些快樂的事纔好。」

素雲見他也落淚了，於是忙用手背揉抹了一下眼皮，卻又顯出天真的樣子，微笑着說。永強見她一回兒哭，一回兒笑，總而言之，她是個癡心的女子。遂也不願多說傷感的話，於是拉了她的手，並肩踱到那條小橋上去。說道：

「雲妹！你還記得六年前我們分手的前一天早晨，曾經在這兒和你談着話嗎？」

「我怎麼會忘記？那時候你要向我有個頑皮的舉動，但卻被一個老和尚走來撞散了，是不是？」

永強聽她羞人答答的提起了這一回事，卻又抿了嘴兒嗤嗤的笑。一時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，伸手扳了她肩胛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可是，當天夜裏，你拿鈔票來給我，我們在房中不是曾經來了一個……」

「嗯！嗯！我不許你說下去！」

素雲把小嘴兒一鼓，白了他一眼。一面揚了手兒卻要打他的神氣，一面卻像孩子那麼的撒起嬌來。永強嗤的笑道：

「還不是你自己先提起來的嗎？你自己可以提從前的事，我就不許說出來，那你真也

太專制的了。」

素雲這就無話可說，忍不住格格的一笑，轉身逃到茅亭裏去了。永強追了幾步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便喔唷了一聲，彎下腰兒故作痛苦的样子。果然素雲回頭一見這個情形，吃驚地奔了回來，走到他的身旁，急急的問道：

「永強！你怎麼啦？是不是碰痛了這條受傷的手臂了嗎？」

「喔唷！喔唷！……」

永強仍舊裝腔作勢的彎了腰兒，連聲的哼着，故意把臉垂得很低。素雲扶着他身子，同時把粉臉也靠近他的臉旁去，她的眼睛似乎還要去看看永強那臉部上的表情。永強見她小嘴兒距離自己的面孔祇有幾寸的光景，這就略為的把臉兒一偏，祇聽嘖的一聲，素雲的櫻桃小嘴兒早已被永強偷吻去了。他既吻到了之後，便直起腰來，哈哈的一笑，他也先向前匆匆的逃去了。素雲這纔知道是上了他一個當，表面上雖然十分的羞惱，但芳心裏卻也有些兒甜蜜。這就噥了一聲，揚了手兒，急急的追了上去，口裏還連說着我不依，我不依，你這人太刁滑了。永強逃進茅亭，在亭中的石檯上坐下，卻是得意地笑着。素雲跑得嬌喘吁吁的，也在石檯上坐下，還把身子滾倒他的懷內去，纏繞着不依的說道：

「你到外面去了這幾年來，竟學會了這些油腔滑調來欺侮我嗎？」

「噯！這那裏是什麼油腔滑調呢？原是六年中我在戰場上所得的戰略呀！——素雲聽他認乎其真的說着，一時倒弄得莫明其土地堂了。遂坐正了身子，一手理着頭上

被風吹散亂的雲髮，一手按了他的肩胛。怔怔地問他這話是怎麼說的？永強揚了眉毛兒，得意地笑道：

「這叫做攻其不備，定能大獲全勝。你想，我的戰略不是很好嗎？哈哈！」

「好啊！你這話說得豈有此理，難道你把我當作敵人看待麼？」

永強被素雲這麼一說，因此益發笑得前俯後仰起來。素雲恨恨的打了他一下肩胛，忍不住也嫣然失笑了。一回，又正經地問他說道：

「永強！你在外面打過了幾次仗？這手臂是怎麼受了傷的？戰地裏的生活到底苦不苦呀？」

「打過了幾次仗，我自己也算不清楚了。這手臂是被一顆子彈打傷的，好在骨節沒有折斷，所以那是一些兒微傷。戰地上的生活倒也不苦什麼，因為我們在冰天雪地裏訓練的時候，早已把苦受得夠了，所以即使碰到了吃苦時候，我們也並不以為苦爲苦了。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苦是什麼東西？祇要鎗彈不命中我們胸口和腦袋，我們絕對也不懂得苦字的。」

素雲聽他這樣說，知道六年來把他已磨鍊成鐵一般的勇敢了。芳心中又敬愛又肉痛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伸手摸着他面孔，低低說道：

「我覺得打仗實在太殘忍了，太危險了，好好兒肉做的身體，讓鐵做的子彈打進去，打在四肢上雖不會喪生，但也得殘廢。萬一打中了胸口和腦袋，這條命不就是完了。」

嗎？」

「可是這年頭兒，不流血，沒有太平好日子過。你知道嗎？東北淪於敵人之手以後，可憐老百姓的痛苦真受不了。聽說東北的人民不許吃白米飯的，就是你有錢，也不許吃。在敵人淫威壓迫之下，有些百姓雖有錢也祇能偷偷地吃的。有一次，一個老百姓喝醉了酒，在半路上嘔吐起來了，不料吐出來的都是白米飯。被一個敵兵瞧見了，便拿刺刀，把我們這個老百姓的肚子就在街上剖殺開來。你想，亡國奴的滋味是多麼苦惱。假使我們再要貪生怕死的苟安下去，這兒的老百姓，不是也會嚐到同樣的痛苦了嗎？所以我們因為求民族生存而打仗，那是應該的。就是不幸戰死在沙場，這也是值得的啊！」

永強十分憤激的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，表示殺敵決不怕死的樣子。但是素雲心裏非常難過，慌忙伸手去捫住他的嘴兒。怨恨地說道：

「你不要說戰死兩個字好嗎？要曉得我心裏是多麼的難過呢！」

「我不會戰死，你放心，子彈有眼睛的，它都會從我頭頂上飛過，落到小河裏去的。你瞧，我打了這幾年仗以來，這手臂還是第一次受傷哩！」

永強恐怕她傷心，遂笑嘻嘻的又向她低低的安慰。其實永強受傷何止祇有第一次，假使撩起他的褲腳管來看一看，真不知有幾個傷疤哩！素雲當然是不知道的，遂唸了一聲佛。誠心的說道：

「從此刻起，我要吃長素了，直到你回家來和我團圓爲止。否則，我一定不開葷的。老天爺見我這麼的虔誠，我想一定會保佑你在外面平平安安，康康健健，快快樂樂的。」

「我說你這大可不必的，爲了我，叫你一年到頭的吃素，這我太不好意思了。假使有什麼人家喜慶等事，你吃了素，怎麼還可以去參加呢？」

「那我就去參加也不要緊，難道我的嘴兒這麼饑？專會貪食吃嗎？我已經說出了，我一定要實行。你不是說過嗎？一個年輕的人，是應該說得出做得到的。況且你在戰場上打仗，尙且並不覺得苦。我祇不過不吃葷菜而已，難道就會嫌苦了嗎？你放心，我這一些決心還不至於中途會變卦吧！」

素雲斷然的回答，她表示無限堅決的樣子。永強心中感動得什麼似的，握了她手兒，溫情地撫摸了一回。說道：

「雲妹！你待我這樣的癡心多情，真叫我生生死死都忘不了你的大恩。不過，你爸媽見你突然吃素起來，他們一定要問你爲什麼原因？那時候你將怎樣的回答呢？」

「我就老實的告訴他們也沒有關係，這是我個人的事情，誰也沒有能力來干涉我的自由，你說是嗎？」

永強點點頭，沒有作答，他慢慢地又垂下頭來，似乎在想什麼的樣子。素雲見他有些憂形於色的神態。遂又低聲問道：

「永強！你在想什麼呢？」

「我倒又想起一件事來了，你幾歲了？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的年紀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……想……假使再過六年的話，我三十歲了，你也廿九歲了。你到了廿九歲，你自己雖然不會着急，但你爸媽一定要爲你終身作打算，所以我猜你爸媽會逼着你嫁人的。」

素雲聽他這樣說，冷笑了一聲，沉着粉臉兒；十分堅決的說道：

「你的猜想是很不錯，我老實的告訴你罷，爸爸已經要把我配人過了，但是我對爸爸說過了一句話，就是我願意死在家裏，絕對不情願另外嫁人的。我爸爸沒有辦法，所以他再也不敢向我提親了。我媽倒很同情我的，她老人家也喜歡你給她做……」素雲說到這裏，究竟有些不好意思說出來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卻忍不住赧赧然的笑起來了。永強因爲心中太感動的緣故，所以眼淚水不禁奪眶而出。素雲見了，倒有些弄不明白似的，咦了一聲。問道：

「你爲什麼啦？卻傷心起來呢？」

「我不是傷心。」

「那你是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你太多情太癡心了。」

「所以使你流淚了？」

「是的，而且，我還有些擔心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怕我假使不幸的話，那你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就自殺！」

永強聽她毫不加思索的說出了這個四字，他情不自禁的把右手緊緊地抱住了素雲身子。流淚不斷地說道：

「不！不！我不願意你這樣做，這是最殘酷的事情。」

「並不殘酷，一塊兒生，一塊兒死，這是最痛快而有意義的事！」

「不！不！我絕對不希望你有這一種存心。雲妹！請你不要太癡心，我認爲你是不應該爲我而輕易地犧牲性命的。」

「你可以爲國家犧牲性命，我也可以爲你犧牲性命。你盡忠，我就得盡節。……」

「盡節？這……可不對了，我……們……到底還不是夫妻關係呀！」

「我們雖然並沒有結過婚，但我們的情義已遠勝過夫妻之情；我縱然不能稱爲盡節，但我還得可稱殉情吧！」

「我以爲你未免太傻了，一個人的犧牲，要有價值纔是。你若這樣的犧牲，我覺得太沒有價值！」

「你急什麼哪！我知道你不會遭到不幸的，那麼我也用不到爲你殉情。即使這不幸降臨到我們的頭上，那我的生死就得以我自己作主。我若存心跟你一塊兒死，這你此刻來勸我也沒有用，我現在答應你不死，明天我要死的時候，你又如何的知道呢？所以我們的生死，完全操在老天爺的手裏。老天倘然可憐我們的，那我們將來總會

有團圓的一天，否則，我們在陰世裏不是也可以成夫婦嗎？……」

素雲含了嫵媚的笑容，絮絮地說到這裏，她把嬌軀倒入永強的懷內，但眼眶子裏卻貯了晶瑩瑩的淚水。永強是感激得沒有什麼話再可說了，他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，兩人終於接了一個熱烈的長吻。這一吻雖然包含了甜蜜的滋味，但也有些悲酸的成分，兩人四行熱淚會混合着交流在一起了。不料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冷秋的聲音，在大叫着永強和素雲的名字。說事情不好了，你們的爸爸大家爭吵得快要動武了呢！永強素雲聽了，這個消息，自然大吃一驚，急忙離身站起，各自收束淚痕，兩人急匆匆的奔下茅亭去了。

六 寧頭斷血流正義可感潔如玉

永潔見永強走後，她便退到床邊坐下，手兒握了嘴又連連的咳了一陣。這時冷秋站在房中，覺得四下無人，給自己一個獻殷勤的好機會。於是走到床邊去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潔姊！你早晨起來還沒有吃過東西吧！肚子餓了沒有？我給你在炭風爐子上弄一些稀飯吃好嗎！」

「我沒有餓，你不要爲我忙吧！時候不早，你也該幹正經事去了。回頭有空閒時間，你再來吃伯父的壽麵。」

「我不是吃人家的飯，那沒有關係，我身子是自由的。今天老師好日子，而且永強又回家了，我預備休息一天了。」

冷秋既然這麼的說，永潔自然不能強勸他回去，遂點點頭兒。說道：

「也好！那麼你就幫着我照料照料罷！冷秋！這兩天時局不很好吧？」

「你自己身上有病，還管這些事嗎？你趁此刻沒有事，就躺回兒休養休養，老師此刻到學校裏去了，一時裏大概不會回來的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問時局，這和我本身是有關係的。」

永潔這一句話，冷秋聽了，倒有些莫明其妙起來。目定口呆的望着她清瘦的粉臉，不瞭解地問道：

「時局和你有些什麼關係？你也不是地方上的負責者呀！」

「我伯父不是已任了國民中學的校長了嗎？」

「是呀！怎麼啦？」

「假使時局不好，敵人很快的打到了這裏，伯父的脾氣，我知道，他決不肯向敵人低頭的，那麼他一定帶了學生會向裏面退進去的。那時候我怎麼辦呢？身上有着病，若跟了伯父一同走，這是給伯父加重了許多麻煩。若留在這裏吧！我孤單單的一個

弱女子，又怎麼的生活？所以我想到這一點，不是要關心到時局的安危了嗎？」

永潔那種顰鎖翠眉，憂心煎煎的意態，真彷彿西子捧心那麼的令人感到了楚楚可憐又復可愛。冷秋當然表示無限的同情，遂連忙說道：

「潔姊！你不用憂愁，你祇管放心，敵人在目前還不至於馬上會到來的。即使會到來了，老師帶了學生們向裏面退，你的一切，也由我會負責照料。冷秋雖然貧窮，假使多負擔一個人的吃飯，我還可以有這一點的能力罷！」

「但是，你雖然一片熱心腸，我心裏怎麼說得過去？因為你並沒有負擔我生活上的義務呀！」

「潔姊！你這話錯了，我們不是普通之交誼，我們到底是從小長大的同學。況且老師待我如子姪輩，那麼我們不是也和自己姊弟差不多嗎？所以你千萬不必客氣的。」

兩人正在說着話，忽聽外面有人嚷着道：

「咦！怎麼屋子裏沒有人嗎？」

「是誰呀？……你……這位大叔找什麼人呀？」

冷秋聽外面來了人，遂三腳兩步走出去看仔細。祇見客堂裏已站着一個四十七八歲的男子，穿了灰色細呢長袍，頭上還戴了灰色的呢帽。臉色很是蒼老，人中上還留了一小撮的鬚鬚。因為不認得他是什麼人，所以便向他低低的探問。那男子向冷秋打量了一回兒，含笑說道：

「我是誰？你……不知道？……唔！這也難怪你，黃志華是我的哥哥呀！你是誰？莫非是永強姪兒？啊！不會，不會，我聽老顧說永強當兵去已有整整六年啦！」

「原來您就是志民大叔嗎？好極了，我是黃老師的學生子柳冷秋，永潔姊！你爸爸回來了。」

冷秋一聽這個話，方纔知道那個男子就是黃志民的了，想不到他死了還魂般的還會回家來，一時代為永潔喜歡了一陣。連忙向志民含笑鞠躬的招呼，並且急急向房中走進去告訴。志民一聽女兒在房中，遂也跟着入內。祇見永潔坐在床邊，似有不信之意，呆呆的出神。志民走上去叫道：

「永潔！你……你……還認得你的爸爸嗎？」

「……」永潔呆呆地發怔，望着他卻默不作聲。

「永潔！我……就是你爸爸黃志民，你……如何不認得我了？你的臉色多麼慘白的，怎麼有……病在身上嗎？」

志民見女兒憔悴十分的样子，呆望着自己，並不相認。遂脫下呢帽，更走近一步上去，心中難過似的問她。冷秋在旁邊說道：

「是的，她病了好多天，昨天還喝着藥哩！」

「孩子！可憐！你怎麼會病的？」

永潔聽志民用了慈愛的口吻，又這麼的說。起初對於志民確實有些不認得，因為他已留

了鬚鬚，此刻聽他認真地叫自己爲孩子，方知他確實是自己的父親了，因此反而覺得萬分悲酸，身子向床上倒下，卻忍不住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志民被她一哭，心中似乎十分不安。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孩子！你身上有病，你不要傷心呀！爸爸對不起你，爸爸又拋棄你六七年的日子，但爸爸沒有辦法，你原諒我吧！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想不……到……你……今……天還想得着回來看看你苦命的女兒，假使你再不回來，祇怕你就瞧不見你苦命的女兒了。」

永潔從抽噎聲中回答了這兩句話，她祇覺得悲酸到了極點，因此益發痛哭起來。志民滿面羞愧，也不覺淚如雨下。冷秋恐怕加重她的病體，遂走上去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潔姊！你不要這麼傷心了呀！現在父女既已相逢，那你應該歡喜纔是。我相信大叔這次回來，他老人家決不會再拋棄你了。」

「好孩子！爸爸現在不會拋棄你了，爸爸要好好兒的養你了。你爸爸現在還算混得過去，這兒五百元錢，孩子！你留着用罷！」

志民似乎良心發現了，他一面流着眼淚說，一面在袋內摸出五百元錢來，親自塞到永潔的手裏去。永潔見父親果然混得好一些回來了，不像上次回家那麼窮兇極惡的神氣了。一時芳心中稍許得了一些安慰，遂坐起身子來，淚眼盈盈的望了志民一眼。低低的問道。

「爸爸！你這六年來的日子，你又在什麼地方呀，爲什麼一封信也沒有？你如今幹着

什麼生意呢？唉！可憐我們多麼想您呀！」

「孩子！事情說來話長，我回頭慢慢兒告訴你罷！今天是你伯伯的好日子，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呀？」

志民吱唔了一回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，卻敷衍着回答。一面向四周望了望，似乎在找尋志華的神氣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聽外面志華的聲音回來了。冷秋於是說道：

「老師接奉政府的委任狀，他老人家已擔任了國民中學的校長了。聽！這不是老師回來了嗎？」

冷秋一面說，一面走出房去，果然見志華已跨步入室，於是滿面堆笑的告訴着說道：

「老師！您又有一件喜事了。」

「什麼呀？你還沒有回去？」

「老師！志民大叔回家來了，他這次回家，體面得多了。」

志華聽他這樣說，唔了一聲，他臉部上卻並沒有顯出喜悅的樣子，沉悶地問了一句他人在那兒？冷秋方欲回答，祇見志民已從房內走出來，他向志華連連拱手，若有跪下之意。說道：

「大哥！我來拜壽。」

「罷了！罷了！志民弟！你……你……這一向又在那兒混呀？」

志華不等他跪下去，就伸手來把他扶住了。雖然志華已經耳有所聞，不過他還故作木然

的樣子，向弟弟低低的問。志民笑了一笑，說道：

「大哥！我們且別談這些，今天您過好日子，這兒桌子上現成的有酒我先來敬大哥三盃，然後咱們兄弟倆詳細的談罷！」

「也好，也好，我知道你見了酒會哭的，且不用敬我，你先喝幾盃吧！」

志華對於這個不圖上進的弟弟雖然有些怨恨，但到了今天，弟兄倆都已年近半百，況且他是拜壽而來，所以也不得不顯出親熱的模樣，和他在桌子旁一同坐了下來。志民早已握了酒壺，給志華滿斟一盃。說道：

「大哥！我祝你長壽，我賀你高陞，從此你就可以揚眉吐氣了。」

「老二！我喝一盃，你也喝一盃罷！」

「我喝，我喝，我見了酒，就什麼憂愁都會忘記了。」

志民笑嘻嘻的說，他自己也斟了一盃，還和志華握着的盃子碰了一碰。然後一飲而乾，接着又握了酒壺斟酒。志華卻祇有呷了一口，皺眉說道：

「這酒已經涼了，要不去燙燙熱？」

「不用，不用，冷酒喝在肚子裏，自然也會熱起來的。大哥！來，來，來，我們先喝個三滿盃！怎麼？你一盃也沒喝完？」

「我的酒量不行，還是慢慢的喝罷！」

「那麼我先來三盃，……哈哈！大哥！咱們兄弟倆要倒霉一齊倒霉，要起運一齊起

運，真可說是一對好兄弟。」

志民有了三盃酒喝下肚子後，他便得意洋洋起來的說。志華望着他臉兒細細打量了一回兒，便探聽他近況，問道：

「我也算不了起什麼運兒，老二近來混得很不錯是不是？瞧你衣服整齊得多了，臉上也長有肉啦！但是，你爲什麼又是這麼多年不回來呢？那真叫我不明白，倒害得你女兒常常惦記着你。」

「大哥！我早就說過了，我若不發財，我就不見你。現在雖然還不能說是發了財，但近來幫着金財兒作些事，吃穿都不成問題，而且還可以多一些錢。所以我纔有臉兒回來，向大哥拜壽呢！」

志華聽他這麼得意揚眉的說，心中暗想，可見無風不起浪，外面的傳說，到底有些兒事實的了。一時甚爲焦急，遂連忙問下去道：

「老二！你幫着金財幹些兒什麼工作呢？」

「他在沈家堡上開了一個小舖子，叫我和李老三給他看管着。」

「這舖子裏是賣些什麼東西的？」

志民被志華追根究蒂的問下去，一時倒有些窘住了。他一面仍舊喝着酒，一面含混的說道：

「沒有多少東西，我也說不清楚有多少貨色？因爲沈老三經營一切，我不過是照應照

「應雜務而已。」
「那麼生意很好嗎？」

志華當然更加的猜疑，遂繼續地問他。志民因爲有了好幾盃酒喝下肚子，他一時裏糊糊塗塗的也就露出馬腳來。說道：

「生意也不大多，不過晚上上了門後，倒時常的有人來，好像在開着會似的。不！也許他們在討論營業的方針罷！」

「顧金財他也是其中討論的一份子嗎？」

「是的，……」

志華見他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仍然斟了酒欲喝。這就站起身子來，拍拍他的肩胛。一本正經的說道：

「老二！你且不要再喝酒了，我覺得你這樣糊塗下去，你的前途不會太危險嗎？」

「大哥！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怎麼會危險呢？」

「並不是我太多心，我覺得金財跟着這般人幹的不是什麼好事情，你應該留心一些纔對。」

「大哥！可是金財這人並不壞呀！」

「我也沒有說他是個壞人，不過，他並沒有受過教育，他連一個字也不識的。你要知道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，有時候無心之中會作出錯事來。因爲他沒有知識，沒有學

問，往往會利令智昏，糊裏糊塗的隨俗浮沉。」

志華在沒有得到真實的證據之前，他當然不能冒昧的冤枉他，所以祇好暗中的提醒着志民回答。不料志民卻連連搖頭，表示不以為然的意思。說道：

「大哥！你說金財沒有知識，但他卻很能幹的。並且他對您特別的敬重，他常常嘆息地對我告訴，說你真傻，好好的有了這一分大本事卻願意當一個窮教師，這是多麼的可惜呢！況且他還有意思把女兒嫁給我們姪兒子，但大哥卻一味的不答應，這到底底是爲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老二！你枉爲是個大學生，我沒有想到你會糊塗得這個樣子！」

「怎麼啦？我思想一些也不糊塗，金財敬重你，終是好意。」

「好意？哼！祇怕是利用我罷！」

「利用你？他……有錢，他有地位，他憑什麼要利用你？」

「可是，我有學問，我有名聲，他有了我，他就生了靈魂一樣。」

「……」志民沒有回答，祇管喝着酒。

「老二！所以，我勸你小心些，他抓不着我，可會抓到你的。你……有學問，你有知識。你應該看破他的陰謀，不爲他利用纔好。」

志民聽了，卻當做沒有聽見的樣子，仍舊默不作聲。志華見他又耍斟酒，遂向旁邊冷秋望了一眼。說道：

「冷秋！你把酒壺拿到廚房去燙燙熱，多喝冷酒不大好。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喝慣了冷酒，大哥不用客氣的？」

冷秋見他抓住了酒壺不肯放鬆，一時祇好退了下去。志華見了，很不快活。遂認真十分的說道：

「老二！我正經的跟你說，我不是和你客氣，我是不希望你多喝酒了。」

「大哥！你怎麼一些也不客氣的？我是向你來拜壽，難道你就捨不得給我喝幾盃壽酒嗎？」

「唉！你若再不肯潔身自愛，你準會教金財出賣了你！」

志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表示十二分的感傷。不料正在這時候，忽見金財喜孜孜的走進來，向志華拱手拜了下去。還哈哈的笑着道：

「大哥！你真是大喜呀！這太好了，真所謂姜太公八十遇文王。你今天五十大慶，馬上榮任了校長。在老年間，中學校長也得戴頂子花翎，是個好幾品的官呀！好得很！大哥果然還有這一步老運哩！」

「啊！起來，起來，金財弟！咱們哥弟倆還用得着行這一份大禮物嗎？豈不是折死了我？」

志華見他竟向自己拜了下去，那自然很不好意思，遂連忙走上來扶他。金財抬頭見志民也在喝酒，便笑着道：

「老二也在拜壽嗎？」

「我來了好一回子了，金財哥！大家來喝一盃好嗎？」

「我先來向大哥敬盃酒，大哥！你今天好日子，又作了校長，你真是轉了好運。從今以後，你要不發財，把我的眼睛可以挖出來！」

「對不起！我已不能喝了，你有興趣，你坐下來喝兩盃。」

「大哥！我明天給你發帖子，請鎮上紳士們喝酒，做壽，升官，下面來了個發財。哈哈！大哥！我代你高興極了。」

金財見他不肯喝，遂也不強勸他喝，但口裏還竭力奉迎地說。志華很不耐煩的說道：

「我可請不起客。」

「你不用化一個子兒的錢，全來歸我好了。老實說，我發帖請客，決不賠本鈿的。他們全得送禮呀！送來的禮，除了開銷，多下來給大哥做件新袍子，如今做了官，衣服可不能再破破爛爛的了，讓人家見了笑話。」

志華聽他自說自話，滿口的胡言亂道，心中真有說不出而惱恨。這就拉了他手，在桌邊坐下。轉念低低問道：

「金財弟！我們不談這些，聽說你在沈家堡開了一個舖子，這消息不會假的吧！」

「是不是老二說的？哈哈！大哥！您既然知道了，我也不用瞞您。這舖子也不完全是我開的，我無非是頂了一個名兒。」

金財是個粗心的人，雖然志民向他連連的去着眼風，但他仍舊笑嘻嘻的說了出來。志華連忙追問下去道：

「不是你開的，那麼是誰開的？」

「是天津那邊派過來的人開的？」

「這是些什麼人？」

「都是有頭臉的人，穿着打扮都很闊氣的。」

「他們來開這舖子做什麼？」

「來預備預備的，大哥！你還不知道嗎？天津、北平，全都丟了，咱們打不過日本人呢！」

「你知道得這樣詳細，這是那兒來的消息？」

「事情全擺在眼前了，咱們打一仗敗一仗，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」

志華聽到這裏，忍無可忍，氣得猛可的跳起身子。鐵青了兩頰，怒氣沖沖的問道：

「你倒喜歡我們打敗仗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當然喜歡我們能打勝仗，但是，他們要敗下來，叫我們老百姓祇好另想主意保全生命財產了。」

「你用什麼好主意來保全你生命財產呢？」

「我自己原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，後來天津來的這一般人，給我們出了一個好主意，

我覺得這辦法真是好極了。」

「他們怎麼樣說呢？」

「他們說，老顧！你聽，他們很親熱的叫着我，真夠朋友。」

金財告訴到這裏，自以為很得意的樣子，笑嘻嘻的說。接着又道：

「他們說日本人打到這裏，殺人放火，非常兇惡，不但財產完了，就是性命都很靠不住了。不過日本人也講道理的，假使我們預先跟他們去接洽好了，那麼日本人不但不殺人放火，而且仍舊給我們太太平平過好日子。我想，這真是太好了的事情，所以我是非常贊成這個主意的。大哥！你說怎麼樣呢？」

「怎麼樣？哈哈！哈哈！」

志華聽他還問自己怎麼樣，一時氣得發狂般的笑起來。金財還以為他也願意這麼的做，這就把手一拍，嘿了一聲。說道：

「大哥！你不是也很贊成嗎？」

「放屁！」

「啊！大哥！你……不該罵人呀！」

「我罵了你還算客氣，假使你真的這麼做，恐怕人人就得誅了你！」

「大哥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教這鎮上的人民太太平平都仍舊過好的日子，難道是錯了嗎？他們要我保舉幾個人去跟日本人接洽，我第一個保舉的就是大哥。我說黃大哥

是我們這兒鎮上的諸葛亮，而我呢？卻是一個臭皮匠？現在雖然成了富翁，但我的
一切，還全仗大哥幫忙。大哥做縣長，我就在您底下做個鎮長，您想我這話說得公
道不公？咱們哥弟倆都做了官兒，總算都有了功名，也不白活了這一世！大哥！
你說是嗎？」

顧金財滔滔不絕的說完了這一大篇的話，還十分得意的樣子，打了一個哈哈的笑着。志
華如何還能忍受得了？便厲聲的大喝道：

「顧金財！你給我住口！你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啊！怎麼啦？大哥！難道我說的話不對嗎？」

「不但是不對，簡直是錯到了極點！」

「我不識字，我沒有才學，我也許是會做錯事情的。但老二也是個大學生，我這些全
都和老二商量過，他也願意這麼做。而且保舉的名單，還全是他寫的呢！不信，你
倒問問老二好了。」

志華一聽金財這麼告訴，他氣得越加大怒起來。直奔到志民面前，把坐着正在喝酒的志
民一把抓了起來。問道：

「原來你……跟着他們一塊兒糊塗！你……剛纔還推得乾淨！你說，你還有心肝寫這
些保舉的名單？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志民顫抖着聲音，卻是回答不出話來。

冷秋見情形不對，知道今天事情鬧大了，還是快去叫永強素雲到來勸解勸解他們纔好。於是急急的奔向院子裏來了，口裏大叫着素雲永強，說你們爸爸爭吵起來啦！當時永強素雲急急的跟着冷秋，來到了客廳，祇見志民被志華一個嘴巴，打得跌下地去。同時見永強從房中顛巍巍的出來，口中連問了兩聲怎麼啦？她身子已直跌出房外來了。

七 父賢子孝不愧中華民國

永強素雲冷秋三個人急急趕到了客廳，祇見志民被志華一個巴掌打倒在地；同時又見永強顛抖着身子從房中跌了出來。永強一見，慌忙奔上去把永強扶起，這時金財心中似乎感到了害怕，立刻躲到素雲背後去，因為他見到了一個陌生的軍人，所以也有些發抖的樣子。志華方纔氣呼呼的罵出來一句話道：

「我打你這個黃家門中的敗類！你到底有心肝沒有？」

「好！好！你……打，你……打，我好意來拜壽，你敢動手打我？」

志民爬在地上，一時也爬不起來。他有些惱羞成怒的樣子，睜視着志華臉兒，兇巴巴的說。永強連忙又去把志民扶起，他雖然還不知道這個人是誰？但聽了爸爸說的黃家門中這句話，他料想必是叔叔無疑了。於是連忙說道：

「您……大概是我的叔父了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是誰？」

「我是永強，我是你的姪兒子，叔父！你姪兒子當了軍人，今天也特地回家來給爸爸拜壽的！這幾年來，我還沒有向叔父見個禮呢！」

永強一面說着話，一面向他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。這麼的一來，把個志民真是惶恐得無地自容，漲紅了兩頰，一時卻不知怎麼的回答纔好？祇得擺擺手兒，退到後面椅子上去坐下了。金財在邊旁一聽這個軍官就是永強，他立刻又壯了膽量，歡歡喜喜的走了上去。奉承似的說道：

「永強！你做了軍官啦！我早就知道你是個有出息有希望的好孩子。哈哈！瞧你這個模樣兒，威風凜凜，多麼的雄壯啊！」

「顧大叔！我們有六年不見了，您好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還不是這個老樣子嗎？嘻嘻！您爸爸近來年紀越老，火氣越大，有話不是該好好兒的說嗎？動手打人，那……未免……況且……今天又是自己好日子，何苦把歡歡喜喜的空氣鬧成了不快樂呢？不過他到底是老大哥，我們終得讓他三分的，自己弟弟，挨了他的打，原也沒有什麼掛臺的。來，來，來，我做一個和事老罷！大家團團圓圓的坐下來還是喝酒罷！」

顧金財這個人是最會鑒貌辨色的，他此刻見了永強做了軍官回來。而且志華又當校長，父子兩人都有了地位，他自然竭力的奉承。好像志華的發脾氣，對他完全沒有關係的樣子，還滔滔地來勸解他們這一場爭吵似的。志華聽了，忍不住大聲地說道：

「你們兩人不必在此多說，還是快快的給我滾出去！我不要見你們這兩個不愛國的東西！你們簡直都是冷了血的亡國奴！」

「伯父！你……你……這話是什麼意思呀？」

「伯伯！這……是什麼話呀？」

「啊！爸爸！難道他們都有出賣祖國的行爲嗎？」

志華這兩句話聽到大家耳朵裏，除了冷秋已經明白了，永潔素雲永強三個人都大吃一驚的，連忙急急地不約而同的問了出來。志華又痛心疾首的說道：

「敵人還沒有打倒這裏，他們便先組織維持會起來，這個黃家門中的劣子孫，還預備推舉我去作漢奸，他們都情願做走狗！你們想一想罷！亂臣賊子，不是應該人人得而誅之嗎？我現在這一口氣沒有斷，我如何肯讓自己弟弟去出賣靈魂追求富貴呢？我怎麼對得住國家？我怎麼對得住父母呢？」

志華說到這裏，想起自己一生清白，誰知竟會有這麼一個不掙氣的弟弟，他是一陣子傷心，不禁捶胸大哭起來。永潔，素雲，冷秋，永強四人被志華感動得也淚如雨下。永潔這時灰白了臉色，顫巍巍的身子，直撲到志民的腳下，淚如泉湧的問道：

「爸爸！你真的做了對不住良心的事？你真的出賣了國家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不知道呀！你……問金財叔叔好了，他叫我幹什麼，我就幹什麼。要不然的話，他那兒肯給我錢過生活呢？」

「啊！爸爸！你……你……的生活是出賣你的靈魂和身體所得來的嗎？那……你……還能算是一個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嗎？街頭的神女，也比你要清白得多了呀！我……不要這些血腥臭的錢，你……拿回去罷！」

永潔一聽父親果然承認做了這無恥的勾當，她氣得臉色發青；她已顧不得他是自己的父親，她忍不住什麼話兒全都嚷出來了。一面伸手把志民剛纔給她的五百元錢取出，丟到他的懷中，卻哇的一聲也大哭起來。這時素雲的臉色也變得灰白了，她猛可回過身子，柳眉倒豎，鳳目圓睜，惡狠狠的望着父親。她並不像永潔那麼的懦弱，她一把抓住了金財的手臂。大叫道：

「爸爸！你……賣國嗎？你……瞧瞧永強爲了國家，連他手臂都受了這麼的重傷，你……你們竟這樣貪生怕死向敵人獻媚嗎？你們如何對得住已死的父母和子姪輩呢？爸爸！你要真的這麼做，你就不是我的父親了！」

「傻孩子！你又說笑話了，我不是你的父親，我是你的誰呀？」

「你是我的仇敵！你是中國的罪人！」

「啊！我自養了你這麼大！你竟罵起爸爸來了！」

「爸爸！女兒不罵你，別人也得罵你，不但是鎮上的人，就是全國的人，都要罵你殺你！爸爸！你……醒醒罷！你千萬別糊塗，你要聽從伯伯的話，伯伯是個好人，你……不要做漢奸，你……就成全女兒做一個清白的人吧！爸爸！我就跪在你的面

前了。」

素雲覺得完全用強硬態度對付爸爸也沒有效用的，倒還不如用軟求的手段去感化他，也許他會明白過來的。於是一面哭，一面說，一面在他面前直挺挺跪下來了。金財這就弄得慌了，連忙扶起了她。說道：

「好孩子！你這是怎麼啦？我……我……是爲了保全我們的房子，田地，一切產業，所以纔這麼做的。否則，我辛辛苦苦的掙下的這一分家產，不是都完了嗎？你是個女孩子，你不懂什麼的。你說伯伯是好人，他因爲是一個窮光蛋，他當然什麼都不怕了！」

「你這個至死不悟的奴才！你給我滾出去！我要再多看着你一分鐘，我的眼睛裏快要出血了！」

志華見素雲這樣的勸告他，苦諫他，他還是並不省悟，一時氣得連連頓腳，伸手向外一指，怒冲冲的罵他。金財也大爲憤怒起來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

「你不要神氣活現，我捧捧你，纔叫你一聲大哥；否則，哼！誰認得你這個窮鬼！老二！你還呆坐在這兒幹什麼？咱們走！」

「好！他既不認我是他的弟弟，我就跟你走！」

「爸爸！你不能走！你……爲什麼還不覺悟？你真的要讓咱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來當你的仇敵看待嗎？」

永潔見志民果然站起身子，會跟着金財走。她真是痛到心頭，這就緊緊地拉住了志民，哭泣着說。志民左右爲難的說道：

「我爲了要生活，我爲了要喝酒，我不能跟着你做傻子。你是着了窮的魔，有了錢還不要，還給我，那叫我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？難道你叫我跟着你餓死嗎？永潔！你聽爸爸的話，你應該跟我去過好日子！」

「你祇圖喝酒作樂，你忘了廉恥，你忘了祖國！永潔！他不是我們黃家子孫了，你不用留他，放他走罷！」

志華痛恨萬分的說，他幾乎氣得昏絕倒地了。但志民聽了，卻把永潔身子推倒，管自的走了。永潔大叫了一聲，口吐鮮血，昏厥了過去。冷秋一見，連忙奔上去抱住了她，叫喊不止。就在這時，忽見永強虎目圓睜，拔出腰間的木殼鎗。向金財志民大喝道：

「你們不許動！誰要向外走一步，我就開鎗打死誰！」

永強這冷不防的舉動，不但金財志民嚇得臉無人色，兩腿發軟，呆呆地愣住了。就是志華，素雲等也吃了一驚，不知如何是好？祇聽永強繼續的大聲說道：

「我們國家正在預備和敵人長期抗戰，決不委曲求全的割地講和。瞧我們前線的弟兄們，個個都在流着熱血，拋着頭顱，爲的是什麼？無非要救民族，要救中國！現在你們喪失心肝，不知廉恥，居然爲了個人的利益，而不顧國家的存亡，幹出這麼出賣靈魂的事情來！你們還能算是一個中國人嗎？你們是破壞抗戰的叛徒！你們是毀

滅中國命運的奸賊！對不起！並不是我做姪兒子的太沒有情分，但你們也該知道大義滅親四個字嗎？事到今天，我管不了你是我的叔父，他是我情人的爸爸，我爲了中國，我什麼都可以忘記，我今天就得非要你們性命不可！」

永強一口氣說到這裏，他咬牙切齒的鐵青了臉兒，把手一揚，裝作一個要開鎗的神氣。素雲見了，覺得這到底太不忍心了，因爲他究竟是自己的爸爸。這就很快的奔到永強面前，攀住了他的右手。急急叫道：

「永強！你且住手，他們並非真的沒有心肝的人，他們也許是一時的糊塗，讓我再向爸爸勸告一番，恐怕他們就會明白過來了。」

「弟弟！你……你……不要太魯莽罷！我雖不幸有了這個糊塗的爸爸，但叫我怎麼忍心爸爸死在你的鎗彈之下呢？」

永強被素雲這麼的一攔阻，心中已經大爲不忍下手。此刻又見永潔從地上掙扎地爬到了面前，哭泣着訴說，這就益發沒了開鎗的勇氣。不禁長嘆一聲，眼淚也奪眶而出。志華也含淚走過來，拍拍永強的肩胛。說道：

「孩子！你就放他們走罷！你今天雖然不殺死他們，但將來自有另外的愛國志士去殺死他們的！一個作惡的人，那兒會久長呢？……老二！你是個讀書識字之人，你比不了金財是個老粗，他糊塗你可不能糊塗呀！爲兄的最後勸你幾句話，你可知道流芳與遺臭，這兩條路是那一條光明啊！去罷！你們去罷！你們仔細的去想想，你們

自己去決定罷！」

志華勸住了永強之後，又向志民這樣叮囑。他揮了揮手兒，別轉頭去，大有不願再見他們的意思。金財趁這個機會，拉了志民，也就一溜烟似的逃到外面去了。永強把木殼鎗仍舊插在腰間，嘆道：

「爸爸！你今天饒了他們的性命，可是將來的後患就無窮了。」

「不過，他們也許還有覺悟的時候，……素雲！你回家去好好兒的勸告你的爸爸，使你爸爸不做漢奸，這是你的功勞！」

「伯伯！我一定盡我的責任，否則，我也沒有臉兒做人！」

素雲低低的回答，她掩着臉兒忍不住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。永潔被素雲一哭，她自然激起了同情的悲哀，一時也哭個不停。冷秋勸告道：

「潔姊！你是有病之人，你如何還能這樣傷心呢？快回房中去休息休息罷！加重了病體，不又是老師的受累嗎？」

「伯父！我對不住你，我……今生再沒有活命的希望了。」

「孩子！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？」

志華的眼淚，也忍不住流下來了。永強冷秋，也不免低首垂淚。永潔哽咽着聲音，息息有聲的說道：

「可憐我生不逢辰，爲什麼要有這麼一個糊塗的爸爸呢？」

「姊姊！你不要灰心，但是，你到底還有一個好伯父。」

永強聽姊姊這麼說，遂又含了眼淚，向她低低的安慰。這時衆人都沉默了一回，志華忽然望了永強一眼。問道：

「永強！你是特地回家來拜我壽辰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……不過也是一個機會，因為我受了傷，從前線退到了後方，在醫院中治療傷處。現在好了，我預備在家裏來住三天，聚聚天倫之樂，所以我向軍部裏多請三天的假期！」

志華聽永強這麼告訴，他的臉色頓時嚴肅起來。連連搖頭，表示大不贊成的樣子。一本正經的說道：

「永強！你今天到來，我心裏當然歡喜極了，整整地六年不見了的兒子，今天很有出息的回家，我還能不高興嗎？不過我以為你馬上就要走的，誰知你竟特地請了三天的假期，那你就別怪我做爸爸的不客氣要責備你了。因為你是一個軍人，你的責任是多麼偉大，尤其在這抗戰的時代；你怎麼能爲了父親的生日而忘記了這時正在和敵人作戰呢？所以你不應當離開隊伍的，況且你又是一個營長！……」

「爸爸！你這話說得是，孩兒明天就走！」

永強低了頭兒，小心地回答，他至少感到有些依戀不捨的難受。但是志華卻毫無一些情感作用似的，接着又說下去道：

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無非是爲了咱們父子之間有五六年不曾見面了，所以要在家中多住上幾天？又因爲今日是我的壽辰，所以你不願立刻就走。也許更因爲在前線作戰是件生死不能預料的事，所以你要回家來和我多見見面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！」永強已忍不住落下淚來。

「這固然是你一片孝心，但是你應該記得爸爸從前對你的教訓。國家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我們應當盡孝於民族。今天你已是國家的軍人，不祇是你父親的兒子了。永強！你聽爸爸的話，你不能在這兒住夜，回頭你吃一些兒麪，你得馬上給我回營裏去！我不准你在這兒多停留一天寶貴的光陰，趕緊的回到前線去！好好兒的盡職作戰。死是一個人必然的歸宿，一個人要死得光榮，活得有意義，這是沒有什麼可惜的。假使你能死在戰場上，我能死在學校裏，那麼咱們父子倆就算沒有白作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！」

志華滔滔地說完了這一番話，他的神情是顯得分外的嚴肅而悲壯。永強於是擦了一下眼皮，立刻勇敢地抬起頭來。說道：

「爸爸！你這話太不錯了，我回頭馬上的回到前線去！」

「伯伯！我說永強手臂上的傷還沒有完全的復原呢！他是應該在家中再休養兩天的。你不能馬上的叫他走，你……老人家似乎也太狠心一些了。無論怎麼，他到底是你兒子呀！」

素雲站在旁邊，聽到這裏的時候，她再也忍熬不住的插嘴說話，同時眼皮兒忍不住也紅了起來。志華微微的一笑，向永強問道：

「孩子！你心中以爲爸爸狠嗎？」

「不！爸爸是慈愛的，他愛他的兒子希望兒子做一個勇敢的軍人！」

「素雲！那你就不要怨我了，你是個明大義的姑娘！你應該知道一個軍人在抗戰時期內，他沒有愛人，他的愛人，就是咱們的國家！」

「伯父！不過，你就叫弟弟在家裏住一夜再走也沒有關係，我說您老人家也太以認真一些了！」

永潔見素雲淚眼盈盈的，望着永強出神，若有無限哀怨而淒涼的神情，一時心頭甚爲不忍，遂也含淚向志華低低勸告。不料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天空中一陣「嗡嗡嗡嗡」的飛機聲音，震耳欲聾的響了起來。志華，永強，冷秋三人急急探身向院子外望去，祇見三四架敵人飛機，掠空飛過，投散着雪花似的傳單。志華見了敵機，知道戰事緊急，大爲吃驚。一面顯現了悲憤的神情，一面向永強說道：

「敵人的飛機已經降臨到頭頂上了，這兒顯然也要淪陷了；但我們祇要長期抗戰，失地是沒有什麼關係的！不過，永強！你是一分鐘也不能再耽擱下去了。剛纔我還有意思叫你吃了麪再走，但現在我不能再留你吃這一碗麪了，我立刻要你回營去！」

「是，爸爸！我馬上就走。……」

永強聽父親這樣說，全身的血液好像火一般的沸滾起來，他連聲的回答。不過他見到了索雲和永潔淚人兒的樣子，他的身子卻沒有走，顯然大有不忍分離的神氣。志華瞧了，接下去又說道：

「永強！你放心的走罷！你不用掛念我們的，你要把精神一心的全放在國事上去。告訴你，中國不會敗，祇要咱們拚命的抵抗，最後勝利，必屬於我的，你聽明白了沒有？」

「我明白，……爸爸！那麼你怎樣辦呢？」

「我已決定了，我帶着學生走！政府已派我做了校長，我不能帶着學生向敵人投降。我盡量的多帶走一個學生，那就可以減少一個奴隸。」

「好！爸爸！孩兒拜別了，您老人家保重！」

永強聽了，就向志華猛可的跪下，同時又立刻爬起來。他這回兒連向素雲望都不望一眼的，就放開了步子，向院子外急急的走了。素雲有些情不自禁的追了上去，口裏還叫着永強的名字。但永強並沒有停步來答應她，不上三分鐘後，他已奔得沒有人影子了。素雲含了熱淚，祇好回身進來。祇聽志華在向冷秋說道：

「我馬上到校裏去辦理遷校的事情，你在這兒給我代為整理一些行李，說不定我們明天馬上就走！」

「伯伯！我也跟你一塊兒走！」

素雲下了一個決心似的，向志華急急的說。志華倒是怔了一怔，似乎有些委決不下的樣子。忽然搖頭說道：

「你有你的父母，我不能給你作主，你還是別跟我走！」

「伯伯！你這話錯了，你能帶了學生走，爲什麼卻不能帶了我走？難道我不是你的學生？難道你就願意我留在這兒做敵人的奴隸？」

「你有爸爸，你有媽媽，你……怎麼能一個人走？」

「我爸爸做了漢奸，我那裏還有什麼爸爸？我不情願做漢奸的女兒，伯伯！你要如可憐我，你就收我作了乾女兒罷！」

素雲一面說，一面向志華跪下，忍不住痛心疾首的哭泣起來。志華忙着扶起了她，心裏感動地說道：

「孩子！你別傷心，我本來就把你當做自己女兒那麼看待的。不過我以爲你暫時的不要跟我走，因爲你還有重大的責任！」

「我一個孤弱的女孩子，我還有什麼責任呢？」

「你爸爸也許會覺悟的，但需要你苦口婆心的去勸告他，使他不作漢奸，做一個好國民，那不是你的責任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應該負起這個責任來。直等到沒有了辦法的時候，我再來追隨到伯伯的左右來罷！伯伯！這……是我一對金鑷子，我留着沒有用，你拿着吧！在必要的時

候，您老人家就可以用着他了。」

「不！我不能接受你這一分的好意，你留着自己預備急用罷！」

「伯伯！你若不接受，那就不承認我是你的女兒了。」

志華見她又要哭泣起來，一時祇好拿下了。拍拍她肩胛，說道：

「好孩子！那麼我就代替你保留着，你若勸不醒你爸爸的時候，你就追着到我這兒來好了。」

「好的，伯伯！那麼我回去了。」

素雲點點頭兒回答，她一面拭着眼淚，一面匆匆的奔回家裏去了。志華回頭見身旁祇有永潔和冷秋兩個人了，遂望着永潔淡白的粉臉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潔姑娘！你此刻好好兒的去休息一回兒罷！明天我可以帶着你一同走！」

「伯父！我已病得這個樣子，我如何還能夠跟你走呢？」

「不要緊，伯父有辦法照顧你。可憐你爲我苦得這一分樣兒，我如何能捨得你丟在這兒？況且你一個孤零零的女孩子，身上還有着病呢！」

「伯父！我不能跟你走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不能加重你的麻煩，使你爲了我，而累你一切都不方便。」

「你別那麼的說，我爲了你，我什麼困難痛苦都不怕的。你該知道我們爺兒倆是相依

爲命，倘若留在这破碎的土地上，叫我心中如何放得下？」

志華說到這裏，想起永潔如此爲自己着想，一時更加痛心，由不得流淚不已。但永潔烏圓眸珠一轉，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。說道：

「伯父！但是，我要留在这兒，我也有重大的責任！」

「你？……潔姑娘！」志華不明白地問。

「伯父！在我這一口氣沒有斷之前，我要勸我爸爸做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好人！」永潔顫抖着聲音回答，她的臉色是非常的嚴肅。志華聽了，心中真是敬愛到了極點，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的回答纔好？冷秋見志華默不作聲，方纔開口說道：

「老師！潔姊心中既有這一層意思，那也很好，我想就讓她留在这兒吧！至於她的一切，我都會負責照顧她的，所以老師心中可以不必憂愁。」

「……那麼……冷秋！我就把潔姑娘交給你，請你好好兒的照顧她吧。」

志華聽冷秋這樣的說，一時也就無可奈何的祇好答應下來。不過他還用了鄭重的語氣，向他顫聲兒叮囑。不料就在這個時候，忽聽晴天中起了一個霹靂，大有震天動地的樣子。志華冷秋永潔大吃一驚，連忙抬頭向天空望去，祇見西北角上濃煙密密層層的捲了上來。志華知道這是敵機在投擲炸彈殘害我們的同胞了，他又悲憤又沉痛，覺得危機已到了燃眉之急，當然是刻不容緩，這就瘋狂地直奔到國民中學裏去了。

八 山窮水盡始遇桃李春風

這是鄭州車站附近的一個小旅館內，裏面一間大房間，擠滿了許多學生子。有的垂頭喪氣，有的暗暗流淚，各人臉上都有憔悴之色。原來這般學生都是黃志華帶着來此的，因為敵人攻勢兇猛，沈家堡，黃鎮已相繼淪陷，他們逃到了鄭州，預備再上開封。但火車票不易買到，而且大多數逃難之人，並不購票上車，都爭先恐後的沒有票子也一擁而入，情願火車開了，再補票子，志華帶了這麼許多學生子，如何能這樣的不守秩序的去搶上火車？他要使學生一個不漏落的好好兒上火車。因此他們也就無法趁火車，祇好在那家小旅館內就攔下來。人多開支大，他們一路上到鄭州的時候，苦吃苦用，已經化費了不少。現在竟在鄭州又就攔了五六天，所以房飯錢已經有三天不曾付了。這不但學生們垂頭喪氣，就是黃老師的心中，也更加急得像滾油在煎一般呢！

志華這時剛從外面打聽消息回來，一走進房間，聽見有幾個學生在噁哩咕嚕的悔恨着，表示懊惱跟着到外面來的。但他們一見志華進房，立刻又靜默下來，大家垂了臉兒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因為室內人多，嘆氣雖然是很輕微，不過人多，那聲音也會混合得很響了。志華當然很難過，遂走到那個年齡最小正在哭泣的學生旁邊，拍拍他的肩胛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子敏！不要難過，不要哭泣，哭是弱者的表示。在這國難的時期裏，整個的中華原到處可以為家呀！年輕的人，應該勇敢一些罷！」

「校長！我自幼兒沒有離過家門一步，如今在外面受苦，叫我如何不想家？可憐媽原叫我別走的，害得她老人家還傷心。」

「唉！你怎麼悔恨起來呢？一個青年，最要緊的就是有大無畏的精神，和這惡劣的環境奮鬥纔好。瞧我上了年紀的人還熬得住呢！難道你們小伙子就會忍受不了嗎？」

「校長！我倒並不是爲了怕吃苦，因爲我聽說黃鎮淪陷了，可憐我爸媽也不知怎麼了呢？」

志華聽子敏又這樣的回答，一時也由不得勾引起心事來了。暗想，故鄉淪陷了，永潔這孩子不知怎麼了？叫我也多麼的記罪呢！因此嘆了一口氣，卻沒有作答，徐忠林卻大聲地說道：

「子敏！你這話說錯了，我們這兒這許多同學，誰無父母呀？難道就祇有你一個人的父母在故鄉嗎？老實的說罷！即使你在父母的身旁侍奉着吧！敵人來了，你有什麼能力去抵抗？假使在敵人的鐵蹄下過好日子，我也情願在自由的空氣裏苦度着光陰的！」

「忠林這話就說得對，他在學校裏是學生自治會的會長，他的思想和言論都可以做你們的模範，你們要學學他的精神纔是。」

志華這纔浮現了一絲欣慰的微笑，拍拍忠林肩胛，對大家低低的說。這時子敏收束了眼淚，想到了什麼似的問道：

「校長！開封離這兒還有多遠啊？」

「不遠什麼了，要不是爲了火車太擁擠，我們不是早就到了開封嗎？」

「開封地方很好嗎？」

「好得很，凡是中國的土地，沒有一塊不是好的！」

師生間正在說着話，祇見旅館主人張鳴德匆匆的走進來。他雖然是含了笑容，但他的神情卻顯得有些尷尬的樣子，不情不願的叫了一聲黃校長。志華一見張鳴德，就知道是爲了房飯錢而來的。心頭雖然別別亂跳，但態度卻還很鎮靜。連忙向他招呼着說道：

「張老闆！請坐一回。」

「我不坐，黃校長！我還是來問問你這些房飯賬，今天能不能付清了呢？」

「張老闆！教育部的電報，我從前天早已拍出去了，那你是知道的。大概爲了這幾天軍事太急，所以電報慢了一些，卻還沒有得到回電。我想明天一定會有消息的。」

志華說的倒並不是故意敷衍，原也是實在的情形。但張鳴德聽了，自然很不高興，說着臉色有些討厭的樣子。說道：

「那麼校長能不能先付一些零錢給我們呢？因爲我們也是小本經營，沒有法子。你們人多，我們每天飯錢實在代付不起了。」

「張老闆說的也是真話，我當然也知道你的痛苦。不過，我們身邊委實已沒有了錢，否則，我也不好意思請張老闆一次兩次的來催討呀！」

「校長！你光是口裏同情我，我可不能再這麼的做傻子了。你也代我想，我店裏這頂大的一間房間，讓你們佔着了，我天天得打退了多少客人？耽誤了多少生意？可是你這兒卻分文不見。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什麼東西都貴，油燈炭火，我也是拿現錢去買來的。你們三四天不付我的賬，那怎麼再能住下去呢？」

張鳴德的話越說越不客氣起來，臉兒漲得紅紅的，顯然十二分的生氣。志華雖然很有些難堪，但卻也怨不了人家，所以祇好賠了笑臉。說道：

「張老闖！過了明天，我一定想辦法付給你，你瞧我們是公家團體的事，你就原諒我們一些罷！」

「這不是什麼原諒不原諒的問題，住我的店，得給我錢。不付錢，請搬出去，我這兒到底不是難民收容所呀！」

志華被他這麼破臉的一逼，心中就大大的慚愧起來。雖然他身邊還藏有一對金鐲子，不過這是素雲的東西，自己答應給素雲代為保留的，我怎麼能給她變賣了化費呢？因此搓着手兒，真有些委決不下。嘆了一口氣，在椅子上頹然的坐了下來。徐忠林年少氣盛，聽張鳴德越說越不像話了，一時就覺得憤憤不平。走上去說道：

「張老闖！你不要這個樣子對待我們校長吧！」

「笑話！要怎樣對待呢？難道你們白住了我的房間，我還得向你們叩頭道謝說好話了嗎？」

「我並不是這個意思，你這人爲何如此不講道理？」

張鳴德在忠林面前自然更顯得兇惡一些，所以用了俏皮的口吻，向他冷譏熱嘲的回答。忠林自然也惱怒起來，遂向他嚴肅的責問。不料張鳴德一聽這話，益發暴跳如雷的大叫大嚷的說道：

「這是什麼話？這是什麼話？我不講道理？你們校長學生都是讀書識字的人，欠賬不還倒罷了，還罵人！你叫大家吃墨水的人來評評道理，到底是我沒道理？還是你們沒道理呢？」

「張老闆！你大聲小喊的跟誰在發脾氣呀？」

經張鳴德這麼的一吵鬧，就驚動了隔壁房間的一個住客，他走出門口來，向志華這個房間來張望。這個旅客大概和張鳴德很熟悉的，所以便走進房來管閒事了。張鳴德一見那個旅客，立刻又含了笑容。說道：

「王經理！你來得正好，給我來評個道理吧！瞧瞧這許多人住了四五天的日子，一個錢還沒有付過，那叫我怎麼不發脾氣？要如個個客人都像他們那樣子，我這小商店不是馬上得關門了嗎？」

「你這位先生不要聽他一面之辭，我們校長也是沒有辦法，祇等教育部回電到來，沒有賴他房錢的道理。」

「徐忠林一見那個王經理，便也向他理直氣壯的告訴原因。那王經理低低問聲你校長

呢？志華聽了遂站起身子，走了上去，還沒有開口說話。祇見王經理已發現了志華的人兒，便很快的奔了過來，恭恭敬敬的一個鞠躬。叫道：

「黃老師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志華真有些兒莫明其妙的樣子。」

「我是王天聲，老師怎麼忘了？十年前，我在學校裏是最頑皮的一個學生。一天聲笑嘻嘻很有趣的回答。

「哦！哦！對了，現在我想起來了，你是王天聲，一個出名的吵客，怎麼你也在這兒呢？」志華在腦海裏竭力的記憶起來說。

「我離開學校後，就到這兒來做生意。三年前，我們經理死了，老闆見我辦事能幹，所以就陞我做經理了？昨天有幾個朋友在這兒遊玩，因為時候晚了，我就在這兒宿了一宵。想不到無意之中遇到了十年不見的老師，那真叫我十分高興！老師！你帶了這麼多學弟們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志華聽了，遂把故鄉淪陷，自己帶了學生到開封去辦學校。不料買不到車票，因此擱在這兒，路費化完，沒法付房錢的話向天聲告訴了一遍。並且又說道：

「不過我已拍電報給教育部，明天準有回電到來給我們指示辦法的。那時候有了錢，我當然完全的會付清。你想想，我黃志華是個愛住老百姓白屋的人嗎？」

「電報電報，老說電報，電報可不是鈔票呀！」

張鳴德還是很氣惱的樣子，向他搶白着說。王天聲回頭忙向他瞪了一眼，用了埋怨的口吻。說道：

「張老闆！你急什麼？我問你，一共該給多少賬？」

「房飯錢到今天爲止，共欠一百五十六元七角八分，明天的賬還沒有算進去哩！」

「我這兒付你二百元錢，多下來的將來再結算。咱們黃老師是個大大的好人，你不許這樣沒有禮貌的對待他老人家。」

王天聲在袋內取了兩疊鈔票，交給張鳴德，有些教訓地叮囑他說。張鳴德一見了鈔票，還有什麼話說的？當然滿面含笑，連聲的答應着是是，他便狗顛屁股似的走出去了。志華很羞愧的表情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天聲，你這麼辦，叫我心裏太不好意思。」

「這些區區之數，老師何必掛齒？等你部裏匯來了錢，你再還給我好了。老師！到我那邊屋子裏去坐回兒，咱們師生倆整整十年不見，該好好兒談一回。老師！你蒼老得多了。」

「是嗎？但我賤軀倒還很健呢！忠林！我到王先生那邊去坐坐，你們好好兒在房中溫溫書本子罷！」

志華一面點頭答應，一面又向忠林關照着說。忠林說聲知道，志華便跟着天聲到隔壁房間裏去了。金子敏感喞地說道：

「那位王先生真是救命王菩薩，要沒有他來解決了這個問題，祇怕我們今夜都得睡到露天去呢？」

「這叫做天無絕人之路，所以我們應該不怕艱難的奮鬥到底，祇夢到了開封之後，事情就有辦法了。」

徐忠林也附和着安慰他們說，就在這時，外面走入一個身穿軍服的青年，後面跟着兩名警士，他見了房中這麼許多的少年，心裏不免有些兒猜疑。遂問着說道：

「你們登了記沒有？」

「登什麼記呀？」金子敏莫明其妙的反問他。

「住旅館有不登記的嗎？」

「可是旅館裏就沒有告訴我們呀！」另一個同學李振祥急急的回答。

「他媽的！這小子祇會討錢，別的就什麼都不管。」

徐忠林想着張老闖討錢的情形，他忍不住恨恨的罵着。不料那個穿軍服的青年卻起了誤會，瞪了眼睛。喝道：

「怎麼你開口罵人嗎？」

「我沒有罵你，你弄錯了，我罵的是旅館裏老闆。」

「你站起來。」

那個穿軍服的青年沉着臉色，有些命令式的吩咐他。徐忠林倒也是個倔強的少年，他很

不服氣的仍舊坐着。回答道：

「我站起來幹嗎？我沒有犯法！」

那個軍服青年見他不聽命令，遂向警士努努嘴巴，警士走上去便把忠林拉起。說道：

「他是憲兵，他有權力可以過問你，你不能違抗！」

「你們這些人是打那兒來的？」那個軍服青年繼續的發問。

「黃鎮。」忠林雖然是站起了，但他還有些不情不願的樣子，冷冷回答。

「黃鎮？已經淪陷了呀？」

「我們是淪陷之前逃出來的。」金子敏先這麼的回答。

「檢查他們的行李。」那個憲兵很疑心的向警士吩咐。

「先生！我們都是學生，黃鎮國民中學的學生。因為敵人快要侵佔了黃鎮，所以校長預先把我們帶到這裏來的。」

李振祥見兩個警士把他們行李翻亂得一塌糊塗，所以連忙又告訴他說，在他心中是希望他們不要再檢查的意思。徐忠林個性很強，遂瞪了他一眼。說道：

「你嚕嘛些什麼？教他們檢查完畢，那就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。」

「你說你們是學生，有證件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證件，難道學生還騙人嗎？」

那個憲兵見他完全有些不服的樣子，一時更加的狐疑。遂指了指忠林，向警士說聲把他帶

到憲兵隊去。忠林聽了，卻毫無畏懼的樣子。問道：

「憑什麼要抓我到憲兵隊去？」

「就憑你一無登記，二無證件，三由淪陷區內過來的。我是公事公辦，你說你們是學生，但口說無憑，誰保準你們不是漢奸呢？」

「漢奸？你胡說，我們連在淪陷區都不願活下去呢！辛辛苦苦逃亡到這裏，倒誣我們是漢奸，太豈有此理了！」

「什麼豈有此理，把他一同帶走！」

李振祥憤憤不平的說着，因此也惹惱了那個憲兵，又向警士嚴肅的吩咐。金子敏一見情形不對，遂奔到房門口去高叫校長快來，有人來捉我們呢！志華在隔壁房中一聽有人這麼的叫喊，遂三腳兩步的奔了過來。口裏還嚷着道：

「誰呀？誰要把我學生帶走呢？」

「啊！你……你……是黃老師嗎？」

「呀！原來你是甘人傑嗎？好得很！六年沒有見面，你做了憲兵！」

志華聽他這麼的叫喊自己，於是也向他細細的一打量，這就呀了一聲笑起來，得意揚眉的回答。忠林卻怒氣沖沖的說道：

「校長！他還說我們是漢奸，要把我們帶了走。」

「這……你們怨不了我的，祇怪老師太隨便一些。黃老師！你們到了這裏，幹什麼不

道：

登記？軍事緊急，到處嚴防漢奸，咱們不能不負責任來檢查一下呀！」

「不錯，那是應該這樣盡責的，我佩服你這樣認真辦事的精神。」

「我這精神還不是從老師身上學來的嗎？記得當初我們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，大家都嫌老師教書太認真，太嚴緊。可是後來一到了社會上，我纔醒悟過來，知道您真是一個好老師。老師越嚴，學生得的益處也越多。我現在負責檢查每個旅店，我不能隨便放走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這完全是學老師的精神呢！」

甘人傑這一番話說得志華忍不住哈哈的笑起來。他滿面顯出萬分得意的樣子。笑嘻嘻說

「這是你說得好，不過，我以為你還不夠認真，咱們六年沒見了，誰知道我在這六年中幹些什麼？你應該在我身上也檢查一下纔對。」

「老師！您還用得了檢查嗎？您這一身破衣裳就是護照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沒法能上火車呢？假使賀勇超還在車站上工作的話。也許就有些兒辦法了。唉！可惜他已死了。」

「老師！有辦法，有辦法，最近站長換了人，那人名叫趙雁賓，是我的老同學，那也就是老師的學生。我回頭去告訴他一聲，也叫他來望望老師。我想這車票問題，那就絕對沒有什麼困難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好極了，可是又得辛苦了你奔跑一次。」

「老師！你太客氣了，那麼我走了，有機會咱們再見罷！」

志華一面連連點頭，一面送他們出來。等廿人傑走遠了，他站在院子裏，望着陰沉沉的天空，心中暗想，我教了近三十年的書，總算還有一些兒收獲！正在想時，忽然見大門外急匆匆的奔入一個蓬頭垢面狀極狼狽的女子來，她東張西望的好像找什麼人似的。但張老闖早已走上去喝道：

「這兒不打發的，討飯到別處去罷！」

「放你的屁！我是找房間安身的，你別狗眼瞧人低，把我當作教化子嗎？」

「……但……是這兒房間都客滿，沒有了，沒有了。」張老闖自知理缺，一時啞口無言的怔住了一回，纔勉強的回絕她。

志華一聽那女子說話的聲音十分耳熟，遂走過去仔細的看望。因為她混身都十分骯髒，所以一時裏有些認不得她是什麼人。倒是那姑娘先瞧到了志華，這就呀了一聲，由不得撲倒志華的身旁，口裏叫了一聲伯伯，卻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志華方才認出那女子就是素雲，這就抱住了她身子。急急的問道：

「素雲！你快不要哭呀！你怎麼會弄成了這個樣子呢？」

「伯伯！敵人進了我們黃鎮，什麼都完了，都完了！」

「你的家怎麼了？」

「我爸爸真是該死，敵人到來了，他就巴結地給敵人弄糧草，找鷄鴨，忙得不得了，

他想保住他的田地房產。那知道敵人還是要佔他的房子，還把他幾家鞋子店搶了，爸爸和他們爭吵，卻被一個隊長殺死了。媽見爸爸死了，便也跳井自殺了，我想我犯不着死。伯伯說過的，死要有價值才是，所以我便逃出來了。」

素雲一面絮絮地告訴，一面卻又嗚嗚咽咽的哭泣不停。志華拍拍她的肩胛，點着頭兒。安慰她說道：

「你這話不錯，你犯不着無名無目的死，一個人要死得有價值才對。好孩子！你別哭了，那麼我的永潔呢？她怎麼了？」

「姊姊……爲了勸阻志民叔叔不要做漢奸，他們父女倆又吵鬧了一場，所以她的病就更加的重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？唉！好孩子！她真有血性，真有志氣。但是她……難道就不預備逃出來嗎？還有冷秋呢？是不是在照顧着她呢？」

「伯伯！冷秋的媽那天在街上走，也被鬼子殺了，冷秋氣得什麼似的，他要和鬼子拚命。我說以卵擊石，沒有意思，忍住了氣，將來可以慢慢的報仇！所以冷秋要背了永潔姊姊，一同逃出來。永潔姊姊卻說志民叔叔若不悔悟，她是不走的。我沒有辦法，祇好趕着先來找伯伯了。伯伯！我容易的找到了您，我眼睛裏有着光明了。伯伯！我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就是我的親人。」

「伯伯有飯吃，你也有飯吃，伯伯有地方住，你也有地方住，你放心吧，你就跟在我的

身邊吧！快跟我到房裏去洗個臉。張老闆！給我們弄盆水來，對不起，她是我的姪女兒呢！」

志華見素雲又撲簌簌的落着眼淚，於是連忙用了溫和的口吻，向她低低的安慰。因為見張鳴德兀是呆在一旁出神，遂向他含笑的關照，一面拉了素雲走進臥房內來了。素雲這時方才安慰了許多，到了房間裏面，志華把她與衆人介紹了一回。這時張鳴德倒上臉水，給素雲洗過臉。接着把臉水端了出去。志華見她才恢復了原有秀麗的面目，於是拉過她手兒，把袋內那副金鐺子取出來。說道：

「素雲！這是你的，還是物歸原主吧！你什麼都丟光了！身上衣服又這麼的髒了，你該買件新衣服穿才是。」

「伯伯！你怎麼啦？你還要分得那麼清楚嗎？叫我心裏會感到難過。」

「告訴你實話吧！素雲！我已經因為沒了錢，受了不少的侮辱，剛才還給那張老闆把我罵了一頓，因為我們付不出房金。我幾次三番想把這鐺子變賣償債，但我到底沒有這麼做。這是所謂江山好改，秉性難移，我就是這個脾氣。現在能把這鐺子還到你手裏，我心裏覺得非常安慰。」

志華見她又欲盈盈淚下的樣子，遂索性把實在的情形都說給她聽。素雲呀了一聲，一本正經的說道：

「伯伯！你這人脾氣也未免太古板一些了，付房金是爲了大眾的事，這又不是你私用

的，難道我還有什麼不捨得嗎？我也說老實話吧！這年頭兒不是穿紅着綠愛漂亮的時候，伯伯能穿這件破袍子，素雲身上這件衣服那還不算骯髒呢！伯伯！你給我做一些大衆的事，你就把這對錫子賣了付房金吧！」

「好孩子！我真沒想到你有這樣偉大的思想，這才不愧是個中華的好女兒！但是這兒房金已經解決了，這對錫子還是你留着吧！」

素雲這些話，志華聽了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動。遂含了微笑，向他敬愛地贊美。素雲想了一想，忽然說道：

「伯伯！那麼我送給永潔姊姊做醫藥費呢！」

「這……也好，你就親手交給他好了。」

「唉！伯伯！你真是死心眼兒呢！……哦！我想起一件事來，伯伯把校旗插到旅館門口去罷！萬一冷秋負了姊姊隨後到來了，那也叫他們好找一些兒。」

素雲嘆了一口氣，方才把錫子藏入懷內。但她立刻又想到了什麼似的，把這意見說了出來。志華一聽這話不錯，遂忙叫忠林取了校旗，匆匆地奔到外面去了。一面又叫素雲在椅子上坐着休息了一回，這時那個王天聲帶了一個身穿制服的青年走進來。並且叫道：

「老師！趙雁賓來望你了。」

「黃老師！我是甘人傑來告訴我的，說老師在這兒，我一聽這消息，馬上抽空來拜望你，想不到在門口就碰見天聲兄，問也不用問，就到了這裏。老師！你還能認識我

嗎？」

「怎麼不認識你？那年，在黑板上寫着老頑固黃志華六個字，還不就是你嗎？」

「啊！老師！您記性真好，我卻想不起來了。」

被志華這麼的一說，趙雁賓自然很不好意思，因此祇好假裝塗糊的回答，但招得衆同學倒忍俊不置起來。就在這時，忽見忠林興匆匆的奔進來。手裏拿了電報，高聲地笑叫道：

「老師！你天天盼望的電報，想不到剛纔我到門口去插校旗，竟會送到我的手裏，這不是叫人太歡喜嗎？老師！您快些兒拆開來瞧瞧吧！」

「啊！真的嗎？快拿來交給我。」

這消息不但使志華感到興奮，室內每個同學的心中都會感到萬分的歡喜。志華早已把電報拆開，口裏唸着道：

「電悉，校長熱心教育，至深欽佩，本部除明令嘉獎外，並匯千元，附匯票一支，向鄭州中國銀行領取，請即日趕赴開封教育部。……」

志華唸到這裏，急忙又看信封，見裏面果然有一千元匯票，這就哈哈大笑，一面吩咐忠林快到中國銀行去領取鈔票，一面說道：

「這可好了，我們的難關可以度過去了。不過，車票問題，那可要拜託趙站長了。」

「老師！請你叫我一聲名字好嗎？這些車票問題，保在我身上，說不定今天還有機會可以動身。」

「好！我就不客氣，雁賓！這不是我一個人，我還有許多同事和學生呢！這兒也不過是一部分，還有一部分師生在永安旅社住着呢！」

「我知道，請老師放心，總而言之，我有辦法。兩個鐘頭之內，我馬上給你回音，老師！我忙得很，我要走了，很對不起！」

趙雁賓說着話，身子已是站了起來，預備要走的樣子。志華立刻伸過手去，和他握了一陣。十分欣慰的說道：

「你別那麼說，我就愛看青年們有這樣認認真真的辦事的精神。雁賓！你去罷！那麼我等着聽你回音。」

「老師！我店裏還有許多事，我也得回去了，恕我不能送老師上火車，還希望你原諒才好。」

王天聲見雁賓走後，便也向志華告別要走。志華聽了，連忙說道：

「天聲！你請慢些兒走。」

「爲什麼？老師！你還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別的事，等忠林領取了錢回來，我還你二百元錢，你再回去罷！」

「哦！是爲了這個嗎？老師！我……送您老人家買些路菜吃罷！我如何還會要老師來還我呢？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？講好了問你借的，如何能不還？倒叫我心中不安了。」

「老師！這又有什麼不安呢？你給我們是一輩子的好處，我們不過略爲盡一些兒心罷了。老師！我走了，再見罷！」

王天聲一本正經的回答，他似乎還怕志華去拉住他的樣子，竟很快的一鞠躬，便匆匆的奔出去了。志華忍不住感嘆了一回，自言自語說道：

「我早就這麼的說過了，寧可教學生在學校裏的時候要打倒我，等將來在社會上的時候，就會念我的好了。想不到這些話，果然成了事實。我苦了這麼一生，如今我到處碰着了學生，到處給我的便利，這不是我莫大的安慰嗎？哈哈！……」

志華這幾年來才祇有第一次這麼的高興，他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。這裏素雲和衆同學也一齊向志華慶賀，一時這整個室內充滿了喜悅的氣氛。過了一回，忽見忠林急急的奔進來。說道：

「老師！老師！我從銀行裏取款回來，在路上瞧見一男一女，他們正在沿街的求乞，我一問他們情形，誰知他們是黃鎮逃難出來正找老師來的，你想巧不巧？」

「啊！這還不是冷秋和永潔嗎？他們人在那裏？」

「我已經把他們帶到這兒來了。」

志華一聽這話，心兒幾乎要跳出口腔外來了，正欲奔出去相迎，祇見冷秋負了永潔，已氣喘喘的走入房來。他在志華面前撲的跪倒，同時永潔的身子也躺倒在地上了。冷秋哭泣着說道：

「老師！我對不起你，我沒有把潔姊服侍得好！本來我要她快些跟我逃出來，但是她不肯，他一定要感化師叔。終於她是成功了，她用盡心力的勸導師叔，師叔感動得覺悟了。他不但不做漢奸了，而且他答應潔姊馬上當游擊隊去。潔姊方纔安心地跟我逃出來，可是一路上的痛苦，她一個有病之人怎麼受得了，……她……不知怎麼了呢？」

「冷秋！你起來，我很感激你，你給我盡了責，盡了力，我如何還能說你服侍得不好嗎？」

這時永潔的身子早已給素雲抱到床上去了，因為永潔昏迷不醒，素雲還以為她沒了氣，這就叫了一聲姊姊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志華被她一哭，心中痛如刀割，也急奔床邊，推着永潔身子，涕淚橫流的叫道：

「孩子！我的好孩子！你難道就不對你伯伯說一句話，竟這麼的拋下我走了嗎？你叫我怎麼辦呢？」

「老師！你別急，她在路上已經昏絕過兩次了，她慢慢地會甦醒過來的，素雲！你弄盃茶給她喝罷！」

冷秋見志華痛哭，遂一面流淚，一面告訴他說。素雲聽了，急忙倒茶，志華這時方見永潔微微地睜開雙目，好像醒過來的樣子。於是破涕叫道：

「永潔！我的好孩子！你瞧瞧我，我是你的伯伯呀！」

「姊姊！我……也在這兒了，你喝口茶罷！」

素雲拿了茶盃，走到床邊去，也叫着她說。但永潔兩眼失了神似的，卻祇管向前呆望，好像視若無睹的神氣。毫無精神的說道：

「誰……誰……叫我？冷秋！這兒是什麼地方呀？」

「潔姊！這兒是旅館裏，你伯伯和素雲都在你的身邊哪！」

「伯父！我……我……不行了。」

永潔聽了這話，還有些疑信參半的樣子，她顫抖地叫了一聲，一面說，一面已是聲淚俱墮了。志華聽了這話，心頭已經碎了。不禁失聲安慰她說道：

「潔姑娘！伯伯在這兒看着你，你會好的，你別說這些使人傷痛的話，伯伯的心也碎了。」

「伯伯！……我……不行啦！我……我……拉……拉……您的手。」

永潔這時心頭是十分的清楚，她自己明白性命是朝不保夕了。雖然聽伯父是這麼的安慰她，不過她仍舊接連不斷的說着不行了。同時顫抖地伸着手兒，好像一個盲目者在摸索的樣子。志華連忙把手去給她拉着，祇覺永潔死命地拉緊着自己的手，口裏還不住地一陣陣的喘氣。志華流淚說道：

「孩子！你拉着我的手吧！伯伯陪着 you，你會好的，你一定會好起來。」

「伯伯！我……們不是在做夢吧？」

「不是做夢，孩子！我們是真的在一塊兒了。」

「伯伯！您……您在那兒呀？」

「我不是在你的身邊嗎？你拉着的就是我的手呀！」

「可是，我不見伯伯，我怎麼一些也看不見呢？伯伯！我要坐起來，我要看看我的伯伯……父！」

永潔氣喘喘的回答，她似乎竭力想掙扎坐起的樣子。但事實上她那裏能夠呢？因此兩頰吃力地漲得紅紅的，氣喘也就更加厲害了。志華見她眼睛連人兒都看不見了，也可知她是病得這一分兒危險的了。於是竭力地把她抱起身子，永潔卻覺得無力坐住，素雲忙着把自己身子去給她靠住了。含淚說道：

「姊姊！你瞧呀！這床前站着的不就是伯伯嗎？」

「哦！我看見了，伯父！我可以看見你了，我死也放心了。……我爸爸終算悔過了，他還答應我做游擊隊去。……我伯父也平平安安的看見了，我……死了，還有什麼……遺憾呢？」

「孩子！你不要說死，你會好的，伯父這下半世還得你來幫助呢！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行了……了，伯父！我……今天能死在伯父的眼前，死……在青……天……白……日……旗的地方，……伯父！……我……」

永潔斷斷續續的說到這裏，舌頭已經發硬了，後面的話已經含糊得聽不清楚了。志華的

淚水像雨點一般的滾下來，他如醉似癡的站在床邊，身子大有搖搖欲倒的模樣。冷秋恐怕志華傷痛得發厥，遂把他扶到椅子上去坐下。一面向素雲努嘴，素雲會意，遂把永潔輕輕扶下床來躺了。就在這時，張鳴德匆匆的奔進房來。說道：

「黃校長！趙站長剛纔差人送信來，說今天晚上六點鐘就有車子上開封，請你們預備預備。」

「啊！……」志華吃驚地叫起來。

「我還得找你們錢呢！要如多住上一天，二百元就差不多了。」

張鳴德對於志華吃驚的樣子並不注意，他似乎對於找還錢感到有些肉疼，口裏自言自語的咕嚕着，一面匆匆的回到賬房間去了。徐忠林見志華神情有異，心中奇怪。遂低低問道：

「校長！前兩天我們軋不上火車，您老人家心中急得什麼似的。今天好容易的有車子可以趁了，校長怎麼反而並沒有喜歡的模樣了呢？」

「我想……等我姪女兒病好了一起走，……忠林！你到永安旅社去告訴教務主任秦老師，叫他們預備好了，帶你們先到開封去！」

志華沉吟了一回，方纔下了一個決心似的回答。但忠林卻並不走開，好像有話要說而又不敢說的樣子。不料床上的永潔，耳朵卻相當敏捷，她似乎聽到志華所說的話。這就竭力的提高了喉嚨，說道：

「伯父！你……不要管我，我……我要你辦學校去！」

「都是爲了我一生服務教育，纔把我的潔姑娘毀了，現在你病得如此模樣，我再也不忍心離開你了。」

志華聽永潔在病得這麼沉重的時候，還一心的顧慮着自己。他痛到心頭的回答，眼淚益發滾滾而下了。衆學生見志華心灰意懶的樣子，大家便急得一齊跪了下來。說道：

「校長！你已經把我們帶了出來，難道在半途之上能拋了我們嗎？」

「誰都可以做你們的校長，但我就祇有這麼一個姪女兒。你們都起來，快快收拾行李要緊。」

衆學生聽了，雖是站起身子，但都沒有動手去收拾行李。志華忙問怎麼不打點行李呢？衆學生道：

「校長不走，我們還走什麼呢？」

「老師！我瞧你還是和他們先走吧！潔姊在這兒就由我負責照顧好了！」

「伯伯！我也在這兒照顧着姊姊，我這對鐺子兌了可以給姊姊請醫生治病。等姊姊好了，我們三個人再到開封來找伯伯好了。」

「老師！我還記起一件事來，永強曾經有封信給我，他在前線又受了傷，現在退到開封紅十字會醫院裏去休養了，那麼老師正可以去瞧瞧永強呢？」

素雲聽了這個消息，倒是吃了一驚，芳心忍不住別別亂跳。意欲向冷秋問個仔細，但卻不好意思在衆學生面前問出來，因此眼淚又滾滾地落下了兩頰。志華卻並沒有十分着急的表

情，搖搖頭說道：

「永強我已經把他交給了國家，用不到我再爲他操心了。永潔她是我的姪女兒，是爲我失掉了青春的姪女兒，是爲我失掉了健康的姪女兒。我沒有了永潔，我的心就完全空了；所以我不能去！」

「校長！不過部裏給你電報中的意思還不是請你早到開封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沒有精神再辦學校了。」

徐思林雖然這樣的去激動他，但志華搖搖頭，卻仍舊萬念俱灰的回答。大家沉默了一會兒，床上的永潔，低低叫了一聲伯父。素雲聽見了，連忙傳達着叫道：

「伯伯！姊姊在叫你。」

「潔姑娘！你叫我嗎？」

志華走到床邊，竭力忍住了眼淚，向她顫聲兒問。永潔在氣喘甚急之中，斷斷續續的向他說道：

「伯父！你……說的話……我……全……聽……明……白了。但……是……你……這話……錯……了，伯……父……一……生……盡責於教育，現……在……爲了我……一個普通女子……豈可以……誤……了伯……父的志……願！我……我……以爲……伯父……失掉姪女兒不要緊，……失掉了兒子……也不要緊，就是這……個教育……您……萬萬也不能失！伯……父！你……瞧這……許多同學們……是……多

麼……的需要您，……我想……您將來就是到了不能工作……的時候，這許多同學……他們一定會服侍你的。我……苦命……的……女孩子，不……辛年輕……而……天，雖然再……不能幫……助……伯父……了。但……我的靈魂，將……永……遠的跟……着伯父！……保佑……伯父……健康！伯父！您……去……罷！

您……去……罷！……」

永潔說到這裏，已是上氣不接下氣，聲音漸漸的低沈，眼皮慢慢的合上，大有咽氣的樣子。志華聽了她這些話，覺得敬愛到了極點，正欲向她說什麼話，不料素雲伏在永潔身上已是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原來永潔這一縷孤潔的芳魂，已經是與世長逝了。志華見了，忍不住也頓足大哭，冷秋與衆同學也揮淚不已。志華哭了一回，望着永潔屍體。說道：

「是的，孩子！我就聽從你的話，你伯父什麼都可以失掉，唯有教育不可失！」

「伯伯！你快些兒和同學們動身罷！姊姊的後事，我會料理。」

「老師！您去罷！我也留在這兒幫着料理潔姊的後事。」

「那麼你……們兩人怎麼辦呢？……」

「老師！我已決定了，我要追隨在永強的左右，把我的身子也獻給祖國了。」

「伯伯！我回頭到開封紅十字會去找永強，我要到戰地去服務傷兵。我願意和永強一塊兒活，一塊兒死！」

「好罷！你們都是好青年！我希望你們都成功！潔姑娘！伯伯先走了，你的靈魂就跟

「着我來吧！」

志華流淚低低的說，他敬敬重重的靜默了幾分鐘，方纔與衆同學收拾行李預備起程了。這時靜悄悄的空氣裏，忽然聞到了一陣細微而悠揚的樂聲，大家抬頭向窗外望去，好像見到永潔的情魂，笑盈盈地飛昇到天堂上去了。

（全書完）

